

370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不 不
聽 幸
則 而
國 言
亡 中

康有為撰并書

~~153901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337B

鵠蚌相持澳得利

力求亡國忍雜禁

兄弟閩疆援外助

追摹印度見于今

曲突頻煩勸從薪
燎原風火豈無因
謀不用空文在誰後
統朝贈策人

戊午六月更姓題



此彙輯刻于去冬迄今
乙酉九月乃成書此九

月中南北大戰禍福大

不認清

半國日因押金以內屠

戮日事賣國以自縛

縊力摹印度以求亡

惟恐不類又非去冬所

及料如是其速也然

革命為經之軌則早已

憂之而中矣嗚呼以吾

不幸也有為祀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序

康有爲曰。顛顛乎。吾豈有知哉。而喋喋多言也。然追數四十年來。乃皆不幸而言中也。昔光緒初年。日本方大變法。而吾舉國人士。昧昧然。曾不知時。吾年逾冠。得日本書目於吾鄉人之商於橫濱者。乃按目分門。大購其書。乃始知日本新政之日異月新也。已而張文襄督粵。採吾虛聲。延致幕府。吾謝之。而勸以譯日本書文。襄許之。欲大開書局。屬吾與文道希學士任其事。既而不行。未識誰沮之也。吾于是草日本書目志。籌開大同譯書局於上海。而名微力薄。豈有濟焉。馬江敗後。吾以諸生走京師。伏闕上萬言書。發明日本明治變法之強。方規高麗。俄自大彼得變法而強。方覬覦東三省。我尙閉關守舊。則不能對待之。請及時大變法。乃可自立。是時翁常熟以帝師管監。不肯代上。已而高麗爭起。吾著論謂吾有力則郡縣之。吾無力則如瑞士比利時例。公之萬國共保之。以告曾惠敏。惠敏謂吾兩人意同。而執政者不聽。

乃有甲午之役。高麗既失。遼臺且割。並賠二萬萬。三千萬金。且因戰費。負債六萬萬。于是翁公虛已引咎。屈師相之尊。來吾南海館。升堂長揖謝過。謂舉國士夫未嘗言日本變法。致強規圖高麗事。吾實昧昧。故當時不聽君言。致有此敗。翁常熟自是日講新法。及丁酉奏薦。謂康某之才。過臣百倍。爲此事也。由是而生戊戌維新之事。翁公可謂博學而知服。勇于補過矣。然使張文襄過聽吾言。費十萬金。大譯日本之書。則士大夫瞭然于日本變法以強。或卽自謀變法。否則袁世凱。張謇亦可稍知東事。不致擅開邊釁。翁常熟亦不致聽張謇之言。而誤開戰端矣。嗟呼。張文襄翁常熟之賢。不聽吾言。而國危至此也。張季直于丁酉之秋。過我滬上旅舍。見吾几席間日本書數百種。而涉覽之。乃始大驚日本政治文學之盛。而瞠然自失也。其後吾覽外部檔案。凡道咸同光四朝名臣奏牘。皆只言砲艦壘兵等枝枝節節之事。無有統籌中外。大請變法者。乃知常熟言自我外。舉國無一人言之非虛也。宜常熟無由知之而不能聽從也。去年五月。洵郡王澤公及諸王與吾會見于攝政王所。皆言朝廷昔者不用君。遂致國亡。嗟夫。噫。至于事敗國亡。然後悔之。則已無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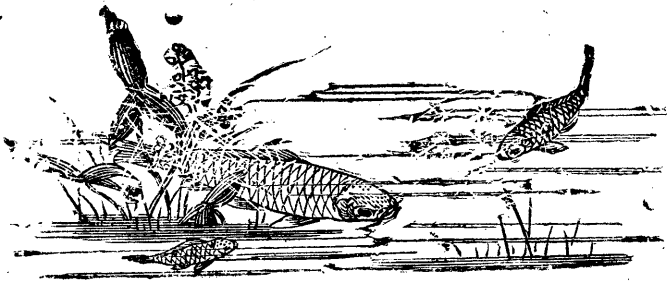
也。近者張紹軒忠肝義膽，敢行復辟。然誤于左右，不聽吾言，遂自致敗。嗟夫！吾豈忍言。故
人而自矜哉。誠以中國所關，不堪頹敗也。吾自戊戌奔亡後，居印度者年半。考印度之所
以致亡，由于革蒙古帝之命，而各省分立互攻，遂致百年永夷奴隸。慘不可言矣。後兩入
墨西哥，見爹亞士服其雄才美其政治，乃開銀行築鐵道，大購地焉。然爹亞士以一夕而
敗。我銀行鐵道皆毀。至今無人敢入墨者。夫爹亞士豈非我中國之漢高明太哉。吾疇昔
以爲治國但在人才。豈知墨有人才而釀亂至今。吾心怵怵焉。故吾自遊墨而不敢言民
主共和。自遊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當吾遊印度之時，吾門人梁啓超等多唱言革
命自立者。吾乃馳書數萬言，舉印度時事以戒之。而梁啓超等不聽。日倡革命分立之事。
遂以大亂中國。塗炭生民。一至于此也。當辛亥之變，吾草共和政體論及救亡論，大聲疾
呼，以告國人。假使張紹曾所草十九條，即定爲政體。雖國會之權太重，而政本既定，亦可
漸圖治安。而國人如飲狂泉，不聽我言。袁世凱因而篡位，遂積亂危國。至今年來，吾國人
士快于一時之忿，不審中外之情，妄舉歐美之學說，力保共和高談聯邦，盡掃中國數千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序

(三)

年之政治道揆法守而一掃之甚至欲廢孔子之教幾若惡面皮之黃欲剝之而塗以白粉也其白否則不可知而剝皮則已死矣舉國之人頹洞顛狂亂舞傴僂中風而狂走吾竊痛之哀之乃撰不忍雜誌諸文注射其腦以醒之而國人不聽或反唇相稽以不狂者爲狂焉遂至今危亂內爭而國將亡也嗟夫夫至舉國之人皆昏皆狂顛倒其所之謬悠其所行國雖欲不亡烏乎得嗟夫吾四萬萬人乎皆爲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何竟至下此鄙人耿耿獨醒未醉獨明未瞽欲與吾四萬萬同胞爲導爲相未知吾同胞聽之否耶抑猶拒絕之而甘夜半臨深池以就死耶吾豈敢謂國人皆無知而吾獨有知國人皆醉而吾獨不醉國人皆瞽而吾獨不瞽乎然四十年來吾所言未嘗不中而不聽吾言者未嘗不敗也吾豈敢一得而自矜哉竊哀吾中國四萬萬同胞不忍坐視其死亡也蓋吾同胞死亡吾亦將從之竊欲吾同胞之留意于吾言而不拒絕之則中國不亡吾四萬萬同胞不亡吾亦將附以不亡也若皆不聽吾言則吾一人獨知之獨言之亦同歸于盡而已亦何濟乎詩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知豈自矜哉誠愛國而不得已也吾廿年于外遊

三十一國居印度年餘兩至墨又嘗預聞政事吾丁四萬萬同胞之閱歷竊有一日之長曲突徙薪前言猶在不幸皆中矣且除我預言之而中天下亦無第二人言之也吾國幸垂察之若以爲不然則不聽我言既危敗亂亡其驗至此矣今舉廿年舊論再以告國人吾言驗方也今已殘喘流離矣若仍不聽我驗方之言則中國亡矣死矣如印度既亡之後他日國亡悔不聽之亦已無及也卽印度與俄人豈無一先識惟國人不聽遂致今日耳語長心重言之諄諄知我罪我從我背我憂亡之下亦奚避焉丁巳十月康有爲撰于北京美使館之美森院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序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目錄

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 光緒壬寅年

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光緒壬寅年

法蘭西革命記 光緒丙午年

共和政體論 宣統三年辛亥

效亡論 宣統三年辛亥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第一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第二

革命由于感情而無通識說第三

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第四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第五

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第六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爲君主之奇異說第七

立憲國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第八

虛君之共和說第九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有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第十

廢省論序言 癸卯年

採美國自立民主駁議 癸卯年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駁議 癸卯年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癸卯年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癸卯年

中國不能逃南北美之形勢 癸卯年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南海 康有爲撰

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

得書及報。極發自立之事。遠援法美。近引呂波。備極繁詳。以爲鼓動。嗚呼。何爲出此亡國奴種之言也。嗚呼。何爲吾人。乃發此亡國絕種之念也。義理事勢之不可。昔已詳之。然諸子自以多讀歐美之書。有法美之事理。深入腦中。以爲各國已然之事。大地必趨之勢。故敢毅然決然爲之。以爲事可必成。故不可以空言虛義折也。嗟乎。諸子之誤引法美。乃諸子之大謬也。蓋由於但讀歐美之新書。而不能考亞洲之故事也。諸子之自以爲博新學者。豈知其大謬。乃由於不學也。夫各國之爲國。皆有其特別之情。萬不能妄引他國爲比例者也。夫自立之舉。若呂宋波亞匈牙利波蘭之不成。既不足稱矣。若夫南北美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及近者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布加利牙。埃及之國。自立皆遠在萬里重洋之絕海。或近有同洲諸大均勢之扶持。或新滅不久。或宗教不同。各國助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之。故能有成。其地勢情事。皆與吾國絕不相同。無絲毫之類也。夫以絕異之事勢。而但聞革命自立之事。則艷慕之。而不審己國之情實。乃遂妄言輕舉。以釀滔天之大禍。以亡國絕種。嗚呼。豈料不學而誤讀書之毒。乃如是哉。夫吾國內變之情實未著。其得失成敗利害。不可逆之也。故人人得妄羨法美。而妄援之。妄附和之。若有與吾國同處亞洲相若。同爲大陸數千里相若。同爲襟海之半相若。人民繁衆相若。教化甚深相若。文明甚古相若。乃至律例風俗相若。人性和柔相若。甚且由北地入主中國相若。一統其國相若。專制政治相若。夫以十相若如是之甚。此實地球所未有。不可得者也。幸有一國爲此而先發之。以爲吾明鏡。以爲吾前車。其亦足徵信而與法美諸國之不類不切者迥異矣。吾國人而鑒之。可爲吾國行事得失之準矣。吾國人鑒之。以爲行事。其亦不至大敗亡絕矣。甚類吾國維何。則大地中之印度是也。夫印度之亡。人皆知之。而印度之所以致亡。而至今日之奴隸賤辱。則合中國之書。無有言之者。宜舉中國人無所鑒。而妄引證也。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世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諸子所以慕之望之自立也。吾譯印度致亡史。其

書繁夥未成。先述印度亡國。由於各省分立考一編。編猶長冗。今粗舉其大端。以呼告吾同胞。曰。革命乎。自立乎。乃其所以致亡國奴隸乎。吾四萬萬之同胞。而欲亡國奴種也。其速爲印度各省獨立也。吾同胞而不欲亡國絕種也。其無效印度之各省之革命自立也。昔印度共主。蓋出蒙古有帖木兒者。元之婿也。爲市哈爾王。以孔子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卽明洪武三十一年。督兵三萬。攻印度破滅北境。至中印度。得回帝舍衛京而王之。十二年而亡。其子孫復還王布哈爾。至五世孫婆伯爾。有雄武大略。以明正德十四年。復攻印度。襲克什米爾王而取其地。次年取干達巴爾。又四年南下。取罽訶。逾年得舍衛京。爲孔子二千八十三年。當嘉靖四年。遂爲印度皇帝。建蒙古帝國。譯曰莫臥爾。卽蒙古也。此亦類。世祖章皇帝之入關定鼎矣。以回教兵力。平靖婆羅門。人心大定。建國五年。而婆伯爾殂。子遮哈基路立。兄弟爭國。危而復定。孔子二千九十五年。卽嘉靖十六年。其子尼巴路年十四嗣位。英武無敵。平北中兩印度。遂征服南印度。天竺全境。皆爲一統。減田賦。罷諸稅。禁吏賄。定律例。立新教。以印度人與回教人同掌政事。設鄉官。令鄉官收農稅。不由

吏手農工皆盛。國大富強。民心歸懷。其武功文德亦庶幾近我。聖祖仁皇帝焉。

尼巴路殂。沙之汗立。沙之汗殂。儒般祗爾立。儒般祗爾殂。儒般立。儒般殂。四子爭位。澳蘭具塞布立。暴虐無道。強民從回教。焚燒婆羅門教寺廟。不從者處以極刑。民心大怒。於是南印度麻刺加種人民黨諸窩。詩首先自立。仍爲澳蘭帝所滅。至康熙四十五年。澳蘭帝殂。三子爭立大亂。子牟亞士立。傳三世。至馬罕默德時。波斯王那爹路以兵來攻破舍衛京城。屠戮無數。取其重寶。國勢遂衰。南印度德干者地數千里。如中土之大江以南。其總督尼參桀。謀自立。而麻刺加種人復自立稱王。是爲第一自立國。莫臥爾朝土地大削。馬罕默德殂。子亞摩度立。麻刺加自立日強。因思革命。乾隆二十五年。攻舍衛京。擄莫臥爾朝之蒙古帝亞摩度。而立亞蘭祗爾爲相以制帝。帝乃請波斯保護。然卒爲亞蘭祗爾所弑。太子亞利約弗爾奔依英人於孟加拉。帝位遂虛。麻刺加人立其別子。英人乃擁立太子。稱亞蘭帝。帝室旣亂。各省紛紛自立。莫臥爾朝遂衰。亞蘭帝旣而惡英之制已也。復拒英而敗。於是孟加拉婆巴路呵哩沙割屬於英矣。莫臥爾朝起自明嘉靖四年。混一印

度。歷二百三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五年。乃始弱亂。帝位則卜世十三傳。國統則卜年二百餘。其統一印度之久。亦與我朝之一統深相類矣。創亂者自麻刺加人。而滅印者英人。然則實麻刺加人自滅印也。夫以數百年一統之萬里大國。二萬萬人之衆。而與遠英鬪。雖使割地。然猶未易亡也。惟各省各求自立。則各成小國。勢分力薄。其必不能禦歐洲之強國。可不待計也。況各省分立。則如晉末之十六國。如五代之十國。雖同種族。其以爭地關土。日尋干戈。同胞相攻。兄弟鬩牆。乃勢之自然也。因鬩牆之故。反依護於外人。外人既玩視羣小。則從而弄之掌上。攜離而卵育。因而取之。亦勢之自然也。故印度之亡。其始由於莫臥爾朝之失綱。其卒由於各省之分立也。故印度之亡。非英人能亡之。乃印人背莫臥爾朝而自立亡之也。

當波斯破舍衛京之役。麻刺加種人陸梁。德干總督桀驁。是兩國首先自立。於是孟加拉總督噫拉衣哈爹華拖亦乘機自立。背莫臥爾帝而立國稱王矣。是爲第二自立國。孟加拉當恒河下流。支派百千。以灌稻田。一歲三熟。市場廣大。工商繁衍。人民三千萬。地

方數千里。爲全印第一富饒之地。今英人以其城卡拉吉打爲都會焉。蓋吾國兩江粵東之比矣。以之立國。尙大於英倫本境。人民有加焉。何爲不可哉。然乾隆二十一年。孟加拉自立國。王士喇牙特拉。忿英國商會之侵權也。囚死英人百餘。英商公司舉書記克雷飛爲將。統英兵九百。土兵千五百。颯然攻之。出其不意。遂破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於是孟加拉地數千里。人民三十萬。首屬於英矣。若使廣東自立。將爲孟加拉之後塵矣。當是時。蒙古帝都舍衛。被幽於亂臣。英由孟加拉調兵。擁立新帝亞蘭。而廢麻刺加人所立帝。英人遂挾莫臥爾帝而行政焉。於是回教人乘亂審時。深結英人。乃據支拉省。亞拉拔士省。而立國。英人認之。遂公背莫臥爾帝而爲獨立國。是爲第三自立國。

回教之烏屠人極衆。亦結英人。亦得英認之而立國。是爲第四自立國。

宰相副王士喇牙特拉。以英人之有大權也。亦深結之。時莫臥爾帝有親軍爲魯比拉士人。兵勇而地饒。爲全印所畏。至今印人之長且勇者。皆稱魯比拉士也。時克雷飛死。任孟加拉總督者。哈士丁斯也。克哈皆以不世之才。手定印度。今銅像巍巍。立卡拉吉打大道。

中策馬天半。氣象峨然。吾曾瞻仰之。克雷飛以勇略開基。哈士丁斯以機謀定國者也。哈尤善裨闔。能撫納印人。能令其自立。能令其相鬪。印宰相士喇牙。既覩莫臥爾之衰。私欲代之。而自立。乃極意媚哈士丁斯。以金四十萬鎊爲謝。求哈士丁斯。請魯比拉士之地以爲軍。哈士丁斯爲請於帝而得之。於是所謂宰相副王者。內練魯比拉士之軍。外借英兵。攻取各州郡。而奪領膏腴之地。凡蹂躪其同胞十五萬而自立焉。是爲第五自立國。

宰相副王既自立。於是各省望風景從。皆有割據之心矣。若唐安史亂後。藩鎮勢強。各謀自立。一時同變。莫臥爾朝力不能制。因而聽之。時莫臥爾朝麻喇加猶有總督也。以地介僻遠。如吾國之雲貴。乘亂先自立。是爲第六自立國。

布拿爾總督聞風潮而起。別開政府而獨立。是爲第七自立國。

巴衣拉烏哈諸拖總督亦自立。是爲第八自立國。

又麻喇加西邊一種民黨。別自新建國。爲孟斯拉士家國。是國起自民間。軍隊雄建。慄悍。

爲印人之冠。四面征略。遂領伯拉亞之廣土。是爲第九自立國。

機哥瓦之牧者。割據保爾加爾。盛牙馬爾。瓦三地。而治加日喇土。亦爲新建獨立國之規模焉。是爲第十自立國。

自爾之後。自立國紛紛各據地上。小如麻豆。凡爲二百餘國焉。不可勝數矣。是時麻喇加宰相爭權。哈士丁斯助之。於是麻相歸心於英。哈士丁斯又深撫孟斯拉士家之酋長。與之親密。並結同盟焉。

有拜提爾耶釐者。回教名將。豪膽神勇。征服西方。是時莫臥爾帝國四分五裂。諸方割據。耶釐以其武略。橫斷南印度。自賣索爾略定地。至一陵而稱霸焉。如中國之橫據長江矣。因進攻英人。盡破南部。英兵英將爲之瓦解。哈士丁斯乃深結麻喇加以攜異諸國。藉以攻耶釐。攻戰累年。於是孟加拉財政困乏。以兵事久益不能支。當是時印度中都會之富。人口之最多者。莫如比尼里斯。時比尼里斯因莫臥爾朝之分割。亦遂別爲獨立國。而服於烏屠及副王。受其壓制。故其君西埃士威克。依英人爲保護。歲奉貢金焉。哈士丁斯

事勢既窮。乃出比尼里斯之不意。密舉兵襲取其國。於是歲得二十萬鎊。其後三十年。歲得五十萬鎊。以餉軍。英人於是并有二國。力加厚矣。乾隆四十九年。印度商會改歸英廷。益有治國之法。逾年耶釐死。其子地破齋與英結約。戰事少已。地破齋後復抗英。乾隆五十七年。英將襲之。破其都西林伽巴坦。乃與英結約。割其國土之半。輸金塊三千五百萬鎊。質其二子焉。嘉慶四年。英人再襲之地破齋戰死。於是南印度德千之地。盡爲英有。德千爲印度之南部總名。如中國大江以南也。英人既得東印度南印度。幾盡印度半國。于是漸而經營中西印度。恒河新頭河之全地矣。當乾隆末三十年中。印度全國。上自宰相督撫。下至民間雄桀之士。議論心意經營結構。惟知憤莫臥爾朝之失政。咸欲乘蒙古運之微弱。人思脫蒙古之軛。家思復印度之基。一方自立。諸方效之。既得自立矣。又不爲聯邦之計。而各思爲闢地強國之圖。各國互攻。弱肉強食。日尋干戈。歲月益甚。生民塗炭。同族仇讐。且不獨不知聯邦結約之自保也。但內相屠戮。以自大自肥而已。不獨不思外族侵凌之可憂也。且皆藉外人以叛立內攻焉。其用心顛倒如此。有印度完全萬里之大邦。

不幸而言中不聽而國亡

而不安。而必欲分爲千百里之小國。有二萬萬繁衆之同胞而不欲。而必蹂躪減小之。爲千百萬之寡民。而又鷓蚌相持。徒令漁人得利。雖有雄霸之國。志欲聯邦以拒外。憑藉既小。內爭已多。又爲人相攜間。且以未更化之國。器皆鈍槎。終歸敗亡。故印度人之叛蒙古而自立。適以供英人之取資而已。分立既成。大勢遂定。次第供英人之削除。至於是時。印度無復存之理矣。日本北村紫山之詩曰。我有熱血灑無地。寒窻青搖燈一穗。感極中宵不得眠。抽架印度亡國史。諸侯分裂國勢危。鷓蚌徒招漁人窺。已無英雄聯邦國。甘將山河付獐獅。獐獅當年乘勢入。特里城頭鬼晝泣。厥角稽首一億人。亂後草木血痕濕。可謂切中印度致亡之故矣。泰西新史要攬。徒言英人得印之故。不詳言各國自立內爭致亡之事。然亦言印度諸小國星羅碁布。日尋干戈。印度族類繁多。其部落之強者。恃其凶悍。以欺良懦。此異族之害也。各國壤地褊小。貪心孔熾。鄰國稍有蓄積。必思有以奪之。此異國之害也。其內爭可見。但未言諸國出於新叛自立。故閱者無從動心焉。

於是英將烏噫路哩期沙衣陳兵十萬。大張聲威。稱爲各部保護。禁止互攻。凡各國都會

皆置英兵監守。其資糧衣履。皆由各國供給之。若違約則攻之。各小國畏英之強。唯唯受命。至於英人隱以禮樂征伐。皆自其出。彈壓全部。全印皆在英掌握中矣。蓋距孟加拉時四十年矣。

麻刺加人種強勁。類我湖南人。好言拒外。嘉慶五年至十年。英以其南印度強國負隅。乃大發兵破麻刺加種人三小國。一曰極了哩阿路。一曰衣吾諸路。一曰拿極枯路。皆結約隸英屬。供貢役焉。嘉慶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凡五年間。英人先攻拿布爾之瞿爾喀斯。遂取恆河北岸之地。英之視藐茲小國。取攜惟意。不欲勞大兵也。各國至是。以恐以懼。慮外族之永滅同胞。乃降心遣使。欲言合從。麻刺加大王。遂聯合各邦。以攘逐英人。然大勢既去。區區數小如羣羊逐虎。豈能成。卒爲所敗。麻刺加大國遂滅。英人沿恆河略定。各自立國。皆俛首結約。請隸英藩。於是北自須彌山。盡隸英版圖。凡有人民一萬六千餘萬。英人乃盡收其權。代收其稅。惟給歲俸。比於關內侯焉。其大國十有一。稍名獨立者。亦皆受英之統御矣。自印度各省倡獨立以來。至此六十年。而皆夷爲奴隸。而麻刺加人始之終之。

嗚呼何其速哉。而印度新頭河間尙有兩大國。南曰新提。北曰羅爾。二國人民强悍勇敢。善戰。戮力拒英。其地如我西藏新疆矣。然以酋長爭權。道光二十五年。大敗於英。遂隸藩屬。西哥國在北印。地近冷帶。人尤悍鷙。氣象偉碩。熟於戰事。建都於本若。其王林日星。才武能治其國。又能延歐洲各國及法人練兵。兵力甚強。侵略其同胞各小國。莫不畏之。境土日大。林日星死。子馬蟠拉幼。兄弟爭權。而國人恃其兵力。以兵六萬攻英。英人大敗之。追至其都。置鎮守兵焉。乃先滅畧其鄰小國。於是西哥南部。芻爾丹之民。起兵抗英。且約阿富汗同攻英。而西哥人大敗。遂滅之。以其兵強。編於軍隊中。於是全印諸自立國。遂盡。咸豐六年。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二月七日。英人既盡滅諸自立國。乃廢印度莫臥爾帝於舍衛京。盡取其地。全印度遂滅而統於英矣。逾年。印民不服。印兵二十五萬。一夕忽起。屠戮英人。苦戰二年。夫以大全印而不能禦外。乃於既全失後而求自立。其必不能成。不待言矣。死亡千萬。徧地流血。而卒不能自立。至孔子二千四百有八年。卽咸豐八年。乃合各藩王尊英王維多利亞爲印度后帝。而印度永爲奴隸國焉。此吾生於大地之歲。

也。興亡之故。可以感矣。

嗚呼。六千年文明之古國。六千里沃野之大地。二萬萬開化之衆民。上下數十年間。夷爲奴隸。數千里寶藏之須彌山。恆河新頭河絕好江山。一旦贈人。何以故。則以各省自立。故吾國人昔無書記。未能知之。能不動心。吾乘汽車。行印七千里。覩茫茫之大陸。見騰騰之原田。覽古教之壞廟。撫殘破之城壘。見種種之印人。未嘗不哀而吊之。非吊印度也。私憂竊恐吾國之爲印度也。尙幸完全萬里之中國未分。捨身救民之聖主無恙。猶有一綫之望。而今者乃聞愛國志士。紛紛欲憤起步印度之後塵。日倡革命自立之新說者。嗟乎。則吾眞爲印人也。未知印事者。豈不以生長中國。顧盼自喜。以爲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開化之早。工藝之精。文學之美。商務之盛。人才之多。田野之大。迥非印度可及。雖析一二省爲之。可比於英法普意奧日本而可自立。則讐言也。今且以印度與中國事事比較之。當瞿然驚矣。以地言之。吾國四百二十萬八千四百又一英方里。若十八省內地。僅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英方里。今臺灣膠州各地既割。尙不及此數。而印度一百

五十五萬餘英方里。若如革命攻滿之意。不計本朝開闢之東三省新疆西藏古蒙。但計十八省歟。則割去三百萬方里。尙小於印度二十二萬英方里。計吾內地各省。若浙江江蘇安徽不過四萬餘英方里。山西福建不過五萬餘英方里。卽廣東地濱山海。兼有瓊島。亦不過七萬餘英方里。印度自須彌山而下。平原萬里。至海乃始有山。寸寸膏腴。處處人民。鷄犬滿野。桑禾鋪棗。絕無吾雲貴四川廣西甘肅崎嶇山谷荒涼之地。其多於吾地二十萬里。實多於吾國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五省之地。吾南五省。實居一國膏腴之要。其勢若半國。而印度之大於吾國者。乃五要省焉。而忽爾亡之。豈不可驚。實以分省分土。則其小已極也。若謂吾大而足恃。印小而易亡者。大謬也。况吾又分爲各省自立。則其勢必已甚安。能不從印度之後乎。

若謂吾國人多而印度人少歟。則印度人民二萬萬五千六百萬計。東華錄乾隆初時。吾國人民不及二萬萬。至乾隆末年。尙不及三萬萬。今所云四萬萬者。乃道光二十七年所言四萬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之數。然十八省內地不過三萬萬五千萬耳。旣經咸豐大

亂後。不過二萬萬八千二百萬耳。雖非確數。然大概可見。印度莫臥爾朝。各省自立。但孟加拉一省。已三千萬人。正當吾乾隆時。同爲二萬萬餘人。故吾國人與印人相比也。並足當全歐之民。爲大地人民至多之國。印以各省自立。戰爭數十年。又與英戰而求自立。苦戰兩年。死亡無數。故民數驟縮。吾亦爲洪秀全之亂。死亡無數。故吾民數亦縮。但戰日較少。保全稍多耳。今吾國久不稽戶藉。然計近年之兵事疫事。死亡繁數。但以內地十八省論。人民之數。與印度正復相等耳。雖多亦無幾。印度二萬萬餘人之亡。若掃黃葉。良以各省分裂之故。每小國當不過千數百萬人。多不過千萬。則寡民甚矣。安得不亡。印以分爲小國寡民而亡。若吾國人之分裂爲衆小而不亡。其誰信之。

若謂吾國開化最早。教化最深。文明最高。制作最精。智慧最開。迥非印人之比。則印開化在六千年前。歐洲人種。且自印度移出。十進之數學。則希臘自印度傳來。其教化之早。四千年前。已有婆羅門四韋陀矣。其書自養生繕性禱祠祭祀禮義占卜兵法軍陣術數技藝禁咒符印。其精博偉異。已類吾六經諸子。而且多有出吾六經諸子之外者矣。其太古

不幸而言中不聽而國亡

日種月種之王。所傳或近荒誕。若羅摩征服印度。實當舜禹時。而詩人婆路摩奇頌其功德。稱王宮前門穹形。上立旌旗。從風旖旎。門扉銀鉸。彫刻精麗。王宮有七廷。國政分七部。其制度整然。文德武功。比吾虞夏矣。瑪斯爲印度前聖。當周初時。制作禮樂十八卷。其書名那婆陀。縷摩傒斯多度。一教二律三禮政。至今三千年。印度奉行之。此如孔子之制。春秋以爲憲法。作禮經以爲典儀矣。身世之法。旣備。人民之當多暇。其學旣精。乃進求之。物理靈魂。則有九十六度者。並出周時。其先則有地水火風教。反之則出無因教。繼之則出方論師。又繼之則出時論師。聲論師。繼之出聲生論師。反之則出非聲論師。以無言離相爲說。已極精深矣。然皆就外形求之。後師乃反求於內。於是出識論師。繼之出阿賴耶論師。則以意識能含藏天地萬物也。繼之出知者論師。見者論師。則言五識五根者。又進之爲內知論師。外知論師。以我爲外內者也。又進之爲能執論師。以離識心乃爲眞我。又進之爲所執論師。以我爲一切圓滿者也。又進爲摩納婆論師。以我爲身心中之靈妙者也。又進爲常定生論師。以我爲常住不破壞者也。又進爲補特伽羅論師。以日造業趣而不隨。

流轉者也。又進爲瑜珈論師。以眞性湛然。能離因果者也。又進爲四大道如數論師。勝論師。尼毘子。若提子。理益精深。而佛集其成。今三藏之經。精深奧妙。久行中土。凡此物理靈魂之學。博大精微。卽希臘諸賢。亦從印學而出。實多爲吾國所未有。且印學大行於吾國。下及塔剎幡幢。鏡鉢喪儀祭禮名品。吾國多行印度之法。從印之俗。而印度無一毫用吾國者。吾國人之爲僧奉佛觀音者。徧國中。數千年而印度無一尊崇吾國者。故以開化之早。則遜於印度。若言教學文明之盛。則益不若印度遠矣。今雖滅國百年。舉國三萬萬人。皆婆羅門教。守教至堅。絕不爲耶教所奪。絕不爲英國所變。徧國學人無數。婆教大德博士無數。況在未滅前哉。吾國人信守不堅。學士皆事科舉。從富貴。不暇爲學。各僻都邑。乃無一學人。比之婆羅門教人之尊貴專篤。徧於全國。相去不可以道理計矣。若以此比較吾國人。益慚恥無地容矣。然而印度文明之盛。人才之多。自守之堅。而以分省而卽滅。況吾國文明之下。學人之少。人才之乏。自守之脆。抑爲下矣。若北五省。及滇黔川桂諸邊之蔽塞愚蒙。乃至一省或無幾通才。無幾學士。無幾師儒。而欲比之印度。猶印度比之歐

美也。印度以分省自立。而猶促滅。吾國若分省自立。則不能待六十年。且不能及十數年矣。

若謂吾國物至豐。過於他國。則亦不考之印度矣。印度自須彌山而下。萬里無山。平原沃土。藉河澆灌。一歲三獲。米麥麻豆。玉黍棉花藍靛。蓬蓬徧野。彌望數千里。木棉之大利。則大銷於中國。卽如鴉片一物。毒我中國。而實由其地肥饒。乃能產之。移植吾國。質卽不如。此則吾國人所熟知者矣。故印度全土。皆吾兩江之比。豈如吾國餘省崎嶇山谷。壤地褊隘哉。其北印度長於蓄牧。駱駝牛馬羊無數。若須彌大山。橫絕數千里。五金煤炭。礪砂藥材。珍木嘉葩。異禽怪獸。奇虫。充物其中。松柏石楠。竹杉。桃栗。楓樹。麝香。山羊。熊豹。狐。鷺。鳶。雉。竹雞。尤其著也。如孔雀。象。其所獨產矣。果則榴栗。杜果。荔枝。梨。桃。龍眼。瓜菜。凡中國所有者。無不有焉。故歐人航海而到。驚爲天府。德博士著書。詫爲沃土。若謂沃土。民淫。飽食而惰。則有之。若謂不如中土。則其事正反。吾徧遊印度。往返七千里。甚恨中國之多山少原。遜於印度萬萬也。南北東西。沃野六千里。皆平原無山。地球實無第二地。以我國比。

之是猶黔桂之欲比沃於吳越也。歐人羨吾國。與印度並稱天府。吾國實慚之。豈能比印度哉。印度之肥沃如此。而以各省自立即亡。若以中國之瘠貧。而欲各省自立。其尤速亡。可不待論也。

若謂中國憑藉海利。商賈盛大。則吾嘗遊歐美矣。吾華人之旅外。皆爲工人。若其爲商。不過販運華貨。取吾工人之餘利。未嘗與歐人爭商戰者也。若印度自東印之卡拿吉打。至南印之密他喇士。又轉至西印之孟邁海。疆袤遠過於廣東之至天津遠矣。其商務之興。乃爲大地海商創始。當時未有羅盤針。而印人視飛鳥而泛海。遠至非洲之東岸。希臘海商亦皆學之。亞歷山大之略取印度也。歐洲皆受印度之貨物。及羅馬之強。亦賴印度之物品奇巧。以生文明奢侈之風。其土產之金銅寶石大珠象牙香料翠羽。尤有名。佛典已屢見之。內地則江河之漕運。外埠則大舶泛海。其大陸沙漠。則以駱駝運亞喇伯埃及入尼羅河。至非洲北岸。及地中海沿岸數萬里。數千年皆用印度品物。即張騫鑿空西域。亦於大夏見印度運轉之芻竹杖枸醬。吾國之貨物。賴之以通遠。印度之商學精邃。其過於

吾國。不待言矣。

若謂文學工藝。中國獨美。以此誇比於印度。抑可謂過班門而弄斧也。文學工藝。尤印度所擅長也。其哲學。物理學。道德學。論理學。聲學。詩歌文章。爲大地文化最古。今歐人已譯其書數百種矣。吾鄰之英人。爲全印度耶教大監督。博學通梵文二十種。日以譯印書爲事者。吾頻與語。常嘆印度古昔文學之盛。梵語之文法。造句典雅精微。實世所稀。凡希臘羅馬日耳曼。皆從印度出者。吾審英人及波斯亞喇伯造句調音。皆出印度。除中國外。大地無不師印文者矣。其音學。日本伊呂波五十一音。純爲加拉吉打之音。今猶同焉。中國則僧守溫之字母。唐古忒蒙古及遼金國朝滿洲之音。亦皆從印度出。此尤近而易知者也。至其工藝。尤爲冠絕大地。其建築之精工偉大。間架奇詭。皆爲中國夢想所未到。且過歐美焉。吾遊印地無多。而所見舍衛了竭喇莫臥爾朝沙之汗故宮。及陵殿崇巍數十丈。浴室臥房。千門萬戶。皆純白石雕成。刻花鏤采。青鎖連鉞。瑋麗精奇。不可思議。不知秦阿房。隋西苑何如。若今內府離宮。則去之萬萬也。勒撓道中所見宮室。皆崇高數十丈。屋頂

以石爲鉅人巍柱小亭圍塔凡千百相望於道。雖昔之遊大地法美。遠不能比也。其藩土宮殿。瓌偉精麗。亦不可思議。今其一已爲德國大酒店矣。就中聊舉亞思不力拉亞釐王一殿言之。其殿門大門凡三。每門臺上爲三門。前列四亭。凡三層爲平臺。橫列十九門。每三大門間十小門。二小門又夾一大門。第四層臺橫列三十一門。前後四小亭。廿二拱戶。正殿廣數十丈。凡三室。中室七門。高廣數丈。每門上作七戶。共九十一戶。上爲平臺。每下一門。其臺上爲一橫門。每拱四柱。五小門。間以三戶。夾以二亭。頂作大平臺。廣數十丈。橫列八十八門。每門四柱。圓拱皆刻花。中左右皆間以亭。末峙四高柱。左右後制同。四周環廊。亦百餘戶。旁有密室。石階百餘級。可登殿頂。殿崇十四丈。加殿基三十八級。可俛全城殿頂密室。重樓複道四達。凡六十餘。窈窕周折。洞房溝通。奧詭陰深。不可測識。不知阿房能比之否也。即其左門樓之瓌怪崇偉。亦已大異矣。門樓三層。橫列數十門。頂爲大平臺。臺上又有樓二層。每層橫列數十門。臺上作半月形。上又作半月平臺。臺上樓又三層。作半月六角形。上又作平臺。臺上頂層作一大亭。自第三層之大平臺左右。有崇階數十級。

爲梯。斜上頂亭。旁護鐵欄。高長丈餘。其左右端起兩大柱。高圓周數丈。柱頂作亭。柱下爲三角臺。臺下爲樓三層。壯麗奇詭。得未曾有。印度宮室如此者。不可勝數也。爲今歐洲皇宮大學所自出。卽所遊舍衛霸那拉士階亞之佛寺殿塔也。刀喇之婆羅門古天神廟。皆二三十年舊構。其制度瓌詭。雕刻精工。皆令中國人驚駭舌橋而不下者。若天文寺之壯麗瓌偉。尤著名於人耳目矣。天文寺臺。備列日月諸星。月日時之轉旋。大皆丈餘。實爲時表之本。而壯大無比。若霸拿拉士之黃金寺。瓦板皆純黃金爲之板。厚八分。長四尺餘。柱丈餘。屋廣四丈。頂用圓塔丈許。皆純黃金。地球上惟此與緬甸二寺。吾嘗摩娑焉。其他民間。苟非極貧用竹屋者。屋宇皆崇大有樓。皆純用石。尺寸皆刻鏤。房室瓦地皆以石。堅牢。窅深。皆非中國人所夢見。始到印時。以爲英人化印人。以用歐制。久行其國。乃知門戶玲瓏。鐵石縱橫。歐人實法印度也。若夫書之用厚皮作夾。寫用蟹行。亦歐人之法。印度者。其他雕刻之精。鬚眉俱現。織繡之麗。金銀相錯。舍衛最工。吾亦購得其一二。此皆過於中國人者。其餘席毡染造。略同吾國。則博物院所陳。可一覽而得者也。故印人之地產工藝百

物已足。無取資於中國者。而中國人亦多取資於印度。其勝負優劣不待論矣。以印度人之文學美術工商之精工如此。然分省自立。卽滅。若中國且不如之。而分省自立。其滅之速。當不可言。若謂印人信神惡殺。民性柔弱。故累見敗於他種。不與吾國比。此蓋誤也。印人數千年一見畧於亞力山大。再見滅於摩訶末回部。三滅於蒙古耳。豈與我國五胡亂華。經劉石。慕容。符姚。元。高。宇文。數百年比哉。及遼。金。元。之來。其見滅尤多矣。吾國崇信老佛。柔弱亦甚。而儒教言仁。亦復惡殺。宋儒以後。益復柔緩。故向來無武俠之俗。其弱與印正同。印度以各省自立而亡。而吾國以分省自立。卽能與英法德奧意日比美哉。若其人民之雄健。則北印尤著名。其兵甚強。且信回教。今印兵之到中國。若北京上海及香港澳門者。其長身雄俊。虬髯糾糾。高六尺餘。此又吾國人所共見而仰視之。驚而駭之者也。然而爲英兵矣。蓋以分省自立。則雖有雄兵。寡不敵衆也。吾國人可不懼哉。

若夫律例風俗禮制。吾細考之。則吾國幾同印度八九。此則魯衛兄弟。莫能上下矣。夫以印度土地之大。過於吾國。開化之早。過於吾國。哲學之盛。過於吾國。美術之奇。工藝之精。

過於吾國。商務之遠。過於吾國。物產之沃。土地之饒。過於吾國。而律例、風俗、教化、禮俗。則與吾齊。有八不如。而無一勝之。而印度以分省自立而即亡。吾國乃欲分省自立而不亡。豈非顛倒妄想乎。然則中國有勝印者乎。地兼寒帶、溫帶。氣候溫和。人質較勁。過於東洋。印人之地。熱而性情者。中國坐有几桌。食用匕箸。衣有襪袴。裁用針線。此則其智過於印人者。然日本之強。亦席地坐矣。此無關立國之事。惟氣候和而氣質勁。資性勤。賴有孔子改制。後人皆平等。不如印度之分人級十等。似較有得。亦與北印同其進化較難。此中國所最勝者。故印人之短。在沃土之民淫。沃土之民情耳。使其合一。則以南中印之沃富智巧。輔以北印及南印賓雜之強勁。以六千里之大國。二萬萬之人衆。夫豈能亡。惟其分立。故北印之強悍勁鷲。而不能用之。故立滅於英。若我中國。合苗疆、甘回、楚勇之勁卒。加江浙川粵之智巧殷富。練民兵則有二千萬之多。拓財源則有七十萬萬之富。若以數年譯書遊學。增其智巧。雖以稱雄大地而有餘。而何至於亡。若其各省自立。則殷富巧智而不強勁勇猛。或強勁而無文明。凡此皆犯印度之弊。將以區區之一省。而敵地球諸大國。必

不免矣。况復各府互分。各黨互攻。各私其鄉。語言不同。會黨互異。人各欲爲總統。勢必瓜分豆剖。日尋干戈。其小無倫。其爭無已。加以自由之風熾。統一之事難。起自民間。絕無立足。無一旅一成之業。無尺土一民之基。其與印度之起自封疆。或立從宗教。統一既固。人有同心。絕無自由之說。實行合羣之義。故立國堅固。乃能相持數十年。中國若言自立。其去印度尙不可道里計。况歐美哉。然而印度雖成自立。不旋踵而即亡。况中國乎。

夫亞洲陸海大國。皆稱中華。印度。波斯。突厥。若日本者。島國復起。僅比十一算焉。此四國者。其開化至古。皆有文教。吾昔遊英倫大會。所見爲波斯突厥宮室衢道。人物工藝金珠織繡。真爲吾國齊等者也。而政治專制。亦復相類也。然能合數十封建小國爲一統。而變法立憲者。則小如日本。亦復強盛。其好革命散一統以分爲數十小國者。雖大如印度。亦即敗亡。今日人與英同盟。連鑣並轡。而印人則不得與英人通語。俯首就縛。嗚呼。觀日印分合之故。與其革命不革命之由。而強盛弱亡如此。可以聳矣。觀俾士墨克之合日耳曼諸小而霸德。嘉富洱之合羅馬諸小而強意。嗚呼。分合之故。可以觀矣。波斯土地人民。尙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不及印度之半。然合而不分。不妄革命。故雖以專制之亂。不肯變法。然能久立於強歐而能自存。印度土地之廣大肥沃。地球莫之與京焉。力行革命。分而不合。卽早滅於百年前矣。嗚呼。觀波印分合之故。而存亡之異如此。可以鑒矣。突厥亦地小於印。雖分立數國。而其東本種回教人數繁多。故猶能自固。未行革命。雖畧分而不亡。若印度則蒙古人少。印人革命自立。故分而卽亡。嗚呼。觀突印分合數之多寡。以爲亡之遲速。可以畏矣。

我中國亦幸咸豐時大亂不成耳。假令洪秀全能割據江南。則杜文秀割據雲貴。白彥虎割據陝甘新疆。張總愚割據山東河南。石達開割據四川。則兩廣福建亦必有人割據之。以洪楊之交。猶內相攻。其中必分立爲數十小國。不可計矣。夫以中國萬里之天府。歐人所與印度共稱而艷羨者也。若諸小相持。日尋干戈。或借歐兵。歐人眞可唾手而得之。至今日中華全土。早已奴屬歐人久矣。不得與歐人之女僕通語矣。不能持寸刃矣。猶能仰手伸眉高論乎。夫公司之有義律。卽克雷飛之武也。公使之有巴下禮。卽哈士丁斯之才也。義律巴下禮不幸而遇支那自立之不成。克雷飛哈士丁斯幸而遇印度之自立。在歐

人中。克雷飛哈士丁斯之才。固不可勝數也。若使印人不倡革命分立。則以全印之帝國力持之。雖使甚微弱。猶不失爲波斯。不失爲支那也。雖至今存可也。雖有百克雷飛哈士丁斯何能爲乎。且英商會之在當時。圖取商利而已。無意取印地也。而因諸國內爭之故。遂乘機而取之矣。若中國之今日乎。則長江爲英範圍之地。廣西雲南爲法人範圍之地。尤非印度當時之比乎。然則各國自立乎。則歐人雖不欲取之。英日或欲保全之。而時機既熟。亦有不能已者乎。故印度之不幸。乃處茫昧之時。無所取戒。冒妄而言自立。以取滅亡。吾國今幸見印度之覆車而尙欲遵其遺軌乎。是明知鳩酒而故飲之。明知崩崖壞牆而故立之也。是恐死亡之不及而求速也。豈不謀哉。

吾國爲亞洲。人種政教風化皆與亞洲諸國小異而大同。將欲比例乎。惟於印度波斯突厥取例而乃相類耳。則卽印度波突之故如此矣。而言革命自立者。動引歐洲自立之國。謂其土地之小。人民之寡。僅與吾國之一二省同。以之自比。以之動人。則未考歐洲立國之故。固與亞洲相反甚矣。鄉曲之富人。只可與鄉曲之中資鬪富。若見石崇之富而折王

愷之珊瑚。羸老之人。只可與癡病之夫較力。若見烏獲之勇。而爲秦武之舉鼎。則立敗而氣絕而死。非徒不免。亦可笑甚矣。

且夫歐洲十餘國。皆立國千年。日相競爭。少不自振。即敗亡。故國土雖小。皆尙武事。其精神意氣。日提振。而不敢懈。武備旣已競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發。乃於其文學工藝。日競美而不敢劣。旣各皆小國。難於吞併。故能自立。其至小者。又有諸大之相牽相忌。立均勢之法。以維持之。故能久而不滅。積此千年。國界久定。國勢久立。人心久堅。故能歷久相持。近乃有商戰學戰。而無兵戰。凡此皆爲歐洲千年之老國能之。若中國各省。眞能自立。則基址淺薄。國界不定。國勢未立。人心未堅。爭亂未已。尙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歐洲千年之老國。豈不謬哉。況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亂乎。且人民才智未開。北地西邊。閉塞尤甚。無其人才。而妄立國。而欲以歐洲諸國自比。何其慎也。且荷比瑞璉諸小之於歐洲。惟白種均勢能之。若在亞洲。黃種未定之國。而欲妄爲引例。則爲呂宋波亞而已。爲印度安南緬甸而已。無論如何妄例。無論如何結援。終亦必亡而已。或者又謂日本

之地。不過四川一省。而能變法自強。日本固吾同洲同種人。智同若也。日本能強。安在吾分省自立之不能立國也。是又未思其故矣。日本之立國二千餘年矣。偏處海東之島。不與陸接。其地勢勝也。久積八百年。武門之爭。風俗尙狹。人習戰鬥。勇不畏死。家知愛國。而政教尙有可觀。其俗勝也。故元明之世。以大國新立之全力臨之。而無如何。夫積二千年之種族風化。骨堅而體完。豈與新造未定。勢若團沙者比哉。且其變法之時。歐人猶尙內爭。未暇專心遠東。故得從容自立而變法。豈與今日歐美之心思目力。大勢全注我國比哉。豈與我今日旅大膠臺廣灣已割。四境迫於諸大比哉。豈與我今日歐美之鐵道礦地。船航交織於內地比哉。然日本亦幸同倡尊王。同成排幕。故得合爲一統。以得自強耳。使至今日。長門薩摩土佐肥賀猶在。亦倡革命自立。而八十餘國繼之。弱肉強食。內相併吞。與德川氏分成諸小國。吾知箱根。日光。江戶。嵐山之美勝。已徧樹俄法之旗。而逐琉球。緬甸之後矣。庸得南定琉球。東取臺灣。聯盟強英。與諸大頡頏哉。而不知者妄言粵東自立。與歐洲日本相類。猶以團沙而比之。堅金以新生之嬰而比之。壯佼之夫也。其謬惑甚矣。

或以中國政府紛亂。必不能保全中國。思有以振倡人心。則不得不借撲滿爲名。以聳之。猶日本之變法。先借排幕爲名。實不得已也。嗚呼。其悖謬益甚矣。夫日本大將軍之擁權。猶今之西后榮祿耳。排幕之後。乃以尊王。故日本能變法自強。今合以舉國之力。日以攻榮祿。請歸政爲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復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今乃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認題不真。指事相反。何至如此。夫日本之興。由排幕而至尊王。由尊王而復古。由復古而變法。由變法而立憲。前後凡三十年。至明治二十二年。乃始實行立憲法。嗚呼。雖以立憲法之美。日人求治之速。猶待五變三十年。乃至。豈有一蹴而能至革命自立民主者乎。亂次而濟。何其謬也。且凡大地之例。以野蠻之國人文明之國。則爲文明所化。合而爲一。如馬基頓之入希臘。俄特狄之入羅馬。鮮卑氏羌契丹女真之入中國。蒙古之入中國。印度是也。以文明之國人野蠻之國。則爲文明所奴絕。如歐人之得美洲非洲。定南洋。取印度是也。今使中國而見滅於歐美人。則吾國文明程度不如歐美。其必如印度人

之不得預政權。不得爲高官長吏。不得與歐人齒。不得與女僕語。乃眞爲奴國。眞可畏也。況旣滅之後。不見哀憐。且以多見忌。甚者如檀香山美國澳洲之土人。日就微滅。則全種久而至亡。尤可懼也。若夫國朝入關。禮樂政教。悉從周孔。法度風化。悉從宋明。政權利權。漢人與滿人無異。一切平等。帝統皇室。不過如劉李趙朱耳。今除榮祿一人外。樞臣疆臣。兵權使權。皆漢人爲之。與英德意奧日本人之自執其國政無異。即吾之不才。亦能預聞政事。旣見於前書矣。且我中國若無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三百餘萬方里之地。則吾國一百三十一萬方里。在大地亦小國耳。適幸吾國朝之力。得以併有東三省。新疆。蒙古。西藏。以爲地球莫大之國。其人種旣同化矣。是滿洲之入關。無損於中國。適擴大中國天以應大地交通之運。而爲萬國競長之圖。是有大功於中國也。吾國人生當今日。宜如何私自喜幸。適逢滿漢合會之期。而有候補萬國首領之資格乎。乃惡國人之合而必欲擯之。惡國土之廣大而必欲拆小之。自生內訌。以利漁人以祈滅亡。吾夙夜寤思。眞不解國。人忽有異想也。是不欲野蠻國之進化於吾國而合一之。而必欲文明國之滅亡吾國而

奴隸之也。比例顛倒。思想奇謬。謂其大愚歟。則又非也。真令吾十日思而不得其故也。吾恐如印人之已倒蒙古而自立。而卽輸之以強英也。至是印人復欲如蒙古朝之得爲宰相疆臣。得爲公侯博士。得爲長吏。尊榮平等。權利平等。亦不可得也。吾國人若同心撲滿而自立。卽步印人之後矣。豈天運欲吾中國四萬萬之爲奴絕種乎。何國人乃有欲亡國絕種之顛倒悖謬之思想也。嗚呼。此則吾所日夜恐懼者矣。且印度之自立。皆出疆臣宰相。或同教宗。猶得堅持數十年。多者或百年。若吾國則文臣武將。尙無異心。疆吏大臣。更無異志。徒起民間。自生擾亂。徒攘攘耳。欲爲黃巾之起。猶不可得。卽使幸成。亦不過爭亂相殺。有如呂宋之阿坤鴉度耳。卽受外人以定亂而取之矣。滿洲已倒。自立未成。而國土全屬他人矣。日人之論印度自立。以爲淵驅魚。爲叢驅雀。言撲滿自立者乎。徒爲歐美驅除難耳。蓋欲得印度自立數十年。而必不得也。

或者言廣東自立。詳論之。至二十七篇。則廣東尙不能如印度之孟加拉也。當孟加拉自立時。安有門戶咫尺之地。而有香港廣州灣兩大國處其間哉。安有汕頭梧州兩埠穿其

胸脅哉。一有變亂。半日之頃。異國三色之旗。戰艦萬礮之砲。已翩翩珠江上流矣。是欲爲孟加拉之自立二十年。堅固其勢。而又必不可得者也。故今日惟攻廢立首賊。拳匪罪魁之榮祿。請復辟。求民權。定憲法而已。舍是而發妄想。皆恐中國壽命之不长。而促其滅亡之命也。

夫亡國之後。其情狀若何哉。吾又見之印度矣。吾初至卡拉吉打時。英巡撫招吾茶會。吾到少遲。則署門陳兵千數。乃引自後門入。吾時與女同壁俱。巡撫夫人接吾與女入。諸貴夫人座旁觀禮。則見重門洞闢。百官衣禮服。東西陪列。其南則印王百數。後立者則印王之貴臣也。其堂中陳寶座。高尺許。方廣丈許。上設銀几。下鋪虎皮。巡撫衣金繡衣。南面端坐其上。後立紅衣兵十二人。執金杵。威儀嚴整如王者。其書記長官。旁坐起立。呈印王名冊於巡撫。巡撫乃誦誓詞。一官領印王次第朝謁。印王皆衣其故王服。冠冕詭異。國國不同。北面由中道趨進。至寶座前。三鞠躬。一舉手。引見官贊某王名朝見。其大王者。巡撫起立。小王則坐受之。每王朝禮畢。一官呈二銀碗於巡撫。一貯糖菓。巡撫親賜諸王。每人銀

錢一角。糖菓一枚。誓詞一紙。印王鞠躬以巾或手。敬受賜物。額手謝而退。以次朝畢。則引王官。其朝禮容尤肅。巡撫皆坐受之。不答。引見畢。巡撫立演說。諸王皆起立聽。演說畢。巡撫南面立點首。諸王百官皆起肅立。巡撫下坐與吾周旋矣。百官諸王乃散。於是吾心惻惻然。非痛印王也。痛吾國也。夫英人之待印王。不殺其身。不奪其爵。且厚予以歲俸。待亡國之王者。恩至厚矣。文明之至矣。若吾國而各省自立乎。他日雖遇至文明之國。至厚之典。北面朝覲其長吏。得一銀錢。得一糖菓而已。種族億兆。河山壯麗。皆付他人矣。今印王之。大者地租千數百萬。馴象數十。精馬數百。從官侍衛百數。皆英國之厚澤也。然皆無民權。頗與日本諸故藩同。吾與數印王遊。宮室園囿。服食器用。皆用英式。打波飲酒。如一統。務。英人皆不任以政事。不過長安一富翁而已。其或時獻其私。十數萬於長吏。則長吏報於朝。加禮貌之。足以見貴其族。又其王大富者。能遊倫敦。娶英女。以接英之貴遊。則最上者矣。然英巡撫又嘗延吾觀跳舞會。客數百皆英人。印王乃無一焉。亡國之王者。固如是哉。苟非王者。則不能與英之齊民齒矣。印人雖有學於倫敦者。學成歸印。而仕不過至佐

貳官。小審判官。小警察官。若全印度之司道守令長官。則皆英人爲之。印人不得與焉。凡印人百戲。英人皆不屑預之。吾嘗約一英人觀印戲。辭以吾英人例不看印戲也。吾命印僕傳言於一英人。印僕辭以不能。吾詫其妄。旣而吾子同吉生而病。延一西女看護人。亦僕婦之等耳。使印僕譯言。英女看護不答。謂吾不與印人語。吾乃信。嗚呼。以一英女僕尙不肯與印人語。況其上焉者哉。亡國之民。固宜若是哉。吾始至印。携六打士十五響長槍三桿。短槍六桿。日本刀三口。以吾之爲英保護也。所遊各地。皆聽吾自如。至印則須經警察長官。經海關長官。經總督書記長官。經孟加拉長。四衙門查驗行文。而後能得携焉。及挾以行遊。所至又須告地方官查驗給文。而後携焉。英待吾厚。猶如此。則其餘可知矣。聞印人室壁頗好挂刀。經自立大變。則盡爲英吏拔去。凡藏刀槍者罪殊死。故印人無携寸刃者。吾國人在印者好勇鬪狠。然雖大忿。結黨相戰。不過手携鐵尺而已。然則舉全印不得有兵械可見矣。印之海船往還。只有卡拉吉打密他喇士孟買三大口。嚴搜此三口。則兵械無從入矣。方今軍械日精。旣非民間所能私製。故斷無復斬木揭竿之日。故雖以舍

衛摩竭提爲印故都。而英人駐兵不過二百。蓋坦然知其無能爲也。不然以六七萬英兵。制六千里二萬萬人之印度。何以綽有餘裕哉。日本人著書。頗言印度將來自立事。吾則斷言之曰。苟非英人亡於歐洲。則印人千數百年。雖生數百華盛頓之才。斷無復自立之日矣。印人之婆教博士。旣已日少。其異言異志。搖蕩人心者。英人警察嚴密。立行捕逮而流放之。故印人久以奴隸自安。無復有異志。苟得爲小判官。小警察官。或小吏。以多俸誇其族。或挾勢以魚肉其同胞。以攫多金。此則印人之上等者矣。哀哉。其他故俗。英人除收稅外。一切不變之。此固英之恩厚。而法度之密實有以制之也。嗚呼。吾國各省自立之後。必旋踵即滅。吾同胞卽遇至文明之國。苟非王者。至不能與其民齒。至於不得與其女僕通語。其秀才者。高官長吏。旣不可望。國權更不可得。爲小吏則欣欣自喜。自誇其族類。或日挾異族之勢。魚肉其同胞。以攫多金爲事。若庚子北京之譯人。其已然矣。苟同胞忿鬪。則持鐵尺以從事。斯亦可因印度而見影矣。吾見印人而哀之。而不暇自哀。他日人之哀吾國人也。猶吾之哀印也。革命自立者乎。苟欲吾萬里之土地悉與人。苟欲吾黃帝神明

之子孫。四萬萬之同胞。永爲奴隸。永不齒於人類。永不得與歐人女僕通語。則速謀各省自立可也。嗚呼。凡此印事。皆吾國之明鏡。吾國之前車也。若明知而蹈之。則樂於絕吾種而亡吾國。賣鬻塗炭。吾四萬萬人。以圖其一日王者之榮。而求異日糖菓銀錢之賜者也。若懷此心。吾如之何哉。不然而稍有愛國之心者。當聞之而汗流浹背。目瞪不閉。亟謀合全國大羣之不暇。豈尙敢言革命自立乎。豈尙敢妄援歐美乎。使印之事而非也。則可他言也。若印度之事是也。不知言革命自立者。更操何說也。言革命自立者。若能有說以難印度致亡之事。吾猶將從之。吾甚願聞之。若無說以難印度致亡之事。則吾願革命自立者。降心易志。相與保全國而合大羣。求民權而立憲法。以祈天永命也。嗚呼。數千年宏大之神洲中國。吾同胞何爲有分裂自立之思想。而求速滅亡之哉。眞可爲大變異與大不可思議矣。吾所爲披肝瀝血。而願吾同胞考印度爲鑒也。雖然。吾剖心之言。爲至誠愛國人言之。然海濱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人之性質好尙多矣。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或有欲竊一日之王號。聊以自娛。則不憚以四萬萬人命爲戲。以博銀

錢一角。糖菓一枚者。彼以爲尤勝於枯槁黃馘於窮巷也。人之爲計。各有然也。是固有之。非吾所敢議也。若餘子者。必無成名。必不能博銀錢一角。糖菓一枚。徒損身家。沉宗族。賣宗國。滅同種。以培成他人一日之大名王業。其亦擇所從事乎。

觀印度分立以致亡如彼。亡後之慘。若此。可痛。可驚。甚矣。吾國本未分爲列邦。何有於聯。而吾國人號稱海內知名之士。乃日倡聯邦之說。以亟亟師印度焉。蓋惟恐中國一統之長治久安。而亟欲分立自爭而促早亡也。頃少年新學者之說。粗讀日本之譯書。稍知歐洲之掌故。謬引歐史。謂自古無有不分立者。彼未知歐洲之政。自希羅之後。封建內爭。中世黑闇。實至近二百年而始開。何足比吾國二千年一統久安之盛治也。若引唐末藩鎮之亂。謂中國何嘗不分立。豈知中國每號稱盛時。若漢唐宋明。國必一統。號稱衰時。若三國六朝五代。國必分裂。此最淺事。不待繁引。雖有辯口。豈能引歐洲中世黑闇世紀。封建日爭。爲盛治耶。卽今滇黔攻川。滇桂攻粵。慘禍已不忍言。若更導之聯邦。教令分立。則廿二省日相戰爭。直爲印度而已。夫旣分彼疆。爾界。則必各欲肆

其封而增。其力雖有。賢者必不能免者也。然則安得不力競而日戰耶。觀龍陸姻親而爭地相戰。可證矣。若謂有憲法以定之。則可各奉行憲法。各安封域而無爭戰。吾國之學者。又或謂聯邦之義。非聽今之督軍割據也。乃地方自治也。則試問中南美洲各共和國。皆爲聯邦制。省長皆地方自治所公舉。而何以日尋干戈。民生塗炭。彼豈無聯邦憲法哉。何以藐視而不顧乎。蓋天下自有事勢。非學理所能空言。即謂先空言而後實事。則爲中國計。祇能計中國久遠之全局。而不可顧一日目前之利。故爲事勢計。則言聯邦者。必無術令督軍上奉兵於政府。下分權於地方也。徒令分爭。則何必教孫升木乎。若謂學理應爾。則數千年一統之中國。豈可教其分裂。方今中國一統。猶喘喘不能自立。況分裂爲無限小國乎。卽今廣東有莫榮新之政府。有李耀漢之政府。有龍濟光之政府。有孫文之政府。有方聲濤之政府。有海軍之政府。有聯邦會議之政府。一廣東已分爲七國矣。若行聯邦。則中國必當分爲數十小國。豈非眞爲印度乎。豈非促亡以資一強鄰乎。列藩與諸公。殆忘今爲何時。用其三國十六國十國割據之舊識。而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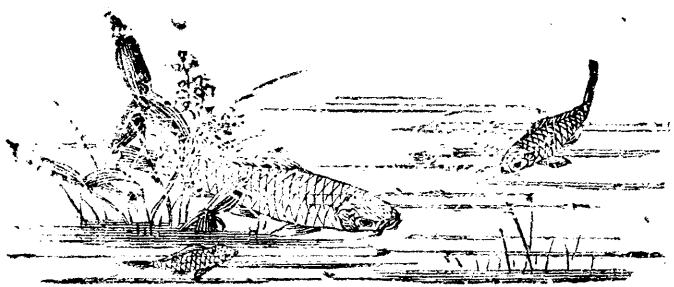
不幸而言中。不曉則國亡。

歐美聯邦之說以相媚樂而仍守閉關內爭之習而忘漁人之蚌鷸與拾也諸公終日飽食摩腹無事掉筆搖舌妄放高談曰聯邦聯邦曰邦聯邦聯小民無知震於諸公之盛名或學者之雄辯而誤信之則中國殆哉美日一言而夷吾爲保護國再進乎則不知所屆其亡其亡矣近廿年來自吾愚妄無知之門人梁啓超歐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至今各省分爭若此此則梁啓超之功也歐榘甲等作新廣東一書流毒至今今新廣東如其願矣而新廣東分爲七政府生民糜爛則歐榘甲等之功也不料今者某君又倡聯邦之說騰報全國議論紛起大率恐中國太壽而促其亡而已今俄革命後分爲九國將亡於德矣能不聳乎統合十餘年來各新學者之說拾歐美唾餘高談革命自由共和聯邦一切之論自以爲知新得時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奇謬大愚發憤以亡中國而已嗚呼天乎以五千年根底鞏固之中國苟後生不愚妄倡此謬說者何致中國危弱一致於此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凡我邦人遠鑒印度之亡近鑒俄國之裂尙慎之哉遠覽却顧無發誓言毋倡謬說毋發憤以亡國此書當時

專爲教告梁啓超歐榘甲等二子離索既久搖於時勢不聽我言謬倡新說以毒天下
吾國人尙慎鑒之勿甘從印度之後也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



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

凡購廣智書局賞格書者加贈康南海先生字如下

凡購一元者送石刻詩字一幅

凡購二元者送石刻詩字二幅

凡購三元者送石刻浩風無量劫詩一長幅另詩字二幅

凡購四元者送石刻浩風無量劫詩袁督師碑二長幅又詩字二幅

凡購五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又詩字二幅另康幼博烈士

寫中堂一幅

凡購六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六十壽詩一冊詩字二幅另

康幼博烈士寫中堂一幅

凡購七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六十壽詩一冊又詩字二幅

點石康氏萬木草堂藏畫目一冊另康幼博烈士寫中堂一幅

凡購八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六十壽詩一冊詩字三幅點

石康氏萬木草堂藏畫目一冊另康幼博烈士寫中堂一幅

凡購九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六十壽詩一冊詩字四幅點

石康氏萬木草堂藏畫目一冊另康幼博烈士寫中堂一幅

凡購十元者送石刻袁督師碑浩風無量劫詩二長幅六十壽詩一冊詩字五幅點

石康氏萬木草堂藏畫目另康幼博烈士寫中堂一幅

康南海先生理財救國論上篇廣告

中國危敝百政不舉其本尤患于乏財然生財有道在善理之此書發明理財之術可以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其銀行法亦鑄各國之制而特創新法切於中國之用者其他理財新法亦皆中國所無實爲富民富國救中國之第一奇書人人當手一篇爲快也本局印成單行本每部價銀一角五分

上海三馬路
北京廠甸

長興書局白

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頃得書。以迴鑾半年。皇上不得復辟。西后榮祿。仍柄大權。內地紛紛加稅。民不聊生。以賠榮祿通拳匪圍使館之款。廣西變起。衆情積憤。怒不可遏。恐皇上長爲榮祿所挾。永賣中國。且吾會備極忠義。以保皇。而政府反以爲逆黨。反以爲匪會。捕逮家屬。死者數人。監者累年。以竭忠爲逆。以保皇爲匪。今雖再竭忠義。亦恐徒然耳。事勢如此。不如以鐵血行之。效華盛頓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國民。覽書惶駭。何乃至此。想諸君熱心太盛。以爲迴鑾之後。西后必歸政。榮祿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憤怒交并。憂國誠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紛紛怨怒。皆在此事。豈獨諸君哉。夫以榮祿爲通拳匪圍使館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國。不獨不殺。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國公使。因其會饋瓜菓所致。榮祿巧營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圍使館。一面饋使館瓜菓。於事成則受其功。若事敗時。則不受其過。今竟得售其奸。脫然事外。挾權加稅。以虐吾同胞。僞爲變法。以欺各外國。今則併不變法。逍遙高臥而執政權。諸君之憤之怒之宜也。然憤激之餘。遽欲爲革命自立。獨不念捨身救民之聖主。

乎。不獨與保皇會宗旨相悖。且考時度勢。則僕竊以爲不可。蓋有數說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歐美各國。所以致富強。人民所以得自主。窮其治法。不過行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而止。爲治法之極則矣。其先起者。莫如強英。自崇禎十五年爭亂。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議院。予民權。凡四十八年而後定。然尙未有選官之權。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日。倫敦民黨大變兩次。大將軍威靈頓調兵二十萬。僅而獲成。故英國之民權。二百年而後得。中間雖殺一君。流血無數。然不過求民權。定立憲。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嘗革命也。奧國自道光二十年。禁報紙。禁私會。不予民權。民黨大起。求議政權。逐奧王。圍奧相。又遇普法侵割。乃始予民議政權。至同治十年。凡二十三年而大定。然雖逐王。奧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嘗革命也。普魯士則自道光二十八年。民求變法。大亂作。旣得議政權而止。然畢士墨克。尙以伸王權。開尊王會。而合二十五邦爲一霸國。強於大地。未嘗革命也。意國則自嘉慶時。拿破命予民權。後復遭維也納約之壓制。民黨積數十年。凡七十萬人。乃起大變。薩諦尼王獨

主張民權。大爲民所歸。於是合十數小國而成意國。且立帝權。更未革命矣。西班牙自嘉慶二十三年。民變求權。至今君主之世守如故。亦未嘗言革命也。他若葡萄牙國。璉國。荷蘭國。瑞典國。皆累經民變。皆得議政自由之權。而君主皆世守如故。日本雖日言民權自由。而君主世守如故。未嘗有革命者。統計歐洲十六國。除法國一國爲大革命。實與俄之一國爲專制者同。皆歐洲特別之情。其餘十餘國。無非定憲法者。無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而所言革命民權之人。旋即借以自爲君主。而行其壓制。如拿破侖者。凡兩世矣。然使法國之制獨善。法國之力獨強。法民之樂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國之憲法。以法爲最不善。國旣民主。亦不能強。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貪酷。壓民甚至。民之樂利。反不能如歐洲各國。此則近百年來。歐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驗矣。然各國民黨之起。皆在其京師。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間有自邊省起者。亦皆去京師不遠。然皆少爲勢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師起者。則調大兵立平之。未見一國民權黨。能在邊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爲鑒也。

若夫民主大國。惟美與法。美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人民僅三百萬。與歐洲隔絕。風氣皆新。無一切舊制舊俗之拘牽。其後。後渡海赴之者。皆厭故國。樂自由。故大更大變。事皆極易。故法革命而無效。美自立而見功。若我中國萬里地方之大。四萬萬人民之衆。五千年國俗之舊。不獨與美迥絕不同。即較之法亦過之絕遠。以中國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躍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臺高三丈。不假梯級而欲登之。河廣十尋。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墮溺。乃必然也。夫孔子刪書。稱堯舜以立民主。刪詩。首文王以立君主。繫易。稱見羣龍無首。天下治也。則平等無主。其爲春秋。分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據亂則內其國。君主專制世也。升平則立憲法。定君民之權之世也。太平則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豈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時未可則亂反甚也。今日爲據亂之世。內其國則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爲君主專制之舊風。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國者民之所積者也。國者民之公產也。孔子言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固公理也。歐洲十餘國。萬戰流血。力爭而得民權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聽君主之世守乎。甚且無君

主則迎之異國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勢存焉。故禮時爲大。勢爲大。時勢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與時勢相濟。而後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則必卽日至大同。無國界無家界然後可。必婦女盡爲官吏而後可。禽獸之肉皆不食而後可。而今必不能行也。僕在中國實首創言公理。首創言民權者。然民權則至在必行。公理則今日萬不能盡行也。蓋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當過渡之世。孔子所謂升平之世也。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法國其已然者矣。旣當過渡之時。只得行過渡之事。雖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禍亂。必無成功。則亦不必矣。不然。以歐洲十餘國之志士才人。萬億千計。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憲法而即止。不復更進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喪。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禮會。必免冠起立。同頌祝其君。彼歐人之明智。豈僞爲如是哉。誠以審時勢而爲義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來歐洲十餘國之億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餘國不爲革命。而國日強。但求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耳。雖別稱君主之國。

其爲立憲民權無異。但得自由自主之樂。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虛位耳。民之實權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之虛位。無關要事。則可聽之。實考歐美治強之故。人民之權利若此。若未嘗深思其故。反復其勢。繹按其時。徒見美國獨立之盛。但聞法國革命之風。而慕之行。妄言輕舉。徒致敗亂。此僕之所未敢從也。今日天下滔滔。志士發憤。或捨棄身命而爲之。豈非欲中國變法自強。不受分割哉。豈非欲吾旅外同胞不受欺辱。獨立不羈哉。豈非欲吾國民自由有立憲法有議政權哉。凡此皆天下之公理。萬國之大效。而僕生平之素論。定志捨身爲之。與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故僕昔在京師。曾合各直省舉人與京師士夫。開強學會。保國會。爭民權矣。蓋不得於上。則欲爭於下也。然前言英法變爭百數十年。流血數百萬而後得之。其餘各國雖不至是。然皆幾經爭變流血而後得。惟戊戌之年。皇上赫然變法。百日維新。薄海額手而望自強。萬國變容而爲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虛想也。皇上旣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亟亟欲與民議政之權。自由之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滿學士闕普通武新學愛民者也。首請開議院予

民權自由。上卽擢爲侍郎。王令開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上曰。吾但欲救中國民耳。君權有無。何與焉。張之洞力言未可。乃少待而後行。然已令天下上書。官吏有格不上者。諭旨稱必革懲之。禮部尙書懷塔布六堂官。卒以格上書獲罪。上亦因是幽廢。上不顧己之害。不待民之請。又非鑒萬國之變。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權自由。其心至仁如天。其公如地。其公天下而無少私。視天位如敝屣。此歐洲各國所未有。中國數千年所未聞也。夫萬國力爭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與民。我四萬萬不待流血。不待力爭。而一旦得歐洲各國民自由民權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有君如此。豈忍負之。皇上以救民變法。不幸被廢。竟不得行。然以尋常言之。人以救我而至大禍。我乃不能救之。於報施之理。已爲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禍。被縛於賊之時。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撲滿。是以怨報德。以仇報恩也。吾國人豈可出此。夫皇上有虛位而無實權者也。今之割臺灣旅順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推翻新政以虐我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通拳亂國賠款加稅以虐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榮祿也。

也。吾國人之恨政府。賣我尋我奴隸我剝削我而仇而怨之宜也。然今之政府。是皆幽廢皇上之賊也。吾國人惡賊逐賊殺賊可也。是則宜勤王敵愾而討賊者也。奈之何不辨皂白。不擇人類。因惡西后榮祿之故。而概攻之曰滿清政府。是豈非併捨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乎。因惡西后榮祿之故。而慨言革命。是豈非併捨身救民之皇上而併革之乎。人有惡鼠之窟其室而自焚其屋。惡賊之質其子而併殺其子。尙爲不智。何有於惡虐我之賊。而牽及救我之恩人哉。西后榮祿滿人也。皇上亦滿人也。湯武之革命。乃誅無道之桀紂耳。非誅有道之夏啓武丁也。以一二人之罪而惡及一國。乃併其愛我恩我之人。併除之。此豈爲公理乎。故僕實不欲聞革命撲滿之言。非徒爲感皇上之知遇也。非爲曾仕國朝也。實以公理不安。不忍聞也。又假皇上旣不幸遇變。吾民絕望於自強自由。則不能不思所以自救。則不能不思所以自立。則援湯武誅暴之義。用歐美求權之爭由之可也。今皇上雖尙無權。然數年以來。經歷萬劫。履險如夷。至今無恙。溥儀立而復見廢。舊黨亂而幾盡亡。不可謂非天命矣。始則囚於瀛臺。郊廟朝覲。皆不得預。今則復能

也。吾保皇會諸公心力之爲之也。內地四萬萬人莫不同戴。而或者謂天命不存。人心盡去。足證其謬矣。西后榮祿年六十餘。危於朝露。皇上年僅三十。春秋鼎盛。相較顯然。一旦有變。皇上可復辟一也。榮祿自知通拳匪圍使館爲罪魁之罪魁。得罪各國。岌岌不保。雖用詭謀。假於瓜果饋公使。僅以自免。然其部將董福祥猶在。榮祿督董圍使館。乃董革而榮存。董甚怨之。若各國詰問之。實情終露。奸雄詐術。豈能久存。不久當敗露。榮若敗露。上即復辟二也。又各國咸知。皇上聖明。今惑於榮黨之言。以爲。皇上復能朝覲。已復權矣。故各紛紛言。上復權久之知。上並未復權。太后仍復專政。必請歸政矣。皇上即可復辟三也。即不然而各國咸認。皇上敬。皇上。諸賊亦必不敢復行廢弑。是皇上尙可從容而待復辟四也。皇上一復辟。可立行變法自強。立與民權議政。立與國民自由。諸君何不少俟之。與其忍公理肆自屠求革命。而必不能成。甚者且以資敵。何如仍誓保皇。發憤敵愾。以冀。皇上之復辟。而民權自由爲必可得耶。

夫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獲成矣。爲李自成之入燕京矣。爲黃巢之破

長安矣。且爲劉項之入關中矣。然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各省各府。語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會不相通。各懷私心。各私鄉土。其未大成也。必州縣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擊。各自統領。各相併吞。各省屠滅。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復見於今日。加以鎗砲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萬萬之同胞。死其半也。董卓旣除宦官。則呂布殺卓。郭催樊稠張濟。更迭相爭相殺。曹操袁紹袁術公孫瓚孫權劉備。更迭並爭。或如晉八王之互攻。而五胡亂華。中國偏安者三百年。或如爾朱亂魏。而高歡宇文。更迭競爭。名分不定。則逐鹿並起。爭殺無已。血流如糜。以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何能如歐洲民變之公。勢必大者王。小者侯。如恒河沙。自攻自殘。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何能整頓內治。夫歐美一切之美政。美學。美術。皆承平暇豫。而後能爲之。豈有舉國內亂。割據倉皇。民不聊生。工商俱廢。奔走不暇。而能興內治乎。法國之地。與民不得中國什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亂八十年。第一次亂巴黎城。死者百廿九萬。中國什倍其地。什倍其民。萬倍於巴黎。而又語言不通。山川隔絕。以二十餘省之大。二百餘府之多。

二千餘縣之衆。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亂。以法亂之例推之。必將數百年而復定。否亦須過百年而後定。方列強競爭。虎視逐逐。今方一統。猶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殘毀。其待我數百年平定而後興起內治乎。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必先爲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誰生厲階。演此慘劇。夫今志士仁人之發憤捨身命而倡大變者。其初豈非爲救國民哉。乃必自殺數萬萬人。去中國人類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況於屠戮同種數萬萬人哉。且殺子而救其孫。旣不爲智。况並孫而不能救。終於相持而贈他人。試問中國同胞。何仇於彼。而造此無量之苦海惡孽乎。莊子言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能發之者。誰能收之。若火之一發。旣燎於原。不可撲滅。有救民。聖主在。乃不少待。而妄發此巨焰。焚人以自焚。且焚及其同胞數萬萬人。焉有仁人志士而如此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託於救國者。豈願爲民賊乎。夫始爲變法自強而來。終爲內亂自亡而去。始爲救國保種而來。終爲鬻民滅國而去。在妄發者。豈料其末禍至是。然放火之人。無能知火之所止者。彼放小火耳。風之所來。誰能定之。測火風猶若是。而况倡革命者。放大火燎炸藥。以燒中

國。又當四鄰窺伺之時。彼雖號爲智者。能料其所終乎。即智者妄謂能料之。其可信乎。方印度諸自立國。倡言背蒙古朝時。豈料不數十年。國種全滅。而隸英哉。言革命者。必謂非經大殺戮。不能得大安樂。故殺人數萬萬。乃其本懷。原不足動其心。然使殺之而必能救中國。猶可也。然自相屠殺。剪其種族數萬萬。而必至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

何謂中國革命。內亂相殘。必至令外人得利也。聞今之言革命者。動引法軍助美國自立之例。或言託外人運械。或言請外人練軍。或言與外國立約。或言與外國借兵。蓋無不操是說。然吾閱歷已久。測驗已多矣。夫欲假外援。亦必已能自立。人乃援之。今聞請外人運械者。則外人據其貲。請外人練軍者。則言語不通。未入土地。而糜費已巨矣。若請外國借兵。與外人立約。則試問洪秀全之時。英國之戈登助誰乎。波蘭欲自立。無助之者。埃及以藩鎮自立。英俄法普德且助土耳其而攻埃。必將如俄人之據伊犁。據東三省。籍口保護其商人。藉口定亂。因而據之耳。國朝入關。平李白成而取明鼎。亦用此法。此實爲中外古

今公理定例矣。各國皆堂堂大國。可取之則取之。誰肯與亂黨結盟哉。以臺灣觀之。當時欲以與英法。尙不肯取。此最近事矣。又呂宋之阿坤鴉度。始與美國立約相助。乃發兵稱自立。以拒西班牙。及阿坤鴉度既背西班牙。美卽背約而取阿坤鴉度矣。夫阿坤鴉度之至誠得民。才略絕衆。苦戰累年。其精誠才志。真可傾服者矣。然究其成就。不過代呂宋人作中人。實與美國耳。於美誠有功矣。雖能脫西班牙之軛。而終不過塗炭其種類。以賣呂宋之土地。人民與美國耳。究何益乎。此乃最近而可鑒者也。又近者波亞欲脫英國之軛。立國旣固。苦戰累年。德皇嘗致電賀勝。荷蘭益以同種而哀之。法總統首見其統領古魯家矣。而前後數年。各國未聞一兵之助。卒以致滅。近觀呂波。遠觀埃蘭。可爲殷鑒矣。吾審查各國之情。已熟。公法具在。國交甚嚴。必無立約借兵者。若其有之。則如美之與呂宋耳。況革命之軍動者。必於沿海之間。各國通商之地。或在某範圍之域。卽軍令甚嚴。而西商之未易保。及教堂之必易擾。此實將兵者。必無暇保全之也。外人必以保護商旅爲名。教士必以教堂被擾爲名。警報一動。兵船紛至。卽以定亂爲名。而據

之也。既無英法之相忘。豈肯聽吾人從容自定之乎。故今之言革命撲滿者。其極不過如菲律賓賓之阿坤鴉度。波亞之古魯家而止。頃德國以俄學生之在德謀亂俄也。且逐其黨十人。近者廣西之變。法人已告外務部。謂於其安南商務有礙。如六月不平。必遣兵代平之。而西撫丁振鐸。已電告法馬兵闖入龍州而革命自立者。猶望外人之助。豈不哀哉。故無論革命者能假外國之力與否。要終於自鬻國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國之故而終至鬻國。又豈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

且倡革命者。必以民權自立爲說。公舉民主官吏爲言。近引法美。切平時勢。合乎人心。當水深火熱之餘。莫不信之望之。夫民權自由之與革命。分爲二者也。歐洲十餘國。皆有民權。皆能自由者。除法國革命外。餘皆有君主。然則必欲予民權自由。何必定出於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國大塗炭。則民權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國之心。愛民之誠。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然則革命者之言民權自立。不過因人心之所樂。而因以餌之。以鼓動大衆。樹立徒黨耳。假令革命果成。則其魁長且自爲君主。而改行壓制之術矣。

不見法之拿破命乎。始則專倡民權。每破一國。輒令民背其主。既爲民主。事事皆俛順民情。而挾其兵力以行之。於是復自爲君主矣。又不見拿破命第三乎。始爲議員。則事事必言利民。新爲民主。則誓守舊章。三年之先。凡衛民厚民保民之事。無不力行。且補舊章之不及。以買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議員百數。民黨頭目。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流於而美嵌監絕地中。擁兵五十萬而稱帝矣。蓋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術必絕倫。又必久擁兵權者。中國梟雄積於心腦者。人人有漢高明太之心。吾見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堯舜華盛頓。法國累更革命。積化百年。定章極嚴。而拿破命第三。猶如此。况中國向來本無議論。更無立憲定章。彼梟雄能指揮十八省者。其擁兵權何止五十萬。如此則何爲不可。夫華盛頓之時。美國人僅四百萬。中國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萬萬人。破萬里之全國者。非有秦政劉邦曹操劉裕朱元章之梟雄術略。好殺自私。必不能也。夫秦政劉邦曹操劉裕朱元章再出。方出新法。以大肆屠戮而行其壓制。而立其君權。其先言民權者。亦不過爲拿破命第三之買民心耳。今所見革命之人。挾權任術。爭錙銖

小利而決裂者。不可勝數。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使其行堯舜華盛頓之事。是望盜跖之讓國也。故即有華盛頓之仁。蓋其人亦只能撫四百萬人。而必不能定四萬萬人。蓋以人心未化之國。非極梟雄術略之人。肆其殺戮專制之權。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國。必無驟出華盛頓之理。不必爲此妄想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子噲之禪讓。豈非絕世高義哉。而孟子曰。稱堯舜而不許子噲者。以人心未至。時候未及。徒釀篡奪之禍也。故堯舜之爲民主。大同之公天下。孔子倡之。而不能即行之。今民主之法。大同之道。乃公理之至義。亦將來必行者也。而今中國。實未能行民主也。世界實未能大同也。譬人方嬰孩。將來必至壯老。然方當嬰孩之時。當有父母抱育之。師長教督之。實未能待以壯老之禮也。今中國新論甫萌芽。乃當童年就傅之時。尙非七十老傅之日。一二文學好異求速之人。日讀法美之書。而不審中國之勢。妄爲此說。此以四萬萬之人。命爲戲場也。餘人不深審本末。但樂聞其民主自立之說。改革新政之言。而嫉於西后榮祿之割地。暴民遂發憤而從之。徒棄身命。沉宗族。而日鬻其宗邦。即幸於萬一。必無而僅有。

之事。至於有成。亦不過助秦政。劉邦。曹操。朱元章之帝業。然則豈其本心哉。善乎。滿人瓜爾佳之言也。瓜爾佳曰。民主者。天下公理也。能愛民變法。天下莫如。皇上。若舉民主。莫如。皇上也。吾以爲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爛四萬萬之人。大戰數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國。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劉邦。曹操。朱元章。拿破侖。爲民主。則益水深火熱矣。即不可謂薄待天下人。或冀幸於萬一。而有華盛頓者出。然與其望之空虛。必無有未可信。未出現。未著效之華盛頓。何如望之已有已現已效之。皇上乎。皇。上。天。生。仁。聖。之。美。質。愛。民。如。子。又。有。變。法。之。大。力。推。破。舊。習。少。即。帝。位。與。人。間。絕。翁。師。傳。教。之。數。十。年。無。絲。毫。滿。人。議。論。在。其。胸。且。深。惡。滿。人。之。守。舊。不。通。而。又。身。歷。艱。難。視。天。位。如。敝。屣。久。習。富。貴。則。忘。而。生。厭。故。有。天。下。而。不。與。不。如。起。自。田。舍。者。有。豔。大。位。之。心。劉。邦。曰。今。日。乃。知。天。子。之。貴。曹。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楊。再。思。曰。但。得。一。日。爲。天。子。死。亦。無。憾。今。士。人。爲。諸。生。時。動。談。高。義。克。己。厲。行。及。一。登。第。策。仕。即。盡。變。面。目。只。談。宦。達。不。言。學。行。吾。自。田。間。至。立。朝。閱。人。多。矣。其。有。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子。

亦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區區科第微末官位。猶足變易志士之素志。況於統一天下。手定山河者乎。曹操自稱身死之後。墓文爲漢故將軍。而贊大業之荀文若。則以爭受九錫賜死矣。此與議員之朝擁戴拿破命第三。而夕則下獄遠流。正同矣。言革命者乎。果能翊贊成功乎。不爲鬪鶴鶉者之互相鬪死。卽爲勾踐劉邦曹操朱元璋之誅戮功臣而死耳。故望之必無之華盛頓之民主。不如望之已效之華盛頓之 皇上也。以 皇上之仁聖英武。通於外事。足以變法。而強中國。以 皇上之久歷艱難。能公天下。足以立憲而與民權。天生 皇上之聖仁。令其閱歷變難。正所以救中國生民者也。夫使衆議紛紜。革命大亂而後能變法。則待之數百年而後成。夫中國爲黃種之獨國。與法美迥異。方今外人侵壓之力。豈能從容以百年之亂待之乎。若欲速變。非君主之權不能也。卽如八股之案。建自王安石。行之千年。漕運之案。始自蕭何。行之二千年。若非以君主行之。豈能一朝而掃除之哉。吾昔遊英京倫敦。未到則極慕之。及遊其中。則尙未有電燈電車也。蓋以衆議辦事之難也。若以君權變法。則舉歐美至美之政器藝術。可數年而盡

舉之。故吾嘗妄謂中國強猶反掌也。三年而規模立。十年而治化成。實藉數千年君權之力而行之。戊戌之時。上未有權而百日維新。成效如此。此僕親辦之事。天下公認之效。非以美言欺人者也。加以是時太后本不願變法。有事必待臣下陳奏而後請於后而裁之。皇上不能自出一新意。吾所請開之十二局。四下軍機外部議而皆駁之。故制度局律例局皆未立。剛毅日挾太后之力以尼新法。榮祿日造謠言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皇上乃無逐軍機督撫之權。一革禮部六堂而帝位即廢。以此無權。尚能轉移浩大如此。若使皇上有全權以行之。法例先草定全體而後頒行。誅竄一二守舊之大臣。以聳其餘。則令下如山。風偃如草。不期月而舉國上下皆變矣。故論政法之理。莫不善於君主。開明專制。莫善於民權公議。而當中國沈疴深重之時。望黃種獨立之日。上適有捨身救民之聖主。則莫善於用君主開明專制之權以變之。如雷霆霹靂。天地昭蘇。藥莫善於參朮。莫毒於天雄。然起沈疴而瀉積疾。則天雄大黃乃爲最效。及既瀉之後。乃以參朮補之。今有聖主而用專制之權以變法。乃今最適時之靈藥。曾效之驗。

方。吾親服之而致效。今德國驟強。亦天下所共見也。亦願抄此驗方。與諸君共服之。故爲保皇之會。所以保國保民也。皇上既早欲開議院。與民權矣。先以專制之君權變法。徐以公議之民權守成。不待革命糜爛之爭。而可安享民權自由變法自強之樂。吾爲中國計。爲四萬萬之同胞計。妄謂莫善於此。

蓋因水陸而行舟車。視病情而施醫藥。地各有宜。物各有適。有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有適於前而不適於後者。今革命民主之方。適與中國時地未宜。可爲理想之空言。不能爲施行之實事也。不然。中國之人。創言民權者。僕也。創言公理者。僕也。創言平等者。僕也。然皆僕講學著書之時。預立至仁之理。以待後世之行耳。非謂今日即可全行也。僕生平言世界大同。而今日列強交爭。僕必自愛其國。此春秋據亂世。所以內其國而外諸夏也。僕生平言天下爲公。不可有家界。而今日人各自私。僕必自親其親。自私其子。此雖孔子亦養官夫人伯魚。而不能養路人也。僕言衆生皆本於天。皆爲兄弟。皆爲平等。而今當才智競爭之時。未能止殺人。何能戒殺獸。故僕仍日忍心害理。而食鳥獸之肉。衣鳥獸之皮。

雖時時動心。曾齋一月而終不戒。此阿難戒佛飲水。而佛言不見即可飲。孔子所以僅遠庖厨也。僕生平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事同權。而今日女學未至。女教未成。僕亦不遽言以女子爲官吏也。僕生平言民權。言公議。言國爲民公共之產。而君爲民所請代理之人。而不願革命民主之事。以時地相反。妄易之則生大害。故孔子所以有三世三統之異也。醫生之治病。不能持獨步單方以行之。志士之治國。亦豈可以革命民主之單方行之乎。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孔子既廣張三世以待後人之審擇而用之。僕亦兼學多方而細審病情而發之。盡備冬夏裘葛之衣以順時令而服之。非稱狐貉之美而五月尙必披裘。稱絺綌之美而九月尙必衣葛也。故審時者無。皇上之聖仁而絕望於西后榮祿。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聖仁則不必言也。有。皇上之聖仁而已遭毒弑之大變而絕望於高邸之無女者。言革命猶可也。有。皇上聖仁而歷劫不壞。則猶有可望。中國自強。生民自由之日。則不可言也。

談革命者。知大事之本難。則又言割據自立。夫觀於臺灣割與他人也。旅順大連灣膠州

廣州灣之割與他人也。夫國者民之國也。地者民之公地也。朝廷不能保。則民自保之。即在朝廷與其饋之外人。豈若還之吾民乎。故言自立者。義較可行。諸君之所居在美。其所感觸亦在美。以屬地成自立者。惟美一國最著也。然考其事勢。與中國大相反者有三焉。第一則遷美之民。本由不樂故國政府。好行自由而遷新地。已有與本國反對之心。是時英重稅既苛。壓制既甚。而十三洲本有議院。事可自立。故一旦獨立。合十三州而公布之。即成敵國之體。若中國人服從政教。結合爲一。已二百年。除一二秘會外。內地官民皆戴服朝廷。間無異志。各省郡縣。皆無議院。言自立者。蓋無尺土一民。與作亂者無異。從何布告。從何對抗。此地勢人心。政體之殊也。第二法深怨英。與美結盟。遣兵贈械。以抗英軍。而拉飛咽之徒。仗義助戰。西班牙俄丹瑞蘭普奧葡皆爲美結同盟而助之。故華盛頓得以成功。試問中國邊方自立。無地無械。安得有此衆大國遣兵助械。皆結同盟乎。第三則美洲遠隔英倫。重洋萬里。當華盛頓時。未有輪船。英國僅帆船爲渡。調兵運餉。事勢甚難。中國則十八省皆爲內地。江海相通。輪船飛渡。一處有警。旬日兵到。其與美國時勢地勢。至

相反者也。且假令華盛頓生美國今日而稱兵。事亦難成。不觀於非洲之波亞乎。力戰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不觀於菲律賓乎。力戰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夫以波亞之古魯家。菲律賓之阿坤鴉度。其人可謂忠義誠勇。才畧絕人矣。而華盛頓之功效如彼。古魯家阿坤鴉度之敗亡如此。非必其才有高下也。時勢之殊故也。又更觀歐美各國自立之情。皆與中國相反者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各國。皆立於拿破侖既流之後。此則見滅數年。各復故國。不與中國同。若道光十年。比利時之自立。因與荷蘭教不同。權不等之故。荷蘭立國。僅十餘年。其基極淺。其地四五百方里。地又極小。歐洲各國視之本甚平等。法方逐君。未暇兼顧。故一動而英法俄奧普皆認之。故獨立得成。今滿之與漢。故同教也。自沈文定李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翁常熟孫毓汶以來。漢人常秉政權。同治時疆臣幾盡漢人。無幾微之芥蒂也。立國二百餘年。結合爲一地。廣萬里。豈與荷蘭比哉。自立者若起。英法俄奧德其肯認之乎。此又不能引比利時爲例也。希臘之能自立也。以歐人咸爲文明之始基故也。既咸饋軍資。而俄方欲挫土耳其之勢。與英法同盟。以兵船助之。俄軍深入

上境。於是三國立王而認之。若中國與歐人異種。言語文字不通。有何感動。而助軍資。又安得三大國遣兵船相助。若果得此事。固可成。然必不可得也。南美秘魯墨西哥等各國之自立也。則以西班牙葡萄牙既滅於拿破侖。殖民不服。各自立國。拿破侖既不能越數萬里海島而征之。立國既定。及西葡復立。亦不服從。乃其自然之勢。非別謀自立者也。近者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之自立。則以耶回之教不同。而耶教被殺。俄英奧法德意六大國。以同教而助之。故能有成。若今言自立。必無督撫之自起。又無同教之六大國相助。更安得成乎。埃及之自立。緣藩鎮因戰功擁大兵而後成之。此與吳三桂無異矣。其力能連破土耳其。至于上國乞兵諸大。英俄奧普且助上而攻埃及矣。今欲自立。既無藩鎮。然其成也。且猶有英俄奧普之攻。然則以白徒倡義。安可得成。匈牙利雖自立矣。然奧合俄而攻之。不及數月。卒敗。又至近者。波亞欲自立也。蓄力十餘年。密購槍彈埋地如山。其同種人亦暗助之。吾見一英官。自非洲戰還者。稱波亞人之蓄積堅忍。苦力苦戰。以散隊避砲彈。英兵出則沒。英兵去則出。地險而多山谷林箐。人自小兒。皆習槍法。善能命中。

憤不畏死。真不可及也。故能以小國抗英累年。然德皇雖嘗發電賀之。荷蘭雖暗哀之法總統雖嘗見之。然何嘗能出一兵救助之哉。彼有同種者猶若是。況中國黃種自鬪。異種之人。正可坐視之而取漁人之利。其何助乎。又若呂宋之阿坤鴉度之脫西班牙而自立也。精誠果毅。苦戰累年。而卒見賣於美。降爲隸屬。徒死國民百數十萬而已。波蘭自有議院。民多秘會。新被滅於俄。因法之變。舉國上下。發憤同心。然累起累敗。印度當蒙古末造之時。亦嘗各省自立。不數十年。而盡屬英人。今英守其孟邁加拉吉打密者。拉土三大鎮之海。嚴禁槍械。印人二萬萬帖。然受治無復能爲。臺灣自唐薇卿自立矣。民心新滅。其熱心至甚。更及簡大獅之徒。累起。皆自槍以下。無庸議也。夫以遠之波蘭匈牙利之熱心。而不能成。近之波亞呂宋之已成國體。蓄力苦戰而不能成。若印度之背蒙古朝而自立。適以召英人而自滅耳。至考之歐美之能自立有成者。則與中國無一而相類。其地勢既非航海之絕域。其植基又無藩鎮之厚力。三百餘年。人心未變。團合久一。有所動作。內外皆視爲亂民。今人之開口。輒慕美洲言自立自立。而考之各國情勢。無一似者。何其謬耶。此

豈兒戲乎。且能起者必在南方通商之地。有兵事必擾西商及教堂。雖極力保護。而亂事既起。必不能保。西商豈肯爲一日之虧。教堂豈肯聽風火之驚哉。若其起事之難。黨爭之情。軍械之乏。兵隊之散。亦如上所言矣。以區區之地。而敵萬里全國。其力必不逮。既亂通商之地。外人必不肯認。當必仍借定亂以取之。狡焉思啓。何國蔑有。故起難事。即成矣。亦徒資敵國。如印度而已。

又今眞能自立。則必各省相爭。即令不爭。而十八省分爲十八國。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感者也。然使果分十八國。則國勢不過爲埃及高麗而已。更受大國之控制。奴隸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而授之外人而已。比爲今日大中國之民。猶有所望者。其相去亦遠矣。夫今地球競爭。爲何時乎。自吾身所見弱小之邦。歲月被滅。不可勝數。若琉球之滅於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馬達加斯加之滅於法。若緬甸波亞之滅於英。若阿霸科爾土爾尼特之滅於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呂宋之併於美。皆近二十年間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變滅之急如此。自爾之後。霸國之義大倡。日人解爲帝國主義者也。小國

必爲大國所併。殆於必然。觀春秋時二百餘國。至戰國所餘。僅七國耳。雖有魯衛中山。不過如安南之隸入藩屬。蓋自今以後。第二等國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強食。鯨之吞鯢。乃理勢之自然也。計百數十年後。所存必僅數大國。自英美俄德法日外。其餘皆不可知者矣。我中國人民之衆。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於歐洲。物產豐於全美。民智等於白種。蓋具地球第一等大國資格。可以稱雄於大地。可以自保其種者也。吾同胞何幸生於此文明之大國。當如何自喜自奮。自合自保。以不至儕於高麗暹羅之列。而爲印度安南緬甸之續乎。凡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物之理也。畢士墨克。生當歐洲盛言革命之後。近對法國盛行革命之事。豈不知民立獨立之義哉。而在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卒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爲德國。稱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權者。而必立薩諦尼爲共主。備力設法。而合十一邦以爲意國。故能列於衆大。爲歐洲之強。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則日耳曼羅馬紛亂數十年。必永爲法奧俄所分割隸屬而已。豈能爲強霸之國哉。夫普意本以小國而畢士墨克嘉富洱則苦心極力合衆小爲大。以致強霸吾中國。

本爲極大國。而革命諸人。號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爲數十小國。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畢士墨克而絕無知識也。則可使畢士墨克之合衆小而得霸。而爲有識也。則革命者力爲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則可法也。印度不數十年而全滅。則是豈不可鑒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弱亡之。奈之何號稱志士救國者。而出此下策哉。幸於一時之自立。而忘同種之分崩。顧於目前之苟安。而不許百年之必滅。何其無遠慮也。寧攻數百年一體忘懷之滿洲。以糜爛其同胞。而甘分一統大同之中國。以待滅於強國。若此之謀。一何與畢士墨克嘉富。溥相去遠也。發憤捨身。不爲大中國。而爲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僕之愚。竊愛大中國愛一統。若其如印度焉。分爲衆小以待滅。此則僕之愚所不敢知。不敢從也。與強國合者昌。與亡國合者亡。僕寧從畢士墨克之後耳。安能法印度乎。

且假如自立乎。亦必當四境沸騰之時。而後爲割據之事。又必當外敵未侵之日。而預爲風雨綢繆之謀。然後可也。未有四境無虞。而喧然唱此。百事未備。而逕欲舉行。無論理勢。

郊廟朝覲。比之嚮者。已有進矣。凡此絨而未成。幽而復出者。皆天命之何如。而僕之愚。又不敢聞也。諸志士而果憂外國之來分割。恐臨時之政府不能保也。實情理之至也。當爲波國之預蓄遠謀。預籌大款。預辦軍械。以十年之力。密密謀之。捨家爲之。待時乃動。乃爲成事之人。豈有如此大言高唱。無端舉行。少有所捐。卽日望辦事。日責成效。而能成大事乎。此又僕所不敢附和者也。

談革命者。又謂中國積弊既深。習俗既久。靜性既甚。守舊實深。雖皇上復辟。亦難大變之。非大震雷霆。大鼓風雨。以洗盪掃除其舊人舊性。如法之大舉革命。然必不能眞變也。故不望其成。但欲其大動大變。以警醒之。甘爲大火。甘爲炸藥。甘爲大疫。甯殺三分有二之人。以望將來之大樂。若其築室以庇之。行醫以藥之。則將來自有其人。今不暇計也。遠引法美之效。近法歐洲之風。謂變法自強。必無安然可致。一統大同之理。不如鼎峙競爭之各出智力。各出議論。此其決裂破壞。無所顧慮。但求欲速以成功名。可謂勇銳殘忍以圖事者矣。僕以爲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性也。豈中國人獨不然哉。方當地球大通。東西互

遇文明交易。新舊相搏之時。在天運爲窮變之日。在大地爲進化之秋。變亦變。不變亦變。順變亦變。逆變亦變。上變亦變。下變亦變。內之自變亦變。外之迫變亦變。時機既動。人心已遷。無論如何。權力必不能以遏天機逆時運。如轉石于高山之上。經危崖蹂林曲。或小停移縮。要之必至釐而後止焉。如沸泉於星宿之源。爲涓流爲小川。爲伏流爲倒流。要之必入海而後止焉。近觀數年之變。自甲午敗後。變法議倡。積極而有戊戌維新之事。其反潮則翻新政廢君上。誅黨人。而積極成庚子拳匪之禍。及都邑破乘輿出。巨款賠。積極而復有近者勉強變法之詔。然而學堂旣開。報館旣出。譯書旣盛。游學旣衆。民智日開。新說日出。即如戊戌之春。湖南已發自立易種之論。幸而皇上赫然維新。故異說稍釋。及己庚之間。溥儀立。京城失。人心騷動。革命之說復起。及去年舊黨漸誅。迴鑾日聞。天下人人側望。咸以爲皇上立即復辟。異說漸靜。及迴鑾後。不聞復辟。至今半年。天下復囂然憤然而談革命自立矣。廣西之亂又起矣。頃聞撤簾有信。而賊臣阻之。嗚呼。此皆李蓮英榮祿二人併力以亡國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環視而不動。是助榮祿李蓮英以亡之也。夫

人心之變。豈有極哉。民主之制。出自公舉。可謂公之至矣。美國之治效。可謂盛矣。麥堅尼之總統。東定古巴。西收菲律賓。可謂殊勛矣。而尙有無君黨以刺之。近年工黨之變。日起。均產之論日多。夫論轉石流川之勢。則千數百年後。必至太平大同之世。羣龍無首之時。公產平均之日。若在今日。則無君均產之事。中國固未萌芽。而歐美豈能行哉。夫美之不能遽行無君均產。猶中國之未可行革命民主也。歐洲須由立憲君主。乃可漸致立憲民主。中國則由君主專制。必須歷立憲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自夏徂冬者。必歷秋之涼和。乃可由盛暑而至嚴冬。豈有一日能成者哉。若夫異說之倡。新說之出。則四萬萬人之衆。困於八股則已耳。既浸以歐美之說。導以自由之路。則爲人心之趨。好異厭常人之情也。聰俊特達之士。魁奇跣弛之人。既樂脫範圍。又喜豎名譽。其必好奇語怪。標新領異。無所不至。乃必然也。荀卿純儒者也。而其弟子李斯。乃至焚詩書坑儒士。韓非乃至以孝弟貞廉誠信爲蝨。吳起曾子弟子也。殺妻以求將。好奇立功名之士。亦何所不爲。不待十五年之內。極奇之異論。必橫出無數。可逆料也。深識之士。當反復其利害。比較其得失。斟酌

而維持之。變則當變。新則當新。保全國粹。扶翼大教。養育公德。豈如淺夫一得自矜。一切不顧。維新是求。維異是尚哉。是鄉人初遊五都之市。矜詫異聞。而侈談之耳。今之極新極異之說。吾廿年前皆已窮思之。然而不敢張言之者。誠以不必教猱升木也。又未至其時。言亦無益。徒生大害也。且既動之後。不能復靜。變亂滋生。不可復止。不觀於法國乎。法之初革命也。廢尊稱。更新歷。起尊崇道理之教。舉舊政舊俗。掃棄而盡改之。舉國若狂。言愈發而愈激。愈激而愈偏。限行政之權。至於事不能舉行。空想之論。使人皆無產。獻工金之半於政府。既無名分。以統一之。於是諸黨爭權而相爭。各省稱兵而反鬪。其革命裁判所。自王后以下。乃至殺戮名士。貴爵數千人。徧派偵探。疑似輒殺。人人疑懼。此則秦始皇之坑儒。桓靈之鈞黨。魏忠賢之誅東林。凡帝國專制之酷政。無此慘矣。已而異黨復起。展轉相攻。黨魁數百。皆被誅戮。凡各黨之爭。甚類晉八王故事。死者百廿九萬人。名爲公議。而其專制過於無道之帝政。欲求治安。而其毒亂過於列國之互攻。蓋革命之餘。必至如此。諸黨大亂之後。懲艾其亂。則厭民主之說。於是拿破侖復立爲君。拿破侖既逐。布爾奔繼

立。法議員則公議嚴刑以罰民主之說。既而有七月二日兩大革命。連逐兩君。復思拿破
命而立其後。及拿破命第三見擒於德。亂民爭位之時。前後三次。巴黎擾亂。死亡載道。貿
易皆無。工賈俱絕。謀食無所。其幸生者。或貧窮而無歸。或積鬱而致亂。於是相與爲亂。劫
掠官民。盤踞宮殿。流血成渠。積骸成山。故民黨之意。雖日倡自主平等同胞。終無濟而益
亂矣。英國鑑之。故寧遲遲變法。而力戒革命民主之說。果得漸進之益。夫以區區之法。區
區之巴黎。一唱革命。變亂無厭已如此。況於百倍法國。萬倍巴黎之中國者哉。其慘狀變
態益難思議矣。且謂中國安然變法亦非也。戊戌篡廢之舉。庚子拳匪之禍。皆始自京師。
已從流血百萬而來矣。各國皆變自京師。豈必邊省並變哉。若遲遲以君權變法。則未聞
有一人流血之事。又豈必引法事爲變法鐵案乎。吾則恐大動之後。湍流直奔。大火延燒。
不知幾百年。而無以善其後也。況敢作俑乎。

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爲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開闢蒙古新疆西藏東三省之大
中國二百年一體相安之政府。無端妄引法美以生內訌。發攘夷別種之論。以創大難。是

豈不可已乎。夫革命之義。出於孔子之稱湯武。而孟子以誅紂爲誅賊。不謂之弑君。此法之殺路易。英之殺查理士。號稱國之公敵者也。故君而無道虐民。雖在漢人乎。逐周厲王於彘而立共和。誅紂於太白而封亳社可也。英之查理士。法之路易。豈非英法之人乎。若其有道。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人主中國。古今稱之。史記稱匈奴之先祖田淳維。夏后氏之苗裔。張晏注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逐水草。隨蓄移徙。故中國謂之匈奴。然則北方之人。皆吾同種。若秦伯爲周文王之子。以居吳。斷髮文身。則不以爲諸夏耳。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以在楚。百蠻之中。箠路籃縷。以啓山林。故亦不以爲諸夏耳。其實春秋之所謂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及戰國時。無以楚爲夷者。漢高祖亦楚人也。而亡秦爲帝。天下古今。無斥其爲夷狄異種者。蓋楚行華夏之禮久矣。然則滿洲蒙古。皆吾同種。何從別而異之。其辮髮衣服之不同。猶秦伯斷髮文身耳。且中國昔經晉時。氏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今中土之姓。劉姓石姓符姓高姓姚姓容姓楊姓段。乃若侯莫陳崇。分爲陳姓侯姓莫姓。紇狄于之分爲狄姓于姓庫連。

之爲連姓。若此之姓。不可勝數。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當時中國民數。僅二三千萬計。今四萬萬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爲夷裔夏裔乎。若必並此而攘之。恐無從檢姓譜而行之也。若如此則莽操革命。可攻漢高爲楚夷。而北省引義。可鄙江浙荆廣之人爲蠻種矣。夫夷夏之別。出於春秋。然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爲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故晉伐鮮虞。惡其伐同姓則夷晉矣。鄭伐許。惡其伐喪則夷鄭矣。魯伐邾。惡其凌諸夏之小國則並夷魯矣。楚莊王入鄭不取。邲之戰。則夷晉而中國楚矣。春秋當此之時。惟德是親。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夷狄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夷狄無常辭。從變而移。當其有德則夷狄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夷狄。將爲進化計。非爲人種計也。楚先稱荆而後稱楚。定哀之世。吳子爵而不殊。蓋據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於太平之世。內外大小若一。故曰王者愛及四夷。又曰王者無外。又曰遠方之夷。內而不外也。國朝入關二百餘年。合爲一國。團爲一體。除近榮祿剛毅挑出此義。已相忘久矣。所謂滿

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其教化文義。皆從周公孔子。其禮樂典章。皆用漢唐宋明。與元時不用中國之教化文字迥異。蓋化爲一國。無復有幾微之別久矣。若衣服辮髮。則漢人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其不安。又歷朝皆少失德。無有漢桓靈唐高立宋徽光明武熹之昏淫者。若夫政治專制之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監大戶加稅礦政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仁皇帝定一條鞭法。納丁於地。使舉國數萬萬人。數百年子子孫孫。永除差徭。無復有車轡馬簫弓箭在腰。爺娘妻子走送。哭聲直上干霄之苦。此則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也。亦可謂古今最仁之政矣。夫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不得爲高官長吏。國民一切不得平等者耳。否亦如元朝之置南人於色目漢人之下。元謂契丹爲漢人。宋爲南人。賤其品流。不得爲宰相。不用中國文字。是則不能不憤而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則爲外相。倚畀極

重。而若孫毓汶之奸邪。獨當國十餘年。滿人側目。無可如何。除近年榮祿以預廢君之謀。獨專大政外。舉國四十年政權。皆在漢人之手。恭醇二邸。位雖最高。但拱手待成耳。卽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乎。軍機除榮祿外。王文韶鹿傳霖瞿鴻禨三相。皆漢人也。若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三督之權。至於朝廷。不敢去之。若將兵之權。尤國所倚。則袁世凱馬玉崑宋慶蘇元春張春發。何一非漢人乎。滿人無一統大兵者。卽爲總督者。僅一崧蕃耳。其極邊將軍大臣之用滿人。則以用滿蒙文字。爲漢人不識之故。而將來亦必改之。觀新疆改省可見。卽今步軍警察。改用漢人。東三省亦擬改行省矣。故除京官滿漢並設。滿籍人少。遷移較易。似爲占優。然當時分設滿漢者。已自有故。乾隆時舒赫德曾請刪除滿漢。謂開國時。聖祖本欲刪除。後恐滿大臣權大。至使漢人無官。有若元時。故特分滿漢之缺。然則所以分之之故。蓋專爲漢人計也。且江蘇廣東。人才相等。而廣東進士額少。至數十。天下事原不能極平。豈廣東可以此攻江蘇歟。若外官則惟才是視。絕無滿漢之分。至海關織造等官。明世原用閩人。而土人不屑爲之。今滿籍之貪橫。尙不如明世宦

官之甚也。然若東三省新疆西藏蒙古爲本朝開闢之地。而漢人今得官其間。此宋明漢之所無。亦足以少相補矣。此外惟八旗兵餉數百萬。獨爲虛糜。然自滿大學士舒赫德松筠等。皆嘗欲改爲屯田以養之。袁太常昶亦嘗言之。昔盛祭酒伯熙與吾言。滿兵挾弓箭坐食日益窮。不如改業農工商賈。反足自謀。除選練精強。仍充兵藉。餘聽爲民藉謀生。其滿藉人亦知其弊。以爲宜改矣。僕昔亦嘗言之。皇上然之。則此事之改必矣。皇上復辟。必妥籌良法安置而改之。然則國朝之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旣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俄羅斯所以爲大國者。豈不以旁納諸種之故。然則滿洲之合於漢者。乃大有益於中國者也。苟未至民主之時。帝室統系必有一家。終非人人所能爲。亦不過如前朝之漢劉唐李宋趙明朱耳。且惟滿蒙乃稱奴才。漢人則與宗室並稱臣。皆比肩事主。無所屈下。今微論聖主變法自強。能公天下。即使西后榮祿或後之當國者。更肆專橫。亦豈能禁四萬萬人而不聽開議院參政權哉。以戊戌推翻新政。而辛丑已復行之。近且有滿漢通婚之論。然則大勢所趨。即頑鋼權

強亦不能不俛首而移變。然則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夫以平等權利如此。英普奧意荷璉班葡日本人自爲國政。不過如是。但不如法美人之得爲大統領耳。是豈可以奴隸言之哉。今者割地鬻民。賠款剝民。誠可痛恨。然此但太后榮祿一二人之罪耳。於滿洲全籍人無與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千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其餘僕所識宗室之英。士夫之秀。通達大義。樂於維新者甚多。何爲因太后榮祿剛毅一二人之故而盡攻之哉。文明之國。科罪不及妻孥。野蠻之刑。誅連不過十族。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併一國而坐罪株連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併現成之國種而分別之。是豈不大悖謬哉。夫以太平之理。大同之道言之。無論黃白棕黑之種。同爲天生。皆爲兄弟。並宜親愛之。今雖未能。然而大地旣通。萬國合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語未通。教化未同。猶當在內。其國之例。與之加親。吾遊印度北邊。遇廓爾喀西藏哲孟雄人。待吾加親。開室以居。吾糞麥以食。吾凡遇中國人。尊之曰叔。而敬禮之。以不通言語不同教化之人。緣念同國。且及藩屬。其敬恭親愛如此。悠然動吾內其國之想。何況

滿人合爲一朝。同化中國。教化禮樂言語服食。無一不同者乎。故滿洲在明時則爲春秋之楚。今則爲漢高之楚。純爲中國矣。或者動引揚州十日之記。兩王入粵之事。皆當時之塗毒。若思復九世之仇者。此蓋古時文明未開。敵國相攻之常。項羽白起亦中國人也。而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萬。白起坑趙長平降卒且四十萬矣。故在開國之時。萬國未通之日。分別內外。猶之可也。方今大地既通。諸種並遇。若匈牙利土耳其。說者方引而親之。以爲同宗。況滿之與漢。雖非謂同母之兄弟。當亦比於同父異母之兄弟。猶爲一家也。然以同父之子。乃惡異母之兄弟之襲爵。當羣盜環伺之時。乃惡而欲逐之。且實因襲爵者之妾母之管家擅權。私自盜賣田舍於鄰家。乃併其襲爵之兄弟。及其異母之羣季。一概欲盡誅逐之。不顧外患。惟事內訌。同室操戈。他人入室。無端生此大波。立此亂說。於倫理爲悖而不順。於時勢爲反而非宜。翮其反而何未思也。夫今日中國積弱。衆強環視。苟漢之與滿洲。割而爲臺灣。亡而爲印度波蘭。則必不得政權平等自由之利。是則可憂也。然既非其比矣。則國人今日之所當憂者。不在內訌。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則必

當舉國人之全力。聚精會神而注於是。或可免也。方當同舟共濟之日。若爲內訌。則兄弟閱牆。外禦其侮。恐爲阿坤鴉度之能脫於西班牙。而適利美國之漁人。至時則永爲奴隸。永無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乃國之志士。不能審此。而顛倒誤用之。吾恐若印度眞奴之不遠矣。昔戊戌在京時。有問政體者。吾輒以八字言之。曰滿漢不分。君民同體。皇上甚韙之。因言魏文改姓遷都事。皇上決將滿漢二字刪除。凡官之分滿漢缺者亦刪去。其任官惟才。不問何籍。各地駐防。皆附其地。聽其謀四民之業。其滿洲舊姓。皆取一字而行之。如魏故事。故只有所謂中國。無所謂漢滿。帝統宗室。不過如漢劉唐李宋趙明朱。不過一家而已。不築隄防。何有水漲。雖欲攻滿。何從攻之。近者粵督陶模。曾上滿漢不分之摺。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體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爲一家者也。且卽以爲別種。歐洲各國。且有迎君於異國者。不可勝數。蓋歐但求民權自由耳。若君則如一大席位耳。終有人領之。不必其同國也。如一省之官。不必本省紳士爲之也。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耳。若其無道則去之。何謂併其全國一律攻訐之乎。揣革命者。

必爲此言外引華盛頓印度波斯之拒英。阿坤鴉度之拒西班牙自比。以謂保全其種。不爲人奴也。今上推滿洲種族。則出於黃帝夏殷。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帝位只劉李趙朱。滿族類於南陽豐沛。其餘無不與漢人共之。與漢人同之。豈得以奴比之哉。漢人科第仕官。權任亦與唐宋明同。豈若英之與印度。西班牙之與菲律賓。種族教化禮俗服食言語無一同。政權大官無一分授。權利自由無一平等者比哉。豈與美國本出各國合衆者比哉。豈與波斯已滅比哉。豈與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不同國教比哉。而妄引比例。情事不同。君而無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實推其意。不過爲起兵動衆藉口耳。然則革命自立。皆不可。而西后榮祿常柄政。則吾同胞當安坐以待滅亡鬻賣乎。是又不然。試觀數年以來。推翻新政。禁報館。捕黨人。停學堂。止譯書。其暴橫之舉。與前百年歐洲諸國之壓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廢八股弓刀漕運開學堂。譯西書。派遊學。滿漢通婚矣。風潮所捲。正反相承。其後不能復止。皇上而復辟。固能維新自強。以與民權。皇上而有變。必有變亂相隨焉。有僞朝篡亂而可久者乎。况西后

榮祿皆已老矣。昔戊戌之時。吾開保皇會於京師。合京朝士夫。及各省舉人爲之。首言民權。以上無變政之心。則當由下變之。由下迫之。己亥上。之幾廢弒也。以海內外四十餘電。而不敢行矣。若能大集鉅力。及開國會。多派游士。多開報館。以啓民心。大明民權。積以月日。民必風從。盡易內地。起自京師。然後爲英國五十萬人遞稟。而請議政之權可也。夫考之歐洲之事。則各國皆行立憲。而國勢安固。民權自由之樂如彼。法國獨爲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國勢陵夷。喪亂滅裂之害如此。審之中國之故事。則必秦隋蒙古之無道。又無洋鎗輪船之精巧。乃有匹夫革命之事。今求之時地事勢。而皆非。考之人心義理。而不協。而妄聽一二人之辯言。以構滔天之大禍。而斬削分鬻四千年一萬里之國土。毒戕塗炭四萬萬之同胞。此則仁人志士所不爲。而僕萬不敢聞者也。僕已破家沈族。無所不可爲。而終以爲不可者。時勢事理皆非宜也。諸君何苦沈七族。捐父母。而爲此鬻國害種。必不成之事乎。保皇之會。開之累年。徧乎百埠。己亥救主之電。凡四十餘。賊臣因以震懾。皇上賴以保全。此亙古莫大之功也。今累塔至尖。覆山欠簣。而節變於中途。失忠於末路。

舍保皇已成可望之功。而圖革命必不成之舉。甚非策也。若夫僕者受 聖主之知遇。贊百日之維新。親受衣帶之詔。躬受籌救之責。數年以來。與諸公戮力。勤王無成。罪宜萬死。夫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乎。來書頗謂開保皇會累電救。上可謂忠矣。而舉朝咸目爲逆黨。指爲匪會。逮捕相仍。誰能白之。雖忠無益。夫忠義者。人之自靖自獻耳。豈顧人之指目哉。且事實之眞。可蔽亂於當時。未有久而不白者也。日本維新。元勳莫不數西鄉隆盛矣。而當時咸目以叛徒。今則上野公園。銅像巍然。人之立志。當貫初終。豈因外之暑寒燥濕。而少變之哉。某君來書。謂劉元德親與董承奉獻帝衣帶詔。而乃經營荆襄蜀漢。以立王業。天下不非之。蓋以存漢祚爲大也。若使垂手坐望獻帝之復辟。則是終爲曹操之所有。是存小忠而失漢業也。今 皇上挾於西后榮祿之手。雖迴鑾而無權如故。榮祿自挾天子而令天下。於今五年矣。若如漢獻故事。是中國永割。而吾黃帝四萬萬神明之胄終亡。則是不行革命所致也。夫君與國孰重。一人與四萬萬人孰重。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豈可徇小諒而忘

大事哉。是其說甚辯。而亦不然也。當獻帝時。羣雄割據已成。大勢瓦解已定。獻帝必無復權之理。即使復權。而獻帝既非英主。羣雄既皆立定。亦無恢復之望。故先主不得不取荆益以圖存漢祚。若今者各省。有已割據者乎。大勢有已瓦解者乎。不過六十老翁之西后榮祿二人擅朝耳。舉國大小臣工。下及民庶。外及友邦。莫不歸心。皇上一日歸政。天子當陽煥然維新。以上定立憲之良法。下與民權之自由。在反掌耳。皇上既非獻帝之比。今亦豈漢末之比哉。時事迥殊。亦不能附會古義也。願諸君審度時勢。力終其忠義。厚蓄其實力。姑少待之。無誤於異論。無鼓動於浮言。無惑亂於少變。堅守保皇會義。聖主必復。中國必全。幸福必至。刻心寫腹。幸察鄙言。不勝惓惓翬翬之至。

康有爲既告美洲各埠。其書既布。乃書其後曰。當國之權臣。及保位之疆臣。無以吾言爲喜幸也。無以革命者難舉。無所憚而益肆也。夫自割臺灣而不能保。而人心變矣。則有發革命者。及割膠旅也。則湖南有獨立之說。幸有聖主維新。大慰人心。天下歸之。人望自強。萬里之中國。二百年之宗社。僅賴聖主而存一綫耳。庚辛大變。皇上無恙。人望迴

變。可以復辟。今迴變數月。不聞能復辟。薄海內外。騷然自望。即向之竭忠於本朝者。多已翻然變改矣。蓋以變法自強。非皇上復辟不能也。今政府既經半年。無復辟之事。無變法之心。向之望復辟者。既不可得。遂絕自強之望。則不得不思變計。以謀自保。月來所聞。消息絕異。加以廣西直隸之亂。人心大變。不獨四年來所無。實二百年所未有。蓋向者人猶望復辟之自強。今則別謀革命自強矣。向者不過變自小民。今則變自士夫矣。此其大變。又洪秀全之所無也。以大變如此。而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榮祿方且以拳匪罪魁。幸八國不請殺革。受其愚弄。爲得計。方且以復攬國權。結姻親王。納賄賣官。爲得計。深宮方且以息肩頤和。復能臨朝。爲得計。各疆臣方且以和約幸成。竭力剝民。坐保高位。爲得計。各宗室之英。從龍之裔。方且以國家無恙。富貴可長。爲得計。庚子之慘。僅閱彌年。而舉朝酣嬉。竟若無事。上之不聞觸讐狄人傑之謀。下之不聞平勃朱虛五王臨淄之策。遂無一人爲二百年祖宗血食之謀。社稷保全之策。中國安存之計。力圖皇上復辟。以維繫人心。固存宗社。奠安生民者。夫所以爲國者民也。所以扶立者人心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至於人心盡變。則有土崩瓦解之患。若法國之仗士倒戈。親臣首難。禍起蕭牆。釁啓腹心。人皆敵國。五步濺血。豈待邊省之弄兵乎。夫以數月之不復辟。大變已如此。再遲年月。豈復可言。豈復有人能調解之乎。豈復能以兵力彈壓之乎。豈如外國有和約可訂定乎。人心已盡變。敵國已隱成。遼瀋蒙古。皆無可歸。至時不獨太后有路易查理上之禍。榮祿有井伊大老之慘。各宗室之英。必爲法阿旁拿破侖之族。傍皇奔走。身死無所。各從龍之裔。亦恐蹂躪剪絕。屠戮淨盡。各老大疆臣。同歸於盡。至是乃悔。即使皇上復辟。亦無濟也。夫民不畏死。深憤大怨之所注。豈復有成敗之計哉。以萬里四萬萬人之怨恨忿怒。同注入於京師。以四萬萬人之怨恨忿怒。同注毒於一人一族。萬弩齊發。同射一鵠。此豈復有以禦之者哉。夫外患猶可避也。內訌無可避也。邊亂猶可平也。近變不可禦也。法奧意之君相被逐。其前車矣。勿謂戊戌以來。四年之變之不急。而輕視之而傲很之也。後此四年之變。乃積前四年之變而乘之。又積十年之毒而發之。其厚大急激。久經閱歷。得要以圖。眞不可量也。勿恃重刑嚴兵。可以恐之而絕之也。則法王路易罅禮。奧王飛蝶。南奧相梅。

特得。所以嚴兵重刑者至矣。而適足以殺其身亡其國而已。嗚呼吾甚痛。列祖列宗艱難締構之業。而頃刻亡於此一二賊臣之手也。吾尤痛千萬億宗室之英。從龍之彥。爲屈忍於一二人之權力之故。而甘賣祖宗之大業。自剪其數百萬之種族。自殺其身。自禍其家。以從之也。是以庚子慘禍爲未足。而必求國亡種絕而後已也。即爲太后計。與其久不歸政。而致殺身亡國。是以熱河陝西之幸爲未足。而更求漸臺之慘也。孰若歸政。皇上猶得保全暮年。而見中國之自強。陵廟之血食也。即爲榮祿計。彼固甘心亡國。而不顧矣。然固憂其身。故騎虎難下也。與其久竊一日之柄。而身家必不能保。孰若早歸大權。遠遊外國。猶可自免也。寢薪火之上。而自以爲安。無一日之謀。而偷以爲樂。噫嘻。安有爲國爲身而如此者乎。要而言之。及今速請。皇上復辟。以強中國。則國朝二百年之社稷。猶得與英日帝統而並存。從龍數百萬之裔胄。猶得列華族之富貴。中國四萬萬人。猶得以安存。萬里之土地。猶可以自保也。再過一二年乎。則人心盡變。神州陸沈。天地慘黯。雖有聖者。無如之何。是則榮祿首其禍階。而同時宗室之英。從龍之彥。封疆之臣。所共甘心發憤。

以贊助亡國滅種者乎。在諸人之心。或謂吾年已老。可幸苟免也。而禍患之來。速於風火。李文忠七十難免甲午之辱。徐桐八十難免庚子之慘。蘇威遭王世充之廷辱。王衍遭石勒之排牆。嗚呼。願我王大臣無忘庚子之禍。無忘元世庚甲之變。無忘明世甲申之劇也。嗚呼。願臨朝執政者。讀英文殺其王查理士。法殺其王路易。逐其王罽禮布爾奔。奧逐其王飛蝶南之書也。摩娑壇廟之鼎鐘。披視開國之牒記。其存乎其亡乎。皆視一二歲之復辟否乎。光緒戊子之冬。吾上書言日本朝鮮事。舉朝笑之。及甲午乃不幸而言中。今吾復言此。若又不信。大禍復見。重不可救。獨痛捨身救民之聖主。而無權無力。坐觀亡國之慘。此則誰之罪夫。其惟奉詔孤臣。死罪死罪而已。

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康南海先生發明孔教眞面之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出現

孟子尊孔子只稱春秋然自漢後僞左行而公穀廢微言大義遂絕三世之義不明則春秋亡卽孔教微南海先生于二千年後創悟出魯春秋原本與孔子筆削春秋之迹別成文之春秋凡二本又發明春秋之義爲不成文之口說以著升平太平之義凡大地各國後數千年之窮變通久皆預陳之新義至理抉經心執聖權石破天驚皆中國數千年所未發誠中國至正而葩至奇而法得未曾有之書也凡新學舊學及考教者應莫不爭先快睹全書十一卷臘底出版

上海三馬路三百七十六號
北京廠甸海王村公園

長興書局謹啟

康南海先生中庸注

中庸者子思述聖祖之德專明孔子之聖道非泛言德行也然二千年人誦之寡能識之故孔教闇而不明康南海先生乃發明之此非爲中庸一篇之注庶幾孔教之本末精粗可得而窺南海先生各經注次第出現特以此爲孔教全體故先發之欲明孔教者當必先覩爲快也

佳紙三角次者二角

代售處上海三馬路長興書局白

法國大革命記

法之召大亂也。以初開議院之制未善也。當時民黨領袖人望最高者莫如伯爵米拉名士伯利名將侯爵拉飛咽。其宗旨不過欲改專制而行立憲耳。乃心王室而擁護之。忠忱固甚盛。拉飛咽以助美自立。仗劍成功。吾遊美華盛頓故宅。觀其遺像。英姿颯爽。未嘗不起敬。其高義也。然能成大功於助美。而反貽大禍於祖國之法。則以診病未審。方藥誤發也。其方藥之誤。何也。則拉飛咽以美國政治之平等政治有效。欲以美國之政施之法國。而不審國勢地形之迥異。於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亂也。是猶醫者治病不審表裏虛實。而以驗方施之。其病在實在表者。而效則病在裏。在虛者。必反而不效矣。夫苟但執驗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審夫病者之老幼強弱。表裏虛實。則天下執一驗方。新編八人。可以爲名醫矣。有是理乎。醫一身。既無是理。況診一國之病。得其表裏虛實。其理尤難。而謂可妄執他國之驗方。以望瘳己國之痼疾。其可行哉。悲夫。以拉飛咽之忠勇。下愛同胞。上忠君國。一誤發身。親經驗之。美國藥方。遂以大毒。法國且自毒其身也。以拉飛咽之忠。

勇。至。誠。立。功。經。驗。天。下。士。也。少。有。不。慎。禍。毒。若。是。况。無。拉。飛。咽。之。經。驗。而。忠。誠。不。及。拉。飛。咽。者。乎。且。夫。拉。飛。咽。所。持。美。國。之。驗。方。實。天。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權。平。等。也。主。權。在。民。也。普。通。選。舉。也。此。至。公。至。平。之。理。聖。者。無。以。易。之。實。大。同。世。之。極。則。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時。實。難。躡。等。拉。飛。咽。不。審。先。後。緩。急。之。宜。見。義。勇。爲。遽。發。權。理。案。乃。以。暴。斃。吁。其。可。傷。也。以。普。通。選。舉。故。當。時。法。二。十。五。歲。男。子。僅。五。百。萬。而。選。舉。人。已。四。百。二。十。九。萬。餘。人。凡。鄉。市。之。吏。任。參。議。參。政。之。職。者。多。不。能。讀。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亂。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權。與。巴。黎。不。相。屬。乃。改。州。縣。分。全。國。爲。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縣。而。市。鄉。官。衙。置。四。萬。七。千。餘。雖。百。千。人。小。鄉。亦。設。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國。之。民。三。十。人。必。有。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識。字。豈。獨。不。知。治。獷。悍。橫。行。無。所。不。至。議。員。與。官。吏。如。此。故。釀。成。大。亂。也。夫。立。法。之。學。至。深。且。遠。以。今。日。美。國。之。久。安。長。治。而。法。吏。刑。官。皆。舉。於。民。多。議。其。不。能。稱。職。不。若。英。國。况。於。法。國。初。變。之。時。人。才。尤。乏。乎。以。其。舉。於。民。黨。故。悍。鷺。之。人。若。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埃。卑。爾。易。伯。爾。諸。人。皆。以。

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殺戮。慘無天日。始以除王黨。繼以除異己。不擇善類。不論民黨。互相爭權。流血徧地。斷頭臺上。無能免者。首創變法。始倡革命。諸功人。莫不戮屠。無遺種。以是釀成恐怖之世也。夫議院之有下上。以互相制也。田間少年。勇悍之人。與貴位老成。謹重之識。相劑而調之。乃底中利而得中適。宜今以主權在民。只有衆議院。而無上議院。民權既盛。慍悍持權。動輒屠誅。人皆不保。故賢士大夫。不逃則戮。卽在民獻之。夫良善皆誅。而惟悍敢狡。驚之人。可以在位。故挾其獷悍之黨。日以流血爲事。無復義理之可言。其兇橫有過于無道之秦。政。隋。煬。萬萬倍者。以是諸因民權之害。遂如洪水決隄。浩浩蕩蕩。懷山襄陵。大浸稽天。無所不溺。亦若猛獸出柙。無所不噬。此則拉飛咽誤師。美國之毒也。夫萬法之對於人。羣無得失。是非惟其適宜。譬猶藥之補瀉。亦無得失。是非惟其對病。苟不對病。則服人參一斤者。亦可發熱而死。且藥必加製煉。乃可用也。不製之藥。反可生病。民權固爲公理。然不知製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則誤服人參十數斤。誤飲補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已。況於服砒霜。飲烏頭。而又無分兩之度。限乎死矣。死矣。無可救矣。法

也。人既入於恐怖而拉飛咽部下皆入嫌疑刑之戮之痛哉自作孽不可追之忠勇拉飛咽

法未革命之始先已毀教殺僧民無教義禮法以服從其心綱紀蕩然如猛獸假於自由以恣兇橫無君無師無教無學無禮無義賊民興喪無日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乎觀法大革命七年中而恍然也自巴士的獄破衛軍撤王以一身爲民擁遷於巴黎自是白龍魚服喘息需沙螻蟻噬之矣至是巴黎市會擁盜國權以法衛刀鋸驅除異己米拉伯爵雖欲解散民會仍擁王室路易十六君后亦肯降心相從后則約會於公園以釋嫌言好君則訂予俸還債以簡在爰立然新舊兩相之黨交擠之米拉卒不能執政以行其君主立憲之策而齎恨以死拉飛咽以督護國之大軍稍資擁護苟延旦夕然始則失意於后妃應得巴黎市長而失之於革黨伯書終則民黨漲大誅戮獷悍人心全變反以拉飛咽擁護王室爲非大功宿望因此頓失乃反軍而討之力已不逮進退失據卒爲降虜流離英倫而死嗟夫以二子之才望忠誠志在立憲以安君國豈有比哉然行之無序遂以毒

亂。法。國。中。欲。轉。移。則。能。發。而。不。能。收。夫。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將。倒。焚。無。能。自。主。且。以。自。斃。焉。此。豈。米。拉。拉。飛。咽。所。預。料。哉。嗟。夫。忠。義。人。望。若。二。子。者。亦。可。鑒。也。夫。

西。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拉。死。王。孤。立。亂。民。中。無。所。恃。六。月。乃。走。依。布。意。爾。侯。爲。亂。民。截。還。出。走。凡。五。日。民。黨。決。廢。之。幸。拉。飛。咽。以。護。國。軍。彈。壓。之。封。雅。各。伯。社。王。室。少。安。君。主。立。憲。之。機。賴。此。一。綫。然。捕。亂。民。而。法。院。畏。不。敢。問。乃。釋。之。亂。民。無。所。憚。於。是。復。熾。當。王。出。奔。時。搜。得。王。之。私。書。多。非。難。民。會。之。語。用。是。藉。口。至。十。月。再。開。議。院。不。許。用。舊。員。於。是。被。舉。者。民。黨。悍。猛。之。人。充。斥。其。間。而。貴。族。王。黨。鮮。敢。舉。者。其。有。一。二。中。立。之。人。皆。畏。懦。不。敢。與。民。黨。爭。於。是。平。野。黨。山。岳。黨。出。而。大。革。命。大。恐。怖。之。期。至。矣。拉。飛。咽。以。一。木。支。大。厦。欲。以。君。主。立。憲。定。國。以。中。流。人。士。執。政。如。捧。土。以。塞。孟。津。無。所。濟。矣。

平。野。黨。者。及。倫。的。黨。也。羅。蘭。夫。婦。及。伯。書。主。之。此。黨。多。福。祿。特。爾。門。人。講。哲。學。主。無。神。者。人。才。最。多。

山岳黨者。雅各伯黨哥爾得爾黨爲之。皆下流人士。而羅伯卑爾段敦馬喇諸屠伯主之。以主權在民爲義。昔者北勒達尾州議員會於雅各伯寺。因以爲黨名。漸徧全國。陷巴士的獄。魯國王。皆是黨之議也。馬喇自蘇格蘭習醫。後歸爲新聞記者。巴黎人心爲之大變。其言動曰。非盡殺貴族。二十八萬人不能變法。

段敦猛厲。年三十爲政社總理。羅伯卑爾出路易大學。雄辨而通哲學。實爲革命之主。是時州郡已變畫地之制。皆聽命於巴黎。於是巴黎市會實執國權。拉飛啣既失。市長而革黨。伯書得之。於是段敦羅伯卑爾馬喇皆爲市會議員。而斷頭臺上之機。人人無能免者。王侯。螻。蟻。蘭。艾。同。焚。爲。古。今。未。有。之。慘。焉。

當路易十六之被幽也。求救於列國。法諸貴族擬立王弟康對公於哥不倫德。亦求救於列國。歐土諸王。多法王宗戚。又慮革命之風潮。波於己國。於是咸止國爭。而助法王。奧普俄班及瑞典撒丁。與日耳曼選侯之大國。咸同盟謀法事。自是列國聯軍七聯。七解。凡二十四年。死人四百餘萬。皆爲法也。法革黨欲播民主義於全歐。路易十六度民黨必敗。亦

謬爲決戰。王政黨欲拉飛咽得兵權。亦主戰。於是改新政府。增新兵九萬。與舊兵合十五萬。奧普同盟軍十三萬。直開戰矣。是時法旣大亂。各郡邑不聽巴黎之令。各自募兵爭亂。類於無政府。舊伍皆逃。僅餘五萬。新募卒。未經訓練。隊伍將皆無閱歷。法紀甚亂。而奧軍新破突厥。實爲百戰精練之師。於是諸將皆無戰意。紛紛棄歸。幸奧將持重太甚。與普王不協。然亦長驅而入。與巴黎僅隔大林。惜不敢穿林。普王自挑戰而敗。適全軍大疫。死者四之一。於是撤軍。還蓋革黨之不亡。法者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保守也。若聯軍無疫。則革黨覆而全法分矣。

路易旣幽。諸將皆請幸其軍。而路易日夜冀援軍之入。皆謝之。亂民要其撤衛兵。又聽之。護國兵請以死衛王。皆謝之。專恃外援。民黨忿敵軍之入。以救王。乃由散而合。益思速弒王。以絕敵心。宜其死也。路易一誤於拒議會。再誤於撤衛兵。三誤於不用米拉伯爵。四誤於不倚拉飛咽。五誤於中廢及倫的黨。六誤於不聽諸將及護國兵。而恃援軍。於是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矣。路易固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即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

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亦甚哉。雖有護國兵四千五百憲兵勤王兵千餘人。瑞士親軍九百。然大勢全去。豈能救乎。即護國兵帥曼達。不被市會之給。亦無濟矣。至是也。拉飛咽尙負其宿望。乃欲以單騎責議院。則被攻爲變節布告爲公敵。又不挾兵攻亂民。而身反爲降虜。何其慎耶。當王之將戮。而訊於議院也。從容慷慨。及倫的黨至是流涕嗚咽。力爭其死。即羅伯卑爾馬喇之酷橫。亦不能仰視。拒敵統帥杜馬利耶迴軍欲救王死而遲不及。然拉飛咽與及倫的造端於先。勢必難收。於後。至是一則詰難民黨。一則流涕力爭。拉飛咽杜馬利耶挾數十萬之兵。不早平亂。黨至是乃憤。則人心已變。徒爲降虜。及倫的黨被誣。通敵助王。全黨受戮。究何補乎。故謂縱火者能縱之而不能收之。除互殺至盡。如鷓鴣之鬪。然無他途也。法之故事。可以鑒矣。路易之死也。道絕行人。市廛閉業。婦女寺僧。多憤死者。一書賈發狂。一理髮者自盡。人民多以巾拭王血爲紀念。則遺愛已深。非衆怒而衆殺者矣。

西千九百九十三年八月既殺囚王之後。九月二十一日。開共和議院。則亂經三年。王政

絕而民政始矣。于是各黨議員皆從事革命之人。而主民政者。雅各伯黨號稱山岳黨。僅卅餘人。擁巴黎市會之亂民爲主。而最橫酷者也。羅伯卑爾段敦馬喇爲之魁。及倫的黨人才最多。兼有政府之權。伯書羅蘭路伯等主之。惡亂民之橫酷。而思保守焉。其中立之黨。則各郡縣選出之議員也。人數尤多。亦附之。皆深惡巴黎市會山岳黨之酷虐無道。思有以制之。然當大亂世。尤橫暴者。必銳敏。必得一時之勝。其稍有人心。稍顧公理者。必瞻顧而近于懦弱。則必敗。故二黨皆終歸于糞粉。而山岳黨得全勝也。然以火濟火。亦同歸于盡而已。當開議院之日。兩黨卽互攻。皆互以勤王相誣。及倫的黨路伯欲調兵守議院。及易市會議員。本黨衆情。瞻望不盡贊成。僅設十二委員。以控巴黎市會。乃執馬拉付之法司。而法司皆山岳黨人。釋之。于是山岳黨人益恣肆自喜。知及倫的黨之無能爲矣。夫及倫的黨。常有議院多數內閣大權之時。又爲全國郡縣所歸心。其視山岳黨人。僅數十。僅有議院小數之權。若如路伯之議。去之易矣。而不乘勢同心。以力去山岳。則兩雄之爭。必有一敗。少敗則必不自保。事勢之常也。然而及倫的黨必不能以力去山岳。

也。蓋其黨人多名士。學人研哲理。知公義。行事賦刑。皆審輕重。即其敢于革命。亦由于憐小民之壓制。而捨身拯之。蓋本於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殘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攬權位爲志願者也。夫當兩爭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則必不能妄殺人。既不能殺人。而不禁人不殺。已則必爲忍人所殺矣。于時大亂之餘。飢民無所得食。相率從亂。山岳黨欲勒富民重捐。凡三百四十兆以濟之。及倫的黨事洩。十二委員會捕易伯爾囚之。山岳黨令亂民圍議院。而請釋易伯爾。梓議長及倫的黨伊斯那爾于壇下。散十二委員會。中經兩日之暇。及倫的黨尙不同心協謀。以兵力去山岳黨。集議紛歧。乃揖讓而請退會。惟於釋易伯爾之事。尙爲力爭。於是慄悍之山岳黨人。夜擁巴黎二十八區之市民。部署民兵八萬大砲百六十。以襲議院。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其伯書路伯等逃匿。皆被追搜而囚焉。于是全黨名士皆上斷頭臺。自殺巴爾德至伯爾及奧二十一名士。僅費時三十分。巴黎市長伯利首創革命與法王弟荷爾良公及羅蘭夫婦同時並戮。平野黨議員七十一人爭之亦死焉。葬之路易墳旁。吾輿過而見之。豈意革命諸名士即從葬於弒王之旁哉。

是時法國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盡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歸心及倫的黨者也。皆哀民望而憤山岳之無道同興問罪之師。是時勤王黨率聯邦大軍橫壓法境。其於滅巴黎之山岳黨亦至易矣。然與勤王黨宗旨不同。諸州主者亦復意議紛歧。軍事散漫。卒至敗績散去。於是法革命正黨及倫的終而法之恐怖時代出。大亂綿於八十餘年。流血至於數千萬人。不亡國幾希。誰生厲階慘禍。若是吾不爲羅伯卑爾段敦馬拉易伯爾埃卑爾等諸酷毒民賊責而深責及倫的黨諸志士也。今夫奕至小數也能奕者不預知六七着不能圖勝也。即僅知三四着可謂深遠矣。然下棋立敗。何況國政之深奧民變之奇幻。其狀之深遠繁奧有預算千萬着而不能盡其害者。今以中國數千年治亂興衰之多。故其事變得失至易鑑矣。既聚古今萬億聖哲以策之而防于此者。失于彼所患猶日出于意外。况大革命之事古今所鮮。經常道所未由。即諸志士當開議院抗王命之時亦未嘗逆計夫大革命之全局當革時之變狀若何。既革後之變狀若何。變若何來若何因應之。且雖有智者欲逆計之而事變之來如風吹火焚實不能料。則預爲因應之法亦無所施。

也。夫以事變之奇幻。欲逆計因應而不得。而及倫的黨在當時。實見寸行寸而爲之。非有能預計將來者。譬猶庸醫未識病症而敢妄用砒霜之毒藥。大黃之瀉劑。其不毒殺人者幸耳。夫以及倫的黨諸志士。其學術多出於福祿特爾以救民水火爲心。能捨身破家以當大難。以成其迴天蕩地之大業。欲革命則革命矣。而革命之後。坐視兇殘無術阻之。遂以全黨投於灰燼而不能少救。恐怖之禍身既不保。生民塗炭。法幾危瀕。亡者數十年。則非及倫的黨諸人所及料也。當及倫的黨譁唱革命之時。若預知後禍之恐怖流血甚於洪水同事之兇殘害民甚於猛獸。吾度諸賢之必不敢高言革命也。于何知之。以山岳黨欲弑王。欲加稅。欲虐殺。而及倫的黨皆爭之。既不敵。則全黨請退。其正直光明之概。仁愛慈惠之心。蓋實爲救國民而來。而非爲爭權勢而起。若宗旨出於救民。不能救而且吮而食之。豈惟吮食之。乃令徧地流血。才哲賢美。蘭艾同焚。無一免者。則雖尼羅之暴。臣民第度之屠。猶太亦無若法革命之大禍。夫及倫的黨以不忍於法。民壓制之苦。而惡其君而欲去之。豈忍于山岳黨恐怖之兇。而肯從之。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黨之兇殘。孰得

失焉。以法國君主專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羅伯卑爾專制之淫威。孰爲得失焉。夫以區區加富民稅之小害。及倫的諸賢。寧失民心。舍全黨而爭之。不肯從而謂恐怖狂戮賢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萬禍。垂八十餘年之彌天大惡。及倫的諸賢。忍爲之乎。故諸人革命實出於不忍民之心。而未知適成屠民賣國之舉也。諸人惡山岳黨之兇殘。寧甘退會。讞譴而猶不忍調兵捕戮。而謂肯忍屠殺全國之人。宰割賢智。同於羊豕。以爭權勢乎。豈知當大任臨大機者。少有退讓禍敗隨之。豈非所謂騎虎不能下者耶。當猛獸對大敵。不能克勝。反爲吞噬。豈非所謂當機不斷。反受亂者耶。然鄉曲自好之士。猶不忍妄戮一人。況於志士仁人乎。夫凡能以救國救民爲志者。必具有不忍人之心。況於講哲學談公理。至以博愛同胞。令人人得自由平等者乎。夫博愛同胞。救舉國之人。置於自由平等之地。雖千歲以後大同之世。至聖大仁。猶難言之。苟勿遽求其效。但以此爲志。便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不肯爲之概。堯舜猶病孔佛爲難。卽亦不責求志行義之實。但旣高揭博愛同胞之號。則仁心仁聞。自觸於不忍之懷。來已不能如梟鷲之英雄。殺人不瞬。漠然不

關其心。蓋凡稍言公理者。必有仁質。必有義心。必有輕重之裁量。而不肯襲殺無辜之全黨。宋襄之不擒重傷建文之寬待燕棣。所以敗也。魯隱之不殺桓公。陳宮之不殺曹操。曹爽之不殺司馬懿。我不忍彼彼將忍予卒反噬也。故當大變。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猶豫不忍。敗悍毒之奸雄。必以兇忍捷疾勝此古今之故事也。及倫的黨。既藉亂民之兇。以革王室矣。既日與猛虎遊矣。而欲佩玉鳴琚。以止張牙舞爪。以小惠大讓。而當亂賊暴人。其何異秣薪膏油。以止大火之焚。鑿孔決隄。以捍洪濤之濫乎。夫有救民不忍之心者。必不能妄屠無辜。既不能妄屠無辜。必被反噬而失勢。仁賢失勢。則必屠伯悍賊。執政必至各爭權位。而互相屠戮。內相爭屠。則必多疑而立嫌疑之獄。以羅織無辜。則必猜忌而惡才賢之人。以剪除異己。積之既久。偪之既極。於是人人但思自保。不復顧有人理。而非常之殘殺隨之。故同志同黨之必互殺。恐怖流血之自然。此非羅伯卑爾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也。故夫人人以仁讓相處。則安然可久矣。人人以爭殺自保。則慘息相對矣。是故其始也。立憲黨與尊王黨爭相惡而相殺。王黨敗矣。無王黨之敵。則立憲黨與革

命黨爭相惡而相殺。及立憲黨亦敗。革命黨全勝矣。則中和黨與悍激黨相惡而相殺。中和黨敗矣。悍激黨全勝矣。則悍激黨中又有極悍與不甚悍之黨爭而相殺。夫既悍無人理者。則必攬權植勢。則雖同黨同心同功。同難亦必以爭權相忌而相殺。前者既作。後者隨之。迭代更殺。無有已時。朝權暮戰。附葉連枝。飛蛾投火。同歸燼期。蘭玉碎焚。流血橫尸。億萬驅除。獨令奸雄之起。挾兵力而坐受之。乃掃兇殘。救水火。民久疫於大難。得蒙煦咻。咸忘前事。而樂戴依。則復於一君之專制。而數十年數百萬之流血。何爲觀於法革命乎。始則名將拉飛咽杜馬利耶之仁心。義望以欲行憲政。附會革命黨而卒爲革黨所陷。死中則及倫的黨羅蘭伯書伯利數十人。首創革命。至於成功而卒爲山岳黨所襲。誅死終則山岳黨中段敦易伯爾埃卑爾爲羅伯卑爾所殺。死以羅伯卑爾之雄卒爲黨人所殺。而凡預於革命之役。無仁暴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能免者。百廿九萬人流血。以去一君。卒無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侖爲大君。復行專制而已。嚮使拿破侖第一少戢梟雄。慎保綠位。則世君法國至今不改可也。然則百廿九萬人何所爲而流血哉。追源禍首及倫的黨。

諸志士仁人不慮事變妄倡革命大罪滔天無可道也。

且法國大革命之不亡其國也抑幸賴羅伯卑爾馬喇諸屠伯悍賊之酷毒絕無人理耳。當聯軍之入討也苟非忍心盡誅勤王立憲黨不論賢智忠仁而皆殺之則聯軍功成而法可亡當大亂農工之皆絕財政之困匱亂民之叫囂也苟非忍心酷毒盡奪諸寺領僧產盡奪諸貴族富室大商之物業則必不足以支國用而給民食則食貨絕而法可亡當勤王軍與全歐各國聯軍入法全法八十郡縣及拉枉德郡農民義軍之環攻革命軍也苟非忍心酷毒驅十八歲至卅五歲之公民三十萬人出戰不從者殺則法可亡盡誅豪富下及農工令舉國人皆無所措惟投足軍隊可救生命於是英猛之士咸樂從軍既有英猛壯士故可以靖內亂而抗外敵故法之不亡賴羅伯卑爾之妄殺以迫成強兵隊也乘聯軍之不和勤王軍與義民軍之不睦乃以極酷虐無道行其極酷虐無道之策四面完成故能自立此其間若稍存人理有一綫不忍之心則無以清內之異己無以充內之兵食無以聚內之猛士卽無以拒外之強敵而法國必亡羅伯卑爾諸賊行其酷毒之極點

故反得揚其革命除君主之討檄於全歐。此如秦政隋煬之必有所成。張獻忠李自成之必有所立。彼固不雜不蕪。故能堅成一體。但飄風暴雨必不能久。沸湯烈火旋即熄滅。既背人道豈能有成。破壞既盡一切空虛。眞如佛所謂大劫焉。少即滅亡。徒爲他人作驅除難耳。是其究竟者也。而生際其時居於其國者人民何罪。蒙此慘劇。耗矣哀哉。則及倫的黨與米拉拉飛咽杜馬利耶諸賢。貽之禍也。然則謂諸賢操刀以殺此才智無辜之百廿九萬人。當亦諸賢所爲法受過也。吾國久廢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與法之十萬貴族壓制平民。事既不類。倡革命言壓制者。已類於無病而學呻矣。好名之人一唱百和。無賴之徒因勢謀利。非有深知得失。出於不忍而救民水火者也。當平世羣居爭錙銖之利。相怨相攻。甚且造謠相殺。蓋無所不至矣。上海相傳。至有無三人之黨。無十日之交。蓋僅空唱革命之談。全未有分毫之事實。而惡薄已如是之甚也。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已觸目接踵矣。奚待革命之成而恐怖之期必至矣。但法國革命之時。全歐機汽未行。故革命之徒得驅市民以當列國。今則兵艦砲隊皆經百練。迥異法時。我又爲黃種之獨國。白人紛紛。

虎視逐逐。莫妙於假定亂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實。恐吾國革命之徒。雖酷毒。至於極點。人理可以絕。無比羅伯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驅市民而當諸白之強敵也。然則豈止流血百廿九萬哉。不盡殺四萬萬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爲白人之奴隸馬牛而已。無論其不應革命及革命不成。即使果成。此則吾國革命後之效果矣。然則嗶嗶言革何哉。論者或謂革命可也。惜無人才。假得真人。義熱實心。以救國救民爲事者。則可矣。惜吾國民智未開。人格未至也。以吾謂無真人而假託革命。謬談自由。其爲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國民智大開。人格皆至。才哲如林。義熱實心。救國之人。無數。以言革命。則其禍酷必更烈。而亡中國愈速焉。吾國所謂民智人格義熱實心救國救民者。能得及倫的黨諸賢於願不已足乎。及倫的黨諸賢。皆大哲福祿特爾之徒。一國之才秀。人望歸之。故其敗也。八十

六州皆爲興義師。以爲復仇討罪。然益以增流血百廿九萬人之數。助成魚爛鼎沸而岌岌幾亡而已。若果如此類之仁賢愈多。則其愛心未除。而必不能盡行無道之事。優柔不斷。驅策不前。夫經革命之後。全國散漫。控御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

耳。蓋行歧道者。不至踏兩船者。必溺。反不如羅伯卑爾等。無道已極。尙能專制保國也。今僞慕革命者。心儀自由。畏稱專制。浮慕共和。謬事開議。雖操一舟。不可行。治一家。不可舉。而欲革一國之命。不其遠乎。手搖覆屋之大機。從容退讓。以鳴和而授羣賊。以大柄。羣賊乃縱火燎原。同歸於盡。是誰之過歟。不深觀數着之棋。而妄奕。猶不可也。無知小兒。弄兵戲火。自殺自焚。已而已。而吾觀今談革命之人。非無至誠義熱救國爲心者。亦頗有文學之士。不察知中外。從其扇動者。皆因日擊國弱。積憤牝朝。無所發紓。鬱極生變。蓋中國甫當開關。未經閱歷。盲者試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蓋憂國至極。以爲舍此無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憂國之心。亦可原矣。然諸至誠義熱之人。其才賢義憤。能比及倫的黨。諸彥乎。吾國事勢。其比於法乎。才賢果能比於及倫的黨。吾國果類於法國。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廿九萬人。貽禍八十餘年矣。况以吾國比於法之。不倫不類。而諸白強國之環。伺眈眈乎。果能爲及倫的黨之賢。而愛國也。其惡中國之壽。而促之云爾。

及倫的黨既殲盡。議院權亦失。於是兇悍之山岳黨。握法國全權。無敢少睨視者。而以爭

權勢來者外爭，既盡內訌，即起矣。

山岳黨魁羅伯卑爾馬拉段敦。於是裂而爲三黨。又相競焉。馬拉者。市民黨。先爲及倫的黨。俠女哥爾底所刺。而其黨人埃卑爾旭墨及易伯爾代爲之魁。仍擁亂民。而據巴黎市廳爲樞要。於山岳黨中最殘暴者也。凡破壞一切。皆其黨所爲也。

段敦者。哥爾德爾社之主盟。稍平和。嘗惡同黨之暴。而與及倫的黨結。爲司法卿。有內閣之權。

羅伯卑爾。久據雅各伯黨。爲魁。尤梟鷲。自馬拉死後。負其資望。欲專制全法。而徐圖爲王。而與己並名者。惟有段敦。則尤忌之。既有安利訶八萬護國兵爲爪牙。乃立國安委員會。掌全國權。在議會之上。使其幕僚十二人。桑非古敦總委員會。掌政權。兼收海陸軍。又令哥羅德爾波亞入市廳。以分馬拉黨之權。以都馬掌革命法院。又收地方自治權。乃造誹謗。段敦與埃卑爾交惡。而助段敦以殺市廳黨。三月二十日。自埃卑爾旭墨諸渠。及無政府黨魁五十人。皆戮之。四月五日。遂誣段敦通王黨。而阻革命。以兵脅議員皆畏之。而畫

諾。市。民。皆。譁。然。終。執。而。殺。之。並。戮。其。黨。人。散。其。哥。爾。德。爾。社。羅。伯。卑。爾。既。剪。除。異。己。之。政。敵。又。慮。同。黨。人。之。圖。己。也。以。自。保。之。故。猜。疑。愈。深。既。立。嫌。疑。之。刑。謀。除。向。之。同。事。自。山。岳。黨。議。員。及。警。保。委。員。國。安。委。員。民。政。議。會。委。員。皆。盡。去。焉。且。揚。言。於。議。院。而。不。著。其。名。於。是。同。事。人。人。疑。懼。於。將。爲。段。敦。也。密。謀。之。七。月。二。十。七。日。於。議。院。反。執。羅。伯。卑。爾。而。誅。之。並。執。其。心。腹。護。國。兵。帥。安。利。訶。革。命。法。官。都。馬。二。十。人。與。其。親。黨。七。十。三。人。並。誅。焉。此。則。所。謂。惡。毒。既。盡。將。自。斃。必。無。幸。逃。者。無。得。而。議。焉。

渠魁既除。又分爲二黨。殺羅伯卑爾者。爲其親黨哥羅得。波亞比羅。巴勒內等。專以悍殺爲事。又甚於羅伯卑爾者。是爲恐怖之殘黨。擁國安警保兩會之權者也。段敦之舊黨。收合議院衆黨。名爲焦月黨。平野黨。久惡山岳。亦歸附焉。人數遂多。氣勢漸振。乃逐哥羅得。波亞。而廢市廳。設警察財政二司。以代總巴黎市政。於是數年。跳梁之酷毒之市民。黨乃得掃除焉。人心厭亂。於時有良家子編少年軍隊。與護國兵隊結合。以助議院黨。隨所在以勦亂民。既擊敗雅各伯黨。乃禁閉革命法院。與革命委員會。殺酷吏之革命法院長。

甫幾坦比爾及難得斯郡守加利爾下恐怖黨魁哥羅得波亞十餘人於獄亂民兩起救之聚衆至三萬餘人圍議院盡逐議員欲復恐怖之政至夜少年軍隊救至大敗亂民殺山岳恐怖殘黨四十餘人囚六十餘人竄六十五人於是七年兇殘革命之山岳黨誅耑乃盡矣其後王政黨再結雅各伯餘黨爭權擁護國兵三萬而起爲拿破命所破是爲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八月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黨派無數不論窮兇極惡之山岳黨平和義熱之及倫的黨附和中立之平野黨皆輾轉相殺同歸於盡亂黨亂民無一免者其始同託名於覆王政其中覆君主立憲其後則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異黨相殺或同黨而以爭權相誅於一黨之中又分數黨於小黨之內又分親疏異黨屠盡則同黨相屠疏者屠盡則親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圖保衛究則無同無異無親無疏不保不衛一無所得只有盡上斷頭臺以爲結果而已其究也合數百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卑爾之專制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於一拿破命之專制君主然則所以大流血殘忍無道者果何爲哉且夫彼革命之政論甚高揚揭博愛

以爲名。彼革命黨之政策。無他。以上斷頭臺爲實。彼革命黨之言志。甚俠。皆以捨身流血。救國救民爲詞。而必日殺同志同黨。左右至親。以爲自保。夫彼革命黨能捨身流血以救國民。則不思自保可也。而無如革命黨之徒。思自保以殺人。且至立嫌疑之獄。捕至立殺也。夫革命者。果思自保。則勿妄殺人。或可保也。既妄殺人。而猶思自保。必不能也。汝妄殺人人。亦將殺汝。安能保也。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亂也。作亂者之必無秩序。無理義而爭權也。其必至同志同黨。至親左右。展轉相殺者。勢必不可已也。董卓之亂也。卓既誅矣。而李催。郭汜。樊稠。張濟。爭而相殺矣。洪秀全之亂也。楊秀清。思篡之。于是其東南西北。王殺楊。秀清。而又互相殺也。豈惟亂人。其諸學道者。猶難之。凡人談學。則易共事。最難。雖有道義。至交。刎頸相與。一至于共事。則不能相容矣。蓋名譽利害之切于身。人人相反也。人既相反。不能不出于自爲。則必相失矣。十年道義之磨礪。不及一事利害之反攻。遠觀於陳餘。張耳之交。近觀于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之事。則聳然矣。當曾左之互劾也。曾文正曰。不意同里起乎。戈矛石交。化爲豺虎。幸而諸公非爲革命者耳。否則諸公必相殺矣。撥亂之。

舉事勢至難。名分正而力足。猶未易定。亂況于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不解剖割之學。見小病而動操刀。其有濟乎。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之從何方來耶。夫當革命黨之舉事而語之曰。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則何不觀法之往事乎。夫既必死而不能救國。則不如早自刎而勿害多人之少爲愈也。

法以革命故。流血斷頭。殃及善良。禍貽古物。窮天地古今之兇殘。未有比之。今略舉其大端。表之以爲前車之鑒焉。

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亂民始創市廳。募市民四萬八千。焚官舍。燒關門。停百業。破巴士的獄。殺守將數人。已而亂民廿餘萬。成大兵團。氣焰益熾。虐殺首相弗勒隆及其壻。迫大農輸粟而殺之。凡巴黎貴族富豪有資財者皆殺。各州民效之。皆燒諸侯城。襲吏尹邸。殺掠之。中家人無罪。亦視爲貴族。皆殘殺而掠之。有一縣焚邸第六十七家。掘墳無算。於是富家豪族皆走外國。議會不敢開。

十七日。王族皆出奔。王黨並從亡。其貴族留者咸被戮。于是十萬貴族。日日逃亡。八月四日。廢封建之議成。則數百年壓制既掃除而亂可平矣。然亂愈甚。蓋亂民益昌。則不止如其向之求望而遂止也。

十月六日。亂民鑿戰王宮。衛士皆死。挾王遷巴黎。商工半逃亡。財政盡壞。乃奪教會地。占全國三分之一者。值二十萬萬法郎。定法官由民舉。于是狡毒橫恣之小人。司民命。而恐怖生于是矣。於是燬全國寺院。崇塔巨刹。皆燼。典禮廢。家族亂。法紀皆蕪。而大亂成。法令寺院名勝。不若羅馬者。爲是也。

西一七九一年六月。王出奔。爲亂民截還。王權盡矣。王黨二百餘人皆逃。亂民數萬起。兵幸拉飛咽以護國兵平之。死者無數。此亂殺無辜民三千七百五十三。焚屋無數。于是貴族教徒擁康對公爲勤王軍。據來因河而內侵。以聯盟軍數十萬來。州縣亂民四起。馬賽則犯市廳殺吏。老幼男女皆囚。殺囚六十餘人。投尸教皇宮。

六月二十日。亂民圍王宮。八月八日。斐蘭黨主救王。亂民擊斐蘭議員六百餘。于道流

血呼號。護國兵總督曼達被刺。瑞士衛兵三百餘騎皆死。乃燒宮殿。破鏡器。焚古書。毀寶器。發陵廟。掘諸名相之墳。焚寺社。毀第宅。法國千年之寶盡矣。其王侯舊蹟至是一掃而空。

八月十九日。開革命法院。選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於抗革命者。皆捕殺。瑞士親兵都督巴隆巴塞曼侯。著名記者德羅索亞並殺。段敦乃日以殺勤王黨爲事。行大索。令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戶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者日五千。人以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每屠者殺百數十人。曩殺亞卑獄亦盡殺之。曩第宅寺舍。殺男女老幼流血成河。殺瑞士殘兵五十四人。自三日至六日。殺孔西爾囚二百八十九人。格拉勤舍丁囚三百人。他獄千二百二十二。人圍比塞德爾獄。皆非國事犯也。亦盡殺之。乃令各縣鄉皆設革命法院。以刺客三百人充警兵。沒邸寺之財。搜掠富家。脅奪財寶。逢富人於道則奪其金。白晝盜橫行。政府不罰。且與分贓焉。

西一九三〇年六月。主革命之及倫的全黨被執。殺八十餘州起問罪之師。山岳黨徵

兵州縣少壯皆從軍。圍里昂。糧盡城陷。凡富人有罪則殺而焚其家。其無罪富人則錮而沒其財。無知勞民則逐之。毀全城市。凡值七百萬。盡毀寺院。捕市民皆下獄。投尸於河水。皆赤。又毀土倫城市囚八十。聾盲之老者以其富八百萬也。

拉枉德州人八十萬。歲爲勤王之舉。且守教甚篤。與革命黨不共戴天。募義勇八萬。挈棒提小鎗以爲戰。革命軍以二十萬大兵破之。曼市之潰死者二萬餘。旣困疾疫。渡河皆溺死。敗兵八萬。僅餘三千。乃派拉客自婦嬰悉殺之。令最兇惡者爲隊。任所欲捉人民。收產業燒屋舍。乃至犬馬木石皆仇視之。尙以行刑遲煩。置囚於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禮式。或對縛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結婚刑。凡臺刑水刑死者一萬八千餘。此外死者三萬餘。河流皆臭。二百里間水赤。烏雀集啄人尸。魚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錨多獲尸。尸投海者沙魚海獸噉焉。

九月十七日。布嫌疑刑律九條。凡有非革命政府悲歎而播言者。殺不責。王黨中立黨者。殺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與貴族豪紳僧侶及溫利黨通交者。殺不喜新憲法者。殺。

不。效。力。於。巴。黎。市。廳。者。殺。出。入。上。級。社。會。者。殺。曾。爲。立。憲。黨。刺。飛。咽。部。下。者。殺。不。力。求。自。由。者。殺。急。言。危。論。聳。人。民。者。殺。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捕。而。戮。之。法。院。調。查。應。殺。者。七。十。萬。人。

於是慄悍無賴。皆充委員。亂民益擅殺戮。名將加斯丁以被疑通外敵殺。王妃殺。自王族貴族僧侶。凡有門地。資望。皆殺。資主銀行。大商。及有才學者。亦殺。蓋以平等之說。不容有才能階級。富資也。農工商賈。漂泊淪亡。不在囚則逃域外。發祠墓。盡仆寺廟。悉收其寶器。移於市廳。旣主無神論。大汰僧尼。勒大僧。正哥配爾。去僧。還俗。皆令誓不信教。改歷度廢禮拜。葬送弔唁。祈禱之事。奉娼女。美拉爾。爲神。立於議院壇上。而衆議員拜之。於是毀桑特尼之大廟。掘太祖匹賓之陵。發顯理第四之墓。寸斷其體。掘法蘭西士第一及路易第十二之墳。斷其頭及腕而拋之。全國城塞宮殿。及王侯名將相名士之像。以及名寶。皆毀。焚無餘。亂民賤婦。踐踏帝王英雄之骨。以爲快。以自然爲教。一切無可信者。故舉古今之信仰禮義。皆掃除之。道德廢盡。男女惟淫亂。有溫良純正者。目爲教徒。或勒王黨。非革命。

黨。即。及。禍。以。服。污。穢。粗。野。之。服。行。兇。險。亂。暴。之。行。爲。愛。國。之。據。

吾聞上海愛國社言革命者皆服粗野而行險暴。何其類法國耶。幸事未成而未至恐怖時耳。蓋言革命之人其氣兇兇。皆掃除一切。故不待導引而其歸必如此。可畏哉。千聖教之而不足。一二兇人一日挾之而有餘也。此如服毒之怒。發無可醒解。其毒盡則已斃。旁觀視之憐之怪之。無如彼誤服。當恐怖時。國囚逾三十萬。但巴黎已逾八。毒何也。若其清醒。豈肯盲從。日發狂舞。刀殺人。且以自殺哉。

千禁囚會談。惟坐待死。囚車晝夜載道。被捕驚悸。母子兄妹相抱而哭。死別貴主名媛。相繼屠戮。法官皆兇徒。不詳問北部。求刑使勒班。捕近縣民二千餘。皆殺之。西部加利爾更酷。難得斯市囚常四千。獄室空空。僅鋪濕草。男以賄女。以淫。僅得偷一日之生。兒童則立斃。當恐怖時。始則刑貴族。大僧中則及地主富室。終則及於縫衣理髮靴匠農民。但其他鄉市遇人即殺。見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補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異者。日揭博愛自由平等爲徽。乃假博愛之名。以爲屠隊。用自由之義。以爲囚獄。假平等之說。以殺奪富資。剪除才望。稱自然之美。而縱淫盜。一時之才子佳人。名寶古物。皆汎掃淨盡。比之黃巾黃巢之禍。尙遠過之。而飾絕美之名。以行其兇殘之實。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國人。

尚。妄。稱。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師。之。此。則。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

當羅伯卑爾以嫌疑刑殺人時。日不下三千。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巴黎六十五萬人。殺其四十分之一。初時囚千六百一人。至五月囚八千二百四十一人。革命黨報自記之。自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被刑之數。表之如左。

一八、六一二

內中

貴族

男 女

一、二七八
七六〇

僧

男 女

一、一三八
三六〇

工人及其婦

一、四六七

平民

一三、六二五

里昂

九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變被殺者

三一、二〇〇

攻圍中因恐怖飢渴而死者

一八〇

兵士侵入私家所殺者

四五

姪婦之死者

三四八

死於七月二十九日反動變亂者

一四五

囚死者

三二

自殺者

四三

馬賽

戰死者

六五九

囚死者

七九

土倫

死於攻圍中者

九、〇〇〇

被虐殺及水刑者

三、〇〇〇

囚死者

一六〇

射死者

八〇〇

投入海中之婦女及兒童

一、二六五

南部地方

三、六〇三

拉枉德州

男

九〇〇、〇〇〇

女

一五、〇〇〇

小兒

二二、〇〇〇

村落之被盡滅者

二〇、〇〇〇

難得斯州加利爾為知州時屠毒數

兒童

五〇〇

水刑 銃刑

一、五〇〇

女

水刑 銃刑

五〇〇
二六四

侶僧

水刑 銃刑

三〇〇
四六〇

工人等 水刑

五、三〇〇

囚死者

八、〇〇〇

自殺者

四、七九〇

妊婦之死者

三、四〇〇

餓死者

二〇、〇〇〇

總計

一、〇二七、一〇六

此外因革命而發狂者

一五、二五〇

此表外。如九十三年九月二日被虐殺於法巴黎亞瓦伊及加爾美等之牢獄者。死於克

拉西爾亞威農者。在土倫馬賽被銃刑者。在比德安被鑿殺者。尙不在內。又由此表觀之。凡因革命之變故而死者。概爲中下之人民。而如貴族大僧仍居極少數也。然則名爲革命。王侯之命。實則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

革命黨以自由爲名。今將其壓制非常令民大不自由列表於下。

西千七百九十三年春制定一切物價。凡貨物非市場不得買賣。使吏嚴行監督。如米穀帛牛酪穀粉肉類家畜車馬船舶木材等。有關於軍用之貨物。無論其爲原料品。爲製造品。總稱之爲軍需品。制定其價目。政府隨時買之。其價銀則僅發當時極低價之紙幣。強使通用。名是購買。實則與徵索無異。當時物價較三年前之市價增高十分之三。又禁囤積居奇。各商人皆將貯藏之物品。揭明日錄。即一私人之雜物。亦不許暗藏。勞工所得之勞銀。亦與品物同視。較諸三年之實率增加十分之五。著爲令。政府隨時起勞役。或造器船舶。或築道路橋梁。其銀亦皆強用紙幣。尋又因物價及幣價之高低不一。嚴禁爲投機業。投機商探市價買賤。賣貴以圖其利者也。視銀行家資本家貿易投機商等。皆爲國賊。如經商於外國。或貯金。

於外國均干厲禁廢滙票使法國之國產物及製造品不得輸出於外苟有持英國所產之物品者則科罪

是時財政紊亂已甚公家從豪強中奪得全國之地三分之二悉行出售得資七十億萬圓以支辦政費軍費猶嫌未足乃更增發三十五億萬圓之不換紙幣即中國所謂空票也僅得救一時之急尋又於全國之市村各設革命委員會所委任委員無慮五十萬人使搜求非革命黨悉捕輸之此等委員皆極激烈之雅各伯黨也其日俸三鎊計一年總額實二億三千萬圓蓋法國當時各黨類皆俊秀之倫徒賴國庫以爲衣食傲於四民之上而微弱凡庸者則蟄伏於下獨負擔納稅之重任觀財務卿加謨奔之所報告九十三年八月政府一月所支出之政費實爲一億二千萬圓而國庫之所收入者尙不滿其四分之一於是欲補足其空額不得不時時發行此不換紙幣在八月十五日紙幣流通總額已十五億一千萬圓而自革命起發以來所發行之總額實有二十億四千萬圓之多後猶每月累增一億萬元因此生計非常惶恐幣價低落無所底止而物價愈騰民之生計倍窮時

比塞格爾總督北軍。月俸只得千六百圓，其實獲現銀不過八十圓。又總督拉枉德征討軍名訶斯者，嘗欲購一戰馬而無財，特請於巴黎政府發給云。觀將軍猶如此，則兵卒之窮困更可知矣。政府財用不足，發行十五萬萬鈔，鈔價大落。於是復下嚴令，強禁紙幣與現銀之價格不得歧異。有犯者罪禁錮六年。因此負債者均以濫賤之幣償債，債主得無用之紙幣，不能有益於資產而負債者之數多於債主也。受此怨憤，無所告訴，於是信用委地。平昔之富民漸窘，乏貨物之銷數頗衰。工廠諸業殆全歇絕，職工勞民失業，無所得衣食。

地方農民亦不願受此極低價之紙幣也。

當時紙幣之價一圓只值十錢

囤積米穀不肯發售，用是巴黎食

米愈缺。警保委員會乃分遣吏員搜米，商家且發行米票計人口限制食量於麵包店前攔繩使買主雁行而進。且派警吏鎮其騷擾，貧民皆不得飽食。遂千百成羣赴市廳哀求給米。市廳乃白其狀於民政議院求救。助之策當時巴黎市廳藉此貧民為其權勢，故不得不救濟之。議院亦徇市會請選拔兵七千人編成革命軍隊，分遣於各郡縣徵發。

糧食。此兵士皆大猾。劇盜以徵發爲名。強奪民衣食。有不順者。加以苛責。投之於獄。政府更從議員中選出巡檢吏十八人。分派各郡縣。強徵軍馬軍器糧食被服等除馬匹爲農耕工作所必須者留之。餘悉徵發供政府之用。又收貴族亡命者宅第。改爲造兵廠。在巴黎更起一大造兵廠。收全國之鐵工玉工徵發各地之農產物。以頒給巴黎市民。其量實抵全收穫十分之九。加之政府定麵包一封給價紙幣三鎊。分配於市民。而給用低價之紙幣。實與無價同。不過徵商人以養多數之亂民耳。又收全國寺院之鐘。改鑄一鎊之小錢。益從民間強募政費軍資。譬如歲人有二萬圓者。勒捐至一萬五千圓。餘如麵包酒牛肉米麥菜菓石炭木材乾酪金巾草綿衣等雜貨。苟有隱藏不發賣者。或買占者。皆處死。各市村派公吏隨時入人宅搜索。據商品目錄檢其物品。拒其搜索者。罪囚或死。又隨意制衣物價。以買巴黎市亂民之歡心。而全國農工之窮蹙不計也。因此財界生大恐慌。全國商業相繼停閉。工作中絕。幣價益落。買占不行。市僅餘劣貨。於是入繁盛喧囂之巴黎。如行墓地。令人心意衰落。而貧民之不得食者。至大舉。議院脅迫之曰。今者民無所得。

食。除。食。富。豪。之。外。無。他。法。云。

革命政府猶強壓。向來止查定製造品之價格者。今復定原料品之價格。凡原料品及職工皆收入官。不得爲私用。凡營商業在一年以上者。禁無故廢業。或被嫌疑者。錮之。此時無有合股公司。銀行家大賈。被送於刑場者。日有所見。富豪之徒。皆畏縮潛蹤。滙兌家門。可張羅所謂自由者。若是矣。今吾國愚者。不求其實。而慕襲其名。而主革命者。尙以此誘人。果如所願。則不過如法之淒慘困苦而已。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能幸免。其懸法革命之拓影。以爲覆轍之鑒夫。

法國何爲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會橫。稅斂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也。

吾國地大。古之封建。率千數百里。即極小之子男附庸。亦有地數十里。夫地大則民多。卽使封君稍無道。而多取於民。亦易供給。且我春秋封建時。民稅於諸侯大夫者。王者卽不稅之。又無大僧寺院之捐納。故民猶易支。若法地僅二十萬英里。其視吾四川一省。僅較

大。四。萬。英。里。耳。此。四。萬。英。里。作。國。王。自。領。而。全。法。國。有。貴。族。十。萬。是。猶。我。四。川。百。縣。每。縣。有。一。千。封。建。小。國。也。夫。每。縣。有。一。千。小。國。則。僅。如。一。鄉。之。大。而。已。法。民。當。時。二。千。五。百。萬。是。每。封。建。國。平。計。不。過。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之。時。侯。封。削。除。尙。餘。四。萬。則。每。縣。地。尙。有。四。百。小。侯。亦。不。過。一。鄉。而。已。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其。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全。國。六。百。萬。人。則。每。侯。國。僅。百。五。十。人。而。已。破。碎。微。小。僅。如。中。國。一。小。地。主。而。貴。族。與。公。侯。之。號。尊。驕。汰。侈。自。侯。族。以。外。尙。有。家。宰。及。治。民。羣。官。皆。仰。食。於。此。數。百。之。民。其。諸。侯。在。此。么。麼。境。內。皆。有。專。制。君。權。設。宰。官。張。警。吏。稅。官。捕。役。法。吏。書。記。皆。備。牢。獄。絞。臺。生。殺。刑。威。皆。自。專。之。恣。意。征。稅。任。情。徭。役。按。戶。派。金。揣。肥。量。瘠。侯。不。自。理。委。之。宰。官。宰。官。不。自。理。委。之。稅。吏。稅。吏。不。自。親。委。之。差。役。層。層。中。飽。層。層。敲。剝。或。故。入。人。罪。而。沒。收。其。產。田。十。年。不。耕。者。亦。沒。收。之。江。海。船。沈。亦。收。其。漂。泊。物。其。他。營。苑。園。開。道。路。築。橋。梁。營。城。壘。之。事。皆。役。其。民。不。發。工。金。夫。以。此。數。百。之。民。而。供。應。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之。以。故。棄。家。行。乞。散。走。他。國。山。童。田。蕪。淒。涼。滿。目。民。愈。少。而。地。愈。荒。

地愈荒而侯愈貧。侯愈貧而苛征愈甚。民困愈不可言矣。本領之封君征徭既如此。其甚也。此外國稅尚有免兵之征。後遂爲人頭之稅。雖無產業者亦復人征二十法郎。下至負販菜傭亦收四法郎。不少寬假。否則沒收家產器物以充公。其不出免兵費者二十以下至四十歲者皆充兵籍。輒終其身。故奸宄之人充斥焉。又有所得稅。凡生計所入取十之一。其鹽稅人二金。合一。家衆口少者十圓。多有至八十圓者。歲分四期征之。其田穀所穫領主之侯稅百之十五。寺僧稅百之十四。王國稅百之五十三。農民所得僅百之十九。王侯又時以鹽關雜稅制賣與豪家。並賜以刑罰牢獄鞭笞之權。豪家以重金購得稅權。必加重稅以取盈餘。不得則嚴刑以要之。或縱恣輕減其親舊而加苛於怨嫌者。民是以沸怨焉。

其領主藩侯之待其部民專橫無不至。有獵歸而焚其部民。二人以火熨其足者。凡部民嫁女必先往領主陪宿。乃得與夫婚焉。王侯大僧權貴既多。皆有生殺刑威之權。夫人貴女又與夫並。小民誤觸即犯刑網。王侯法例雜出無所統一。一國三公無所適從。或以怨

怒。施。刑。或。以。豪。強。見。勑。或。以。異。教。見。惡。既。投。牢。獄。任。施。酷。刑。或。傳。背。於。輪。首。足。屈。垂。或。繫。身。於。架。膝。股。加。鋸。首。碎。號。絕。慘。莫。甚。焉。觸。地。犯。罪。銜。痛。無。訴。吾。遊。巴。黎。蠟。人。院。尙。見。革。命。前。各。刑。具。捫。之。心。慄。也。

當。是。時。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麵。包。生。計。類。牛。馬。其。歲。飢。則。餓。孳。載。道。雖。以。巴。黎。豪。富。在。午。前。七。時。求。麵。包。於。市。不。可。得。一。邑。人。民。四。千。飢。民。仰。賑。者。已。千。七。百。人。巴。黎。人。七。十。萬。仰。賑。者。六。十。一。萬。人。一。鄉。戶。僅。十。數。男。女。不。嫁。娶。者。三。十。餘。人。有。子。不。舉。畏。無。以。養。也。自。路。易。第。八。時。西。千。七。百。十。五。年。以。大。飢。死。人。二。百。餘。萬。去。法。人。口。三。之。一。其。後。仍。歲。薦。臻。惡。疫。流。行。道。殣。相。望。人。棄。稼。穡。上。地。荒。蕪。即。沃。上。亦。隔。歲。一。耕。收。穫。愈。少。民。困。彌。甚。各。州。郡。民。有。但。以。胡。桃。烏。麥。爲。食。者。體。羸。血。枯。少。女。若。嫗。貧。丐。十。百。連。羣。各。郡。邑。窮。民。仰。賑。皆。以。三。四。萬。人。即。巴。黎。近。郊。亦。復。人。烟。稀。少。行。路。斷。絕。有。行。四。十。里。僅。遇。四。人。更。行。二。十。里。僅。見。三。戶。而。無。一。人。者。當。時。民。困。既。極。生。計。闕。乏。自。無。知。識。百。人。無。一。讀。書。識。字。者。法。人。民。之。顛。連。愚。蠢。可。憫。可。憐。殆。中。國。人。千。年。所。未。聞。未。見。而。未。能。夢。想。及。之。者。也。

吾以法國封建情狀推之吾中國無可比焉當黃帝堯舜禹時凡分萬國至湯三千國及周武時千八百國此皆如今土司重稅淫刑當亦不可聞問然未有大於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萬國者以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計之禹貢九州五倍於法國則法封建五十倍於禹時百六十倍於湯時至周則通道於九夷百蠻疆域益大不止五倍於法境法之封建三四百倍於周時矣春秋戰國之大國若晉楚齊秦則與全法等益不類矣即計春秋初年二百餘國春秋之末數十國法之封建殆千餘倍於春秋時焉然孔子生春秋時已深惡封建之害民日譏而去之蓋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數皆食民而役民者也雖以文王之號稱仁聖然靈臺靈囿之築已取於民力而不給工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視爲固然不待言矣故築城築臺役兵爭戰無國無歲不爲之故孔子深惡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譏之貴卑宮惡服而戒峻宇雕牆淫於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孟子亦頰稱不違農時穀不可勝用而譏時君率獸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稅斂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稅畝作三軍皆以爲大戒哀公之時十稅其二有

若猶令其行徹法十稅其一。當時民有井田。皆由官給。孔子由惡其二十稅五稅過重。乃定十一之稅。與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齊滕諸君。開口即言什一法。尤夥詳矣。漢既一統。聽民買賣其田。乃行三十稅一之法。然民猶有徭役任兵之苦。魏周隋唐復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畝。而分租庸調以征之。及中葉授田之制不行。楊炎行兩稅法。亦仍三十稅一之制。其後世有仁主。代有減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錢糧僅二百萬兩。明萬歷時。尚不過三百五十六萬兩。然尚地丁分徵。是時吾邑龐尚鵬爲福建巡撫。乃創定一條鞭法。將丁役應徵之庸攤於地稅。至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聖祖乃命全國通行之。於是全國數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後世不得加稅。其羣臣有請加稅者。斬後嗣。帝有加稅者。不得入太廟。故至今二百年中國田稅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稅。畝有三四錢銀以上者。爲至重矣。即吾南海之徵。併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幾加數倍。然畝尚不過一錢八分耳。若天津等處。有畝僅收銅錢十三者。是僅當各國一仙耳。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元稅五元。地方稅不得過五分之一。則每田百元者。收七元。若吾國

如新甯者。每畝價五百元。以上照日本稅。應每畝三十五元矣。而今新甯稅。尙不及一毫。八是尙不及日本稅二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稅三十而一。美稅二十二而一。英稅二十而一。德稅十七而一。法稅十六而一。意稅十五而一。奧稅十四而一。西班牙稅十三而一。而吾中國稅。千分而一。蓋以薄稅而論。即今美國尙遠不及我國。况其他乎。此何以故。蓋自孔孟以來。諸儒日諷其省刑罰。薄稅斂之言。以爲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統計朝廟會同。設官養兵之用。已足。故聽其說。而賦稅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此者。以封建旣廢。一統一君。官府之願欲。易給設官甚少。養兵亦極少。故行極薄之稅。而綽綽有餘裕。若聖祖薄稅之制。尤爲中國數千年所無。亦爲地球萬國古今所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間。用兵於準回。青海。西藏者。數四。拓地萬餘里。而戶部之庫。尙常餘七千餘萬兩。此正當法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朝。我之一統。薄斂而民安樂。文學咸興。與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蠹愚相去何如也。豈有道里可計。而巧歷能算之歟。法豈止不能如本朝。又豈止不能如漢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倍。民之苦於苛征。

暴刑者亦十百千倍當春秋之侯國孔子已深惡其刑斂之苛暴况之千倍苛暴於春秋時者乎以唐宋之征稅比今法稅已甚輕然陽城道州民詠杜工部三吏三別聶夷中賣新絲新穀之詩鄭俠流民圖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罰之繁苛田稅至十分之八比之魯哀公之二十而五過之四倍民更何堪况又有人頭稅所得稅鹽稅及賣稅豪家之紛耶觀法封建征稅之苛重民敝衣敗屋草食餓孀相望若此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之乎中國既無二十佛郎之人頭稅又無十一之所得稅又無夫家十圓之鹽稅又無百之十五之侯稅又無百之十四之僧稅國稅又無百之五十二之苛征而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者納此區區之稅外此一。切營業築室蒸酒皆無稅蕩蕩然自由若無田者即營商千百萬金尚不須納分毫於國又無賣稅豪家聽其苛重之事直至咸豐時兵亂始有征商稅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卽此千分之一之稅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法之革命自由以行於中國以爲無病之割割其類否乎其當否乎

中國因苗舊制。刑雖重。然自漢文帝。隋文帝後。已改去肉刑。法律統一。舉國相同。貴賤平等。雖帝者無道。誤殺尙畏。史書其餘。自親王宰相。不得妄殺一人。有者科罪。訟事惟知縣乃得決獄。佐雜官不許問焉。違者罪之。其知縣不平者。可上控於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於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於督撫。仍不平者。可上控於都察院。且叩闈焉。雖親王宰相。督撫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風聞入告。以達民隱。天子殺罪人。須經秋審。三次必須三宥。不得已。然後殺之。近同治後。督撫乃借軍興例。殺人安有以稍大於四川省之地。而有十萬侯。可操刑殺之權。令民無所訴者乎。夫以法當吾兩省之地。吾問官僅二百知縣。二十知府。及臬道數人耳。近者多設讞局。派候補府州縣爲讞員。亦不過多數十人。計兩省可訊民訟。行刑威者。無過三百人。而法則十萬侯之下。有無數之刑。司僧正皆操生殺之權。是一法不止三十萬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於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况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無適從。惟法官之意。有以詈神小罪。而遭屈首。足於車輪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無所適。民真無措手足之地矣。中國有司。非無妄施酷刑者。若

金籠夾棍之類。固時有聞焉。然非法律所許也。只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也。故中國人苟非與人。有訟可終身不至公庭。只有教俗。乃所浹被。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有司之政。有終身不干及者。況於刑乎。即今萬國文明。亦無能比。以視十萬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若夫一侯出獵。爨足二人。民女將嫁。領主先宿。此野蠻之俗。尤中國有史數千年所未聞。間有豪強奪民妻者。雖在親王。刑誅無赦。昔激貝勒以恭親王議政之尊。身爲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撫。卿貳有娶部民女爲妾者。立行革職。以吾所親見。若陝西巡撫馮譽。是矣。而安有民女將嫁。領主先宿之蠻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殺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撫之尊。國僅二十餘人。守令亦少。僅二千餘人。而不能少肆。若蕞爾之法。國即其國王亦與吾督撫等耳。而下有十萬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獵殺人。淫用非刑。淫暴壓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之亂。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此十萬諸侯。淫暴壓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國革命自由之說。施之中國。以爲無病之呻。其類否乎。其當否乎。

法之大僧數萬。貪暴專橫。奸淫婦女。佔奪民地。無所不至。當其十八紀之時。占法國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稅役。而權要之官。乃至中職及兵官將校以上。皆爲貴族所充領。平民不得一官半職焉。夫同是國民。而以門族限人。此尤壓制不平之事也。貴胄據高英俊。沈下苗生。山上松屈。澗底不平。則嗚此豈能久忍者乎。況復叢爾法國之王。而徵賒喇之宮費。至二百兆。別苑二十九。離宮十二。宮人萬六。宮馬四千。鹵簿二千。廐舍御廚各費數百萬。獵巡無數。侍從宮禁。倖十萬。歲費無謂之俸數千萬。侈泰若此。尤足賈怨。以秦始皇煬之一統。猶以驕侈之故。以數年之間。大召革命之變。以亡其國。况如法者。衆惡兼備。過於秦。始隋煬遠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說所由倡。革命之變所由生也。夫晉室之貴族。清談則石勒倚嘯。咸陽之宮殿。嗟峨則項羽焚燒。此王衍所以遭排牆之禍。而楊廣更先上斷頭之臺也。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師曠曰。天貴使一人肆於民上。故首懸太白之旗。組繫軹道之旁。革命之變。乃義所在。湯武豹變。應天順人。劉邦李世民。應運而興。除暴拯民。君子所與。此吾國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煩遠引之於法國者也。若使吾中國

有十萬淫暴之諸侯。占國地三分。有一專橫之僧。寺舉中國平民。不得任權要之職。則鄙人必先奮筆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誅民賊。革命吾國自有之義。豈待譯書之入。先盧騷福祿特爾而力爲之矣。然試問中國有此否乎。國朝禮樂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餘。政治法度。皆循漢唐宋明之舊。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舉選補之用吏。多屬漢人。將鎮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從科舉而得。尙慮宗室親王之恃勢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極少。間以大功得爵。只有祿位而無土地。亦無僧寺之能縱橫。雖乾隆之世。帝權最尊。壓制最甚。時有焚書禁論之苛忌。而亦多蠲租興學之仁政。我中國乎。凡法壓制之苛害。蓋皆無之。我之大革命。蓋在秦世。我之享自由。蓋自漢時。凡法政之苛暴。大約在我中國三四千年前。各司之世。或間有之。而有書傳以來。侯國已大滅。神權不甚。迷已無有如法之十萬淫暴侯者矣。

昧昧我思之。佛蘭克起於深林游牧之野蠻。甫成國土。即分爲部落。所謂封建者也。當客特裘維之建國分封。如匈奴蒙古諸汗之分諸部名王云耳。其後漸入羅馬。法律宮室什

器乃始稍有文明之制。乃以縱其奢淫。益加精麗。此如鮮卑氏。羌契丹。女真。蒙古之入主中華。亦復有汰侈絕倫者。非有道法也。微賒宮雖窮奢絕麗。與高洋建鄴宮二十六丈之銅樓同耳。石虎之建築宮寺。何嘗不極麗。即今遼金蒙古之遺宮殿寺廟。何嘗無極壯麗者乎。然究於文明之治法。何關也。蓋凡迷信神道者。宮廟必極壯麗。自埃及之啓羅巴比崙之尼。尼微。希臘之哥林比亞。印度諸佛回之寺。皆然而緬甸之野蠻。尙有黃金廟。數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爲全球所無。豈得以緬甸爲文明耶。歐土在彼中世。千年黑暗。彼亦自言之矣。當此時之人民。食色之外。不知讀書識字。惟事佞神野戰。純乎吾蒙古及緬暹之俗。即十二三紀時。經十字軍輸阿喇伯文明而少變。宮廟器物。稍有精美者。然緬暹人雕刻甚精。惟讀佛典。則亦緬暹人之比而已。終不能脫野蠻之俗。至明末。班葡荷蘭。驟闢新地。國驟以富。製作日精。新器日出。新理日創。至十六紀。路德既創新教。倍根笛卡兒出後。哲學日盛。然在國初時。路易十四方霸之世。英機器未出之先。各國雖有學校。但其貴族學之未及。平民議院既開。則辯護士設於京都。中等之民。漸有知學者。終不能及於

外郡僻邑。以及小民。當其時全歐皆封建貴族。法貴族既十萬。英貴族一萬五千。奧貴族二萬。普及日耳曼各國三十萬。除此四十三萬五千貴族及數十萬大僧外。其餘數千萬人。皆佃民。奴隸。無立錐之地。無人學之事。蠢蠢男女。衣食如牛馬。政不逮下。學亦不逮下。一切人權不逮下。內事壓制。民不聊生。外事戰爭。殺人盈野。此三百年中。歐洲始破蒙昧。雖有新器新學。僅比吾戰國之世。皆不能比吾中國一統時之文明也。吾中國二千年。改郡縣後。既無世諸侯大夫。人人平等。無封建之壓制。民久自由。學業宗教。士農工商。皆聽自爲之外。不知兵革。徭役。上可爲公卿將相。學校。徧於全國。僻壤窮鄉。亦多讀書識字者。儒教成俗。人知忠信禮義。而不待密爲法律以治之。至今歐美人皆稱吾國人之信義。抑於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未至耶亦庶幾近之。其宮室器物之不精。外觀似甚愧於歐人。然不足愧。且更有可矜焉。統天下而考之。凡迷信神道者。宮室偉麗。凡多立貴族者。器物精奇。苟非若今機器盛行。治尙平等。教以道德者。勢必尙儉。旣以深惡諸侯世卿之汰侈。而虐取於民。則必矯之以苟完。苟合。故楊綰爲相。豆粥蘆簾。雖功臣郭子儀。黎幹之。

奢爲之屏。姬侍罷。騶從毀樓閣。宋賢講學。皆以敝車羸馬爲美德。冠敝不更。室壞不修。則以爲賢。其奢汰者。則必小人之歸者也。無鬼之論。旣以哲學而大明。科舉之行。又爲大夫而不世。迷信神權。封建貴族之世。皆過之已久。平等自由。若今惟美國有一二少能比我。但異於一民主耳。美當今日。機器盛行。工商致富。故宮室器用亦精麗。然試考美國五十年前。以前未有鐵路之先。一切正與我國等耳。吾別有詳證考之。今淺人以美今日之富強。動稱其文明自由。亦愚而不知考矣。是知我之宮廟不麗。器物不精者。益以見我國之無神道之迷信。無侯國之壓制。尙道德而貴廉讓耳。比之歐土之舊。豈不益見進化之高乎。吾聞桂滇諸土司。惟其子弟得考試服官。而禁民不得讀書。故土司人少識字者。賦斂繁重。惟意所欲。子弟甥舅縱橫。貪虐民有財產。輒謀傾陷。或假以罪法而沒收之。故富民有貲不敢令官親知之。諸官親橫刑苛暴。苟觸其怒。或失其左右之意。皆投之獄。或以鞭杖非刑致死。民之妻女有姿首者。土司取之。次及其親。亦有將行新婚而必伴土司宿者。故民貧困。敝衣破屋如牛馬。吾聞安南緬甸之政。亦有同者。及遊南洋瓜哇。考巫來由諸王。

若吉德彭亨吉隆大小霹靂與竹渣井里汶諸王。其貪橫淫暴之政。與吾上司正同。今吾國人爲大地主於瓜哇者。部民尙有七日之役。惟所命有法堂以訊訟。見則屈身長跪。尙有其餘威焉。吾國人未知法國百年前之俗。未知歐土五六十年前之政。可遊滇黔及南洋。瓜哇觀巫來由諸王與上司治民之政俗而同一縮影也。其治法與我中國何啻天淵。此吾國人所以數千年自負爲文明上國。而以夷狄鄙夷一切國上之由來也。彼大進化乃在數十年來耳。以言工藝則自華武之後。機器日新。汽船鐵路之交通。電光化重之日出。機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餘人。或者能代百許人。於是器物宮室之精奇。禮樂歌舞之文妙。蓋突出大地萬國數千年之所無。而駕而上之。以言政治則經道光十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兩革命之變。歐土各國咸生民變。貴族盡倒。道咸之後各國皆開議院。而與民權。於是比意自立。德國合併。皆在我生數十年前後之間。嗣是歐土戰爭少戢。文學大興。小學行。強迫之教徧於國民。才俊與政議之選不限貴族。立法出自議院。公衆之論民訟皆有部審辯護之人。人民皆預聞國政。有選舉議員之特權。國王皆隸於憲法。無以

國。士。人。民。爲。私。有。醫。院。公。園。聾。盲。啞。校。博。物。院。藏。書。館。都。邑。相。望。公。館。壯。麗。獄。舍。精。潔。道。路。廣。淨。爲。民。之。仁。政。備。舉。周。悉。法。律。明。備。政。治。修。飭。彬。彬。喬。喬。光。明。妙。嚴。工。藝。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誠。我。國。所。未。逮。矣。今。且。當。舍。已。從。人。折。節。而。師。之。矣。然。此。之。新。文。明。者。乃。皆。開。於。道。光。之。世。盛。於。咸。同。之。時。僅。數。十。年。之。間。耳。若。我。同。治。中。興。時。變。之。比。於。諸。國。未。爲。晚。也。今。雖。稍。遲。然。我。數。千。年。冠。絕。大。地。之。文。明。視。彼。數。十。年。之。精。美。其。何。有。焉。取。其。長。技。擇。其。政。律。斟。之。酌。之。損。之。益。之。斷。之。續。之。去。短。取。長。一。反。掌。間。而。歐。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以。我。文。學。聰。敏。之。人。忠。信。禮。義。之。教。順。而。導。之。一。則。後。來。居。上。故。事。簡。而。功。多。一。則。地。大。物。博。故。舉。輕。而。成。速。一。則。我。舊。俗。本。平。等。自。由。蓋。無。新。舊。教。之。爭。之。攻。無。封。建。貴。族。之。逐。之。去。一。片。白。地。光。明。錦。受。和。受。采。在。加。繪。畫。故。不。勞。而。成。不。煩。而。治。但。行。憲。法。講。物。質。一。轉。移。間。而。國。有。霸。業。之。基。民。有。富。樂。之。實。兵。船。旌。旗。旣。橫。於。海。外。宮。室。什。器。自。美。於。國。中。天。下。強。治。之。易。未。有。若。中。國。者。也。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實。久。得。但。於。物。質。民。權。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質。民。權。則。急。急。補。此。二。者。可。也。妄。人。昧。

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國。夙。昔。野。蠻。之。俗。壓。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國。革。命。自。由。之。方。藥。以。醫。之。安。平。無。憂。而。服。酖。自。毒。強。健。無。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則。爲。喪。心。狂。病。從。人。是。庸。醫。殺。人。鄙。人。八。年。于。外。列。國。周。遊。小。住。巴。黎。深。觀。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歐。華。之。風。鑒。觀。得。失。之。由。講。求。變。革。之。事。乃。益。信。吾。國。經。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備。萬。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極。誠。不。敢。妄。飲。狂。泉。甘。服。毒。藥。也。凡。萬。國。政。俗。之。初。更。志。士。學。人。閱。歷。必。淺。既。寡。書。傳。又。未。親。遊。但。憤。於。積。弊。恥。於。國。弱。發。憤。太。過。張。脉。怒。興。故。未。及。深。思。輕。爲。舉。發。故。皆。欲。先。行。破。壞。而。後。徐。圖。建。設。之。功。卽。法。之。盧。騷。福。祿。特。爾。諸。人。亦。不。無。閱。歷。短。淺。輕。于。言。論。之。咎。夫。舉。事。能。規。其。後。發。言。能。見。其。極。論。義。能。得。其。平。懿。惟。難。哉。況。夫。法。之。暴。政。壓。制。實。非。人。道。諸。人。執筆。發。憤。不。極。豈。能。撥。亂。世。而。反。之。我。中。國。平。等。自。由。已。甚。與。法。全。反。立。憲。之。後。恐。更。有。加。重。征。稅。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國。人。一。切。舉。動。益。不。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當時雖極亂無理，而千年封建壓制極惡之政，藉此盡滅去之。國會議定廢藩權，凡人役

稅隸農盡免。舊藩狩獵權裁判權皆停止。罷寺僧十一稅。停賣爵令。凡公民皆得爲文武
 官。減死刑。去長子嗣產制。取寺產二十萬萬佛郎爲國費。聽民領其地。保護財產。聽信教
 言論出版之自由。限制國王虐殺刑。於是舊日藩下之農工皆脫壓制而得自由。貴族平
 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國有三百五十萬地主。國民議會開兩年。掃陷廓清
 等於新朝之更革。改定凡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於國民者也。法後雖
 改民政。然實益於國民者。除民權選舉外。豈更有過於以上數者乎。此法人所日夜大呼
 以無量英雄之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者也。而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國新學所終
 日大呼者也。然試問法人所以無量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者。若以上諸事者。若廢藩權。停舊
 藩之狩獵裁判。免隸農人役稅。民得爲文武官。則我國秦漢時已久去其弊。久得此平等
 自由二千年。在羅馬未現之先。六朝寺產彌天下。經唐武德。沙汰僧尼。已盡奪寺產矣。在
 日耳曼混一之先。其餘保人民財產。聽諸子分產。聽信教自由。聽出版言論自由。則自漢
 晉唐以來。法律已具有而久之。故佛道景教大行於六朝之時。聽人信仰。出版言論之

過悖謬者非不有時而禁而數千年無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則比今立憲國號稱聽人自由而仍有文部檢查者且更寬矣是故空言之自由平等無界者我不知之然萬國皆有法律實無一切聽人自由者若法人所矜誇以無量血購之平等自由則我國久得之而忘之騎牛覓牛不知何求也今新學師法人言革命自由者請無以其名而以其實則何不一考法人所得平等自由之實物乎法人得此亦既全國二千五百人稱萬歲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秦漢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今知之應大呼孔子萬歲應大呼中國人在地球萬國先獲平等自由二千歲而已

凡呼號而求食者必飢人呼號而求衣者必寒人凶年荒旱餓殍載道則其呼號求食尤甚若其食前方丈八珍充腹必無有呼號求食者矣諸生考試夢想科第艱難負笈若既通籍則不復再以科第爲念薄官箴仕家貧親老則求差求缺捧檄欣然若拜相封王則不復再有升官之喜若必再求進焉則楊再思之欲作一日天子死亦無憾也人人欲作帝王而帝王只有一則只有相殺而已今法人之求自由乃凶年荒地之餓夫求食也老

名。場。之。諸。生。求。科。第。也。吾。中。國。之。不。復。求。自。由。則。富。家。之。饗。飧。已。飽。學。士。之。科。第。已。成。也。而。妄。者。引。法。國。以。動。中。國。人。是。已。飽。而。再。強。食。勢。必。裂。腸。而。死。已。位。極。人。臣。而。再。進。必。爲。楊。再。思。而。後。可。也。今。後。生。少。年。不。知。其。由。慕。自。由。之。便。於。己。也。亂。舞。傜。傜。至。以。絕。父。母。攻。師。長。爲。維。新。能。事。此。則。誤。於。服。藥。而。毒。中。於。身。矣。是。非。後。生。之。過。而。庸。醫。不。審。病。惟。妄。開。方。藥。之。殺。人。也。於。自。由。平。等。之。外。法。人。欲。以。美。國。之。政。理。行。之。於。法。國。乃。提。出。權。理。案。曰。人。權。平。等。曰。主。權。在。民。曰。普。通。人。民。有。權。選。舉。此。三。者。誠。公。理。之。極。也。但。法。人。行。之。則。太。速。也。法。當。時。舉。國。之。民。讀。書。識。字。者。尙。少。豈。獨。不。知。政。學。乃。至。不。能。識。國。會。布。告。之。法。令。以。若。斯。之。人。格。而。聽。其。握。選。舉。之。權。握。政。議。之。權。又。令。司。法。之。官。皆。聽。民。舉。則。又。握。法。權。焉。彼。惟。有。縱。其。悍。戾。貪。橫。之。性。以。仇。異。己。強。者。肆。其。殺。戮。貪。者。肆。其。剗。奪。而。已。夫。以。政。學。之。博。大。法。意。之。深。遠。專。門。碩。學。名。臣。老。儒。猶。或。難。之。古。今。才。人。曾。有。幾。見。而。謬。戾。百。出。不。可。勝。指。焉。乃。以。付。諸。不。知。學。未。經。教。之。人。暴。狠。恣。睢。有。同。猛。獸。只。有。攫。食。人。肉。而。已。此。法。大。革。命。所。以。生。恐。怖。期。所。以。至。而。流。血。百。廿。九。萬。所。由。來。也。法。人。若。知。少。止。俟。全。國。人。皆。

學。乃。漸。求。進。焉。則。可。免。恐。怖。之。大。禍。而。得。隴。望。蜀。冒。進。不。止。貪。求。無。厭。不。知。別。擇。己。之。宜。否。妄。慕。美。國。之。人。參。而。法。人。服。之。化。爲。烏。頭。也。

夫。天。下。之。同。病。異。藥。者。多。矣。吾。見。有。日。服。附。子。有。若。果。餌。者。而。病。瘳。此。虛。症。也。有。日。服。羚羊。角。爲。茶。飲。而。疾。瘳。者。此。實。症。也。然。病。症。之。爲。虛。實。至。難。辨。也。若。使。實。症。而。誤。服。附。子。則。必。斃。矣。吾。叔。父。玉。如。公。以。日。誤。服。附。子。而。死。也。吾。至。今。痛。之。若。使。虛。症。而。誤。服。羚羊。角。也。吾。一。族。弟。又。以。此。而。死。矣。若。法。之。與。中。國。其。病。本。易。見。也。而。庸。醫。猶。誤。引。之。者。則。未。嘗。望。問。診。切。而。僅。以。數。萬。里。傳。聞。之。一。二。遂。發。方。藥。其。奇。謬。狂。愚。不。可。思議。安。得。不。令。服。藥。者。發。狂。而。將。斃。耶。嗚。呼。

法。革。命。之。禍。至。於。弑。君。易。朝。死。者。百。廿。九。萬。可。謂。彌。天。之。大。禍。矣。而。其。造。因。至。隱。至。微。禍。患。多。發。於。隱。微。而。常。出。於。人。所。不。覺。石。勒。羯。兒。孫。秀。小。吏。而。能。致。晉。室。邱。墟。生。民。塗。炭。嗟。夫。伏。分。釐。之。炸。藥。則。可。燎。原。破。城。民。岩。可。畏。哉。爲。民。上。者。曷。其。奈。何。不。敬。夫。法。之。始。三。開。族。議。會。也。出。於。籌。餉。不。足。而。求。之。民。非。有。合。宮。明。堂。公。與。國。人。之。心。本。原。已。不。正。矣。然。

當壓制之朝。不以威力而託於集議。亦庶幾於漸與民權。可與爲善者矣。然當哲學大明。民約平等之論。乘以飢饉薦臻。亂民彌滿之時。而創議之人。閱歷甚淺。徒慕公議之名。而不深究公議之法。夫民情可靜而不可動。易集而難於散。以黨派利害之至相反。而決議從違之至難定也。若以專斷行之。則不如仍行君權。而不必召議矣。若不以專斷行之。而聽議員之自決。則孰肯舍切己之利害。而從人之論乎。若以多數取決。則黨人之孰爲多寡。而多數黨之能與朝旨合同與否。甚難定也。且夫輿論之所指決。必與朝旨大相反。與權貴大相反。且有要求奪朝權於萬難驟行者。朝廷與權貴能屈己而從之乎。若能屈己而從之。則朝廷之權驟掃地。權貴之寵驟衰。失必不可忍也。逆知將來民權之必伸。則一忍而百忍之可也。是不如一切早全與之。而不待其求而必不能也。夫要求既深。朝廷必不能盡捨其權也。則不能不復行專斷也。有一不遂。則民怒起矣。蓋民既得權。有不遂其求者。則以爲朝廷復行專制也。爲我民公敵也。弱者怒於心。强者怒於言。合此一國豪俊之人。因機乘釁。一旦翻然。則大變作於俄頃矣。衆怒變後。將皆順之。以姑塞民望。則亂人

知朝廷之易與而一切勒索無不至。朝權已盡而廢弑易朝聽之固朝廷所不願也。大衆變作而不聽之必鎮以兵則上下交鬩仇讐永結終無解時。內訌糾紛外讐乘之。間隙迭生。不知所以善其後也。故夫集國衆之大事至難也。創始者無慮終知敵之謀無見微知著之識無果敢勇決之才苟焉爲之事變繁生防於此者起於彼扶於東者倒於西至於敗也乃始以謀以力彌縫之未有能免者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國會者動之至大者也。橫覽各國立憲國會之故爭權興釁之由至今泚筆猶爲兢兢也。夫立憲國會之爲公義易知也其變難滋繁難圖也勿徒美其名而輕舉之若法其尤者矣。



共和政體論

南海 康有爲撰

自武漢事起，天下響應，旬月之內，獨立紛紜，及張紹曾上言，信條遂布，君主虛位，已同禪讓，滿洲歸化，實同滅亡，舊朝可勿論也。聞今海內志士，咸欲用共和之政體，禮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易曰：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此義理之公也。孔子之志也。吾生平之願也。昔著大同書，專發此義，以時尙未至，故先主立憲，今其時矣。惟共和之政體甚多，吾國人之言共和者，幾若以美國之政體盡之，則猶有誤蔽也。今特論之。夫共和之義，千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種，體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統以共和空名混之也。

其在吾國，周召共和，爲共和之始。一也。遠古人皇氏九頭紀，尤爲大地共和之先。二也。希臘雅典，賢人議會。三也。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羅馬三頭之治。五也。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此或爲已過之迹矣。

其在今世之共和也。有議長之共和國焉。瑞士創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長共行政。其有不諧。決以多數。數同則折衷於議長。故只有議長而無總統。共和之極則也。共和之一體也。有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焉。美洲是也。其制總統握行政之大權。而有任期。使全國民選之。各部隸于總統。此又共和之一體也。

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共和國焉。法國是也。其制總統代表王者。有任期而無權。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隸於宰相。此又共和之一體也。

有上下國會合選之總統不代表王之共和國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國會公舉總統握行政權。各部隸之。無宰相而有任期。此又共和之一體也。

有虛屬之共和國焉。加拿大創之。澳洲波與匈牙利行之。其國會有完全自治權。英與奧皇以虛名領之。不能分毫干涉焉。又共和之一體也。

有君主之共和國焉。英創之。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權全在國會。雖有君主。雖無成文限制其權。然定無權。故英稱大不列顛共和國。又共和之一體也。

凡此十二體。吾國人將何從焉。卽古遠不足論。取其近可行者。則亦六體何擇焉。夫各國政體。各有其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則足以致敗者矣。是故羅馬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遷。決行共和。周召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旣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其後意之威尼士。佛羅鍊士。到呢話。德之呂覲。伯雷。問漢堡。佉論。佛蘭拂。皆以小國。易行共和。而瑞士最著且久。蓋四百年矣。

公等今將從瑞士議長之共和制乎。瑞士至小。日人謂瑞士廿二鄉。各選上議員二人。凡四十四人。以其半之二十二人爲常駐議員。而立十一部於二十二常駐議員中。選其半爲部長。一切國政。十一人公議之。而以多數取決。公推一人爲議長。數同則折衷於議長。瑞士之制乎。深合乎群龍無首。吉之義也。誠共和制之極軌也。吾大同書以爲將來大地合一必行之。惟是制也。幾等於希臘之賢人會。一切國政。出於十餘人。意見紛歧。若強從之。則無精神。一也。事事候議。運轉不靈。舉事遲滯。二也。此惟瑞士之至小國能行之。若中

國廣土衆民百倍於瑞士。萬機之繁冗。亦百倍於瑞士。若一一皆待公議而後行。則無事不敗。可行於小國。而不可行於大國也。況中國乎。且政權者大利所在。大爭尤劇。既無所尊敬。而國會權至大。則國會中之爭殺。可起兩黨拔刀禍烈甚大。吾遊於布加利牙。親見其國會爭殺之禍。況中國之大乎。故議長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國據亂世所能驟至也。孔於爲時中之聖。陳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既僭乾元。用九爲至治。而諸經但尊立憲君主之堯舜。不甚僭無首之群龍者。以非太平大同之世。而妄行之。則致亂也。然則今中國乎。未宜行議長共和制也。

今若將從美之總統共和政體乎。夫國民公舉總統之制。美倡之。亦只有美能行之。其故有五。介於兩海。鄰無強敵。一也。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二也。因於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自立本無君主。三也。本爲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於美。政黨僅二。故少爭四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五也。法人妄師之。卽已大亂。八十三年而後定。其不亡者。以承路易十四之雄。爲歐上第一強國故。然至今憲法未善。

故法終弱而不能強。亦惟共和政體之故。不能運動之。自美法以外。妄立美共和政體者。未有不。大亂無已者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衆國政體之故。然除美國外。無一不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於美洲。見聞所及。巴拿馬也。掘地馬來也。位亞基也。祕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民過半。吾見自巴拿馬之個耶。自祕魯之道威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之亂。亦不過。今。去年間耳。

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爹士爲總統。專制三十年。寔同王權。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闢。商工漸盛。文明漸啓。乃今年馬釐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千數。今之起與馬釐拉而爭者。數黨未有已也。墨三百年來。暴骨如莽。全境空虛。幾成沙漠。今美國自新。齒以東。至太平洋萬里之地。皆墨西哥地也。墨若不大亂。美何以得之。且中南美各國之歲時。爭亂幸而不滅者。以界於兩洋。有美國孟祿義爲

之保護。所謂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故歐人不得而吞之。若移在亞洲。則縱無內亂。已爲緬甸安南高麗久矣。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統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位雖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銜外。亦幾幾於古之有天下者也。自德國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則其總統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口舌爭之。歲月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驅國人之屬於黨者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爲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爲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害大矣。則反不如君。主而不亂之爲良法也。

卽如美國。治平已久。不可幾及。無兵爭總統之事。然其立總統也。舉國權選。費金錢。糜酒食。以數千萬。全國之民。月日罷業。金融爲之大困。商業牽及停滯。其害中於民亦已大矣。故美人亦多有改王之說。幸其國民富溢。又界於兩海。形勢救平。若在他國。則必釀亂源。

矣。學者徒見美國政體之至公。不揣本末而妄思摹之。猶小學之撤去嚴師而聽其學大。學之自學。其不持刀以爭殺者幾希。

歐人自法創革命也。即本拉飛咽助美自立而來。拉飛咽艷羨美之共和也。而誤師之。遂釀大革命之大禍。亂八十三年。幾亡法國。以殺其身。蓋美清教徒有道德爲之本。而法無之。質地不同。故治亂相反。不能襲共和之美名。而遂可望治效也。且美聯邦各自治總統權限甚狹。故爭者少。中南美總統權大。故爭多。中國無聯邦之分權。則總統權莫大。爭亂殆不可思議也。

歐人鑒于法之禍。患與中南美之亂。故十九紀下半期。諸國以革命自立者數。四自奧大利普魯士意大利巴威薩遜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塞維布加利牙那威皆復立君主政體。而不立民主共和政體。且寧迎立君主于外。而不敢立民主。非不知其高美也。懼無其質地。則大之內訌而滅亡。其國小之頻爭。總統而死。民過半。故不敢妄試也。今只有葡革命而立民主。然因爲新舊教爭而廢王。與革命無與。然今葡亂無已。後事難定。若瑞士爲

共和之古國。立在十六紀之世。于今四百年。以二十二村之小國。爲萬國之公地。列強共保存之。至于亞洲。更無美共和之制。日本天皇無權。然亦立之以爲形式。然則其得失亦可鑒矣。

夫爲治有序。進化有級。苟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爲之。未有不顛蹶者也。今夫飛船之天。游至樂而神速也。然而挾山谷之野人。置飛船之上。只有墜死。不可見人之妙樂。不審己而遽師之。今全球大地之行民主制而安樂者。只有美國瑞士。瑞二十二村。與我不相類。即美之始立。不過三百萬人。蓋亦極小國。而又因于屬地無君主。又皆清教徒爲之。試問中國萬里之大。四萬萬之民。與美同乎。不同乎。法小於中國十倍。然而亂八十二年。中國民地十倍於法。不應亂八百年乎。歐各國不敢師之。而吾亞洲國。乃欲妄師美人。不顛於匍匐小兒。慕飛船而紙裝之。乃騰跨而墜死乎。

若中國而行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爹士專

制。僅安二十餘年。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得三百日乎。

且中國而有兩黨爭總統之時。則總統政體已礪立。雖頻死民過半。猶可也。當新立民主之際。內爭已不可思議。觀法國大革命百九十日之爭。而可推見也。馬拉羅伯卑爾段敦之流。互相屠而已。羅伯卑爾在昔爲賢判官。而易性爲屠伯董卓之後。李儻郭汜樊稠張濟。遽相殺而已。且殺戮之慘。亦不計內爭。旣極。則外人乘之。瓜分而已矣。

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中南美行之。則豪傑挾兵以爭位。總統只一籌。雖畧少。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旣分。大雄豪各立。詐力各出。誰俛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知投籌法哉。何以每易總統。必出大戰。戰勝者則爲總統。哉。此或爲鄉曲不解事人言之。至於實行。則必時時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否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旣無是理。兵爭則死人如麻。旣非安民之法矣。亂靡有定。尤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中國。皆爲謬慕美總統共和政體之故。豈不大謬哉。故吾斷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公立民主之理。

也。

夫美總統共和之所以不可者。以共和名義雖公。而有總統必屬於一人。則遂爲至私。誰能爲之者。以四萬萬之人。英傑梟雄者。各省輩出。誰能相下者。常人家產田宅之爭。尙傾力而爲之。況總統乎。故時擁上仗鉞之將。豈能下於草澤之人。舊日倡革主動之雄。豈肯屈於後起之英。各省郡分起之豪。豈肯輕舉土地而屬於一主。旣無君臣之義。則副官裨將。人人皆有總統之思。而誰肯竭命盡忠者。是故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之爭總統。互相殺戮。殆必不能免。而墨西哥共和後。爲爭一總統之故。而亂三百年。至今未已。後禍不知所底。若分立則如印度而已。鑒戒若此。眞令人骨折心驚者也。

公等將從法國代表王之總統乎。法自見敗於普。改定新制。鑒於美洲全國爭舉總統之禍烈。又習熟於諸歐虛君之良法。特思避美之敗。而收英之良。然其國人。又久傾心於民主之制。不能再立王也。於是創爲新法。以總統代表虛王。而不執政權。乃立宰相以執政。令政黨但爭宰相而不爭總統。內閣變而總統不變。旣不致陷於無政府之禍。亦可以息

每易總統。大爲亂爭之禍劇矣。但總統既由於上下議院所舉。則其人必有大才者矣。必有黨人而孚衆望者矣。總統之任期既七年。而七年之中。內閣之更易無數。則總統之能與宰相同黨也。殆等於日月食之相會矣。然則七年之中。總統與宰相必不易得同黨。既不同黨。則政策必不能強同矣。夫以一才望迴出黨徒衆多之人。而據全國人之上。其必不能屈首以聽異黨一人之專行其政。不待言也。則必聯合各小黨。以齟齬現政府。則政府必易顛覆。故法國內閣歲必數易。甚少能耐期年者。卽內閣未覆之時。總統與宰相意見不同。亦遭各黨所齟齬。而不能施行。卽能施行。亦不能久。故法之宰相。卽有奇才。亦難行其志。故四十年來。德日強而法不振。皆由立法之初。政體不善之故。故法人日思改立虛王以救之。爲此病也。

蓋虛君之用。以門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選舉。以貴。貴不以尊。尊賢。夫兩雄必不並立。才與才遇。則必爭。故立虛君者。不必其有才也。不欲其有黨也。然後冢宰總百官以行政。乃得專行其志。而無掣肘之患。一也。夫立憲之法。必以國會主之。以政黨爭之。若無虛君而

立總統。則兩黨爭總統時。其上無一極尊重之人。以鎮國人。則陷於無政府之禍。危恐孰甚。故虛君之爲用。必以世襲。乃爲久確而堅固。又必禁由於公選。乃無大黨而不必有才。乃不與宰相爭權。而後內閣乃得行政。而後國乃可強。歐洲數百年歷試而得之。故明知君主之無用。無才而必立之者。賴其無才無用。以爲用也。故英人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必立君主。不立民主者。恐公選者之必才。而世襲者未必才也。甯迎外國異族人爲王。而不立本國人者。爲其無黨也。其苦心委曲。以成就此虛君之法者。皆所以免爭總統時。陷於無政府之禍也。惜乎法人爲民主法所久蔽。雖知虛君爲良法。而摹仿之。然滯於民主。遂失虛君之用。而陷法國於長弱。一法之不善。坐視其隣敵德國之強。而無如何也。

公等將從葡萄牙國會公選總統。不代表王之共和國乎。其制總統不由國民選。而由國會選。取於法。不代表王。不設宰相。統政府而行政。取於美。各部長不列席議院。而不當政爭之衝。蓋又合鑑美法。取其長而去其弊矣。然總統三年一任。至舉總統時。仍陷無政府

之禍。使一國民失其常度。其弊一也。總統之行政。豈能盡得民心。不得民心。而對黨攻之。爭之。非三年不能易。總統之政府。則積恨深。而爭禍劇。二也。若有賢總統。成良政府。而至三年期。則必改易。雖有善政。未必能終之。則足以大累國事。三也。若有虛君。則不陷於無政府之禍。一也。政府可久可暫。如英小彼得之十九年。如德俾斯麥之二十餘年。故能善其政。而強英德。二也。若不善。則期年數月而易之。民心不積恨。而禍患可不發。三也。然則總統之制。卽經多方鑑戒。如葡之最後。終不得其至善矣。若夫墨西哥之專制總統。適足爲亂。羅馬之世襲終身總統。適成專制。其法更無足取。不待辨矣。故總統之制。美雖至公。而施之。實行終多窒礙。不見其可行也。

若英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之君主共和國乎。與加拿大澳洲波與匈牙利之虛屬共和國乎。國會民黨。實有全權。又有虛君鎮之。永不陷於無政府之禍。故歐人言法理者。以英爲共和。王國實爲萬國憲法之祖。而政體之至善者。以此。夫欲明君主共和新制之妙理。則觀於立憲之君主。而可恍然矣。立憲各國政體雖有不

同。而權在國會內閣則一也。與共和國無少異也。夫既全權在國會。由國會政黨之大者。組織內閣。故其君主毫無用人行行政之權。故憲法大義曰。君主無責任。曰。君主不爲惡。曰。國會監督。曰。大臣代受責任。夫在天謂之爲命。在人謂之爲責任。在下接之謂之爲代受。在上去之謂之爲革。然則代受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體雖微不同。其實一也。故瑞典王欲徒步往議院。禮官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也。何用此王者舊式乎。英君主用一婢。須請命於總理大臣。得許乃能用。其與隣君會。兩君相見。至重禮也。實則奉總理大臣命出差而已。故嘗謂之爲公差大君也。蓋立憲之君主。實非君也。不過仍存虛銜。實爲最高之世爵。於王公上加一級。虛爵云爾。譬親王出軍機。仍有王爵。大學士出軍機。仍稱中堂云爾。故世人謂爲乾修君銜。名譽總理。乃實錄也。尊之爲神聖不可犯。夫曰神者。不過土木偶云爾。善哉孔子之言。立憲君主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以君主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如此復何所取而不棄之。歐人乃特爲歲糜數千萬之俸。國民施非常之敬。以待之。何哉。甚至於其哀慶之事。舉國民皆恭行大典。若

奧王前四年行卽位六十年禮。奧費萬萬。匈費六千萬。今年英皇之加冕也。費尤巨。而甘願糜之以媚事此木偶之大世爵。何爲乎。

且歐人更有奇愚極怪而不可解者。甚至迎立外國異族者爲君主。先以英言之。迎立顯理第二於法。迎立威廉第三於荷蘭。近者迎立佐治第一於德之漢那話王國。而英人未嘗以異族惡之。但令王誓於衆。入英藉而已。此猶爲稍遠事也。六十年來。比利時百戰拒荷而自立。乃迎立德之滑敦伯王子爲王。四十年來。羅馬尼亞背突厥而自立。乃迎德之阿論卜公子爲王。希臘背突厥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子爲王。布加利牙塞維種也。背突自立。乃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五年來。那威背瑞典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且夫國能自立。其將相豪傑之人才衆矣。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國人。而迎立外人。若希臘之與丹墨。羅馬塞維種之與德爲條頓種。丹墨爲諾曼種。至反矣。更有奇者。使其舊爲君主國。如英。然因舊有制而立之。猶可也。若比利時以下諸國。皆無舊君之制。俗而爲新立之國。土然乃必立君主。且迎立外人爲君主。豈不尤可異哉。若夫奧普革

命皆逐其君。既得國。會而復迎立之。今之奧皇佛蘭詩士約瑟第二。普大帝威廉第一。是矣。蓋民所惡者。國爲君。有若既開國會。舉內閣。則國爲公。有萬國之制。除德國外。共和立憲。民權無異也。總統與總理大臣。事權無異也。所微異者。立憲之制。總理大臣之上。有一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不言不語之土木偶之神云爾。

夫此恭己南面。無權無爲。土木偶之神。而歐人乃必尊奉之。爲君。歲月糜千百萬之俸。國人施非常之敬。豈不異哉。使百年歐人而皆愚騷。則可也。使歐人而稍有知識也。則是法也。吾國人不可不深長思也。歐人立憲之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熏丹穴而求君。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爲君。如贅壻。然蓋至深遠奇妙也。爲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奕棋小事也。不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今着子伊始。豈可不深長思哉。況中國未有之事。人人未有之學問。而敢妄行之乎。

且夫立憲之君主。至無用也。然歐土立憲國。乃皆若至愚謬。而必立一君主者。蓋立一無

權之君。主人不爭之。於是驅其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兵爭亂之患。不陷於無政府之禍。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上各國。甯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也。

嘗譬論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不可無者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姓萬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稍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爲用。而亦爲大用者也。今世無論何國。苟驟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而爲大用。而天下未能廢神。且必立而尊之。然則他日大同文明既極。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至也。不能廢君主。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在有無之間。以無爲爲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通歐人立憲君主之制矣。

或謂歐人分立憲共和二義。立憲共和政體本同。所異者一有君主。一無君主耳。如若所言。既有君主。仍是立憲君主。非共和也。

應之曰。各國立憲君主。皆有命相之權。有特命上議院議員之權。有國會提議改正否決解散之權。更有統陸海軍之權。而國會不能限制之。若德國更無論也。今所謂英國憲法。爲萬國之至良者。然英主實有各大權。無成文以限之。不過英主久不行用。故謂之爲無成文之憲法耳。卽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等國。實爲君主之共和國。然尙不至如吾中國之甚。若吾國九月十三日所聞十九條誓廟所頒君主一切無權。如同土木偶神。如同留聲機器。實同無君。豈能謂爲立憲君主哉。故只得謂共和之虛君也。

況今攝政王已廢。此後孤兒寡婦守此十里禁城之冷廟香火。實同無君。袁世凱代爲攝政。實同總統之共和矣。

夫但以君主論之。則專制與立憲皆有之。豈不相近哉。以民權論之。則立憲與共和實至近。雖有君主。然與專制之政體。實冰炭之相反也。若共和之君主。其虛名爲君主。雖同而

實體則全爲共和。夫凡物各有主體。專制君主以君主爲主體。而專制爲從體。立憲君主以立憲爲主體。而君主爲從體。虛君共和以共和爲主體。而虛君爲從體。故立憲猶可無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既有此新制。則歐人立憲共和二政體。不能名定之。只得爲定新名曰虛君共和也。此眞共和之一新體也。

夫物在變化之中。多有兼帶二質者。如海草之帶。能攫吸魚類。雖有動質。而不能編歸動物類。仍編歸植物類也。猩猩能言。純爲人形。而不編爲野人類。仍不能不歸獸類也。故名從義生。歐人多生出之新名者。欲精切其體也。今空名之君主者。只能編入共和制。而不能編入立憲君主制也。天下古今之義。必出於三。孔子之言三統三世是也。若以君主言之。既有專制之君主。有立憲之君主。自應有共和之虛君。以立憲言之。有立憲之民。有立憲之君主。自應有立憲之虛君。主以共和言之。有議長之共和。有總統之共和。自應有虛君之共和。其義一也。未發其義。則忘之耳。夫人之必有爭心也。猶水之有伏流也。有河道以順之。乃不汎濫。蓋虛君共和之制。實非君主也。不過共尊一土偶之神耳。以總理大

臣代君主之權。特令人只爭總理大臣焉。所以大導國人之爭心入於政黨。爭政黨多者。得爲總理大臣。而爭政黨者。只以口舌筆墨。所以暗銷爭總統之干戈。發其伏流。俾行軌道。雖有洪水。乎有河道。則不汎濫滔天矣。是所以爲絕妙之良法。美意也。

今海內人士。多有請攝政王遜位爲總統者。此由視皇帝二字太重。而視總統太輕也。夫美之總統。其握行政權莫大矣。以視英帝。僅擁虛位。絕無實權者。不啻天壤之別。且未定任期。如羅馬之世襲總統。豈非即專制之皇帝哉。

夫大元帥者。中國古者人臣之位耳。今各國帝王爲之。吾國帝者亦復降而爲之。然則舍虛銜乾修之。皇帝而就世襲專制之。總統誰不願者。今以國民萬死力爭而得之。十九信條。已令君主等於虛位。乃又泥於名義。而返之以總統之實權。則何必流血以爭之乎。歐人之滅國也。務求得政權之實。而不少計較虛名也。故法之滅安南。英之滅印度。荷蘭之滅爪哇。之梭羅。日本之滅高麗。並置統監。盡握其政權。並聽其舊君。仍稱帝王。社稷宗廟百官如故。慶弔禮典尊敬如故。不必李王之也。彼所謂文明者。此也。吾國人之滅國也。吝

其空名必驅逐俘虜其君毀其宗廟社稷廢其百官黜其禮敬歐美人所謂爲野蠻者此也。今吾國人何擇焉。

日本報晒吾國民謂今滿洲已亡君位已虛中國同於共和而乃塗炭民命傾國力以爭君主民主之空名而不顧外人之干涉爲大惑不解使日人而絕無知則可也使日人而少有知也則是言不可不深長思也。

中國乎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廢之甚非策也。況議長之共和易啓黨爭而不宜於大國者如彼總統之共和以兵爭總統而死國民過半之害如此。今有虛君之共和政體尙突出於英比與加拿大澳洲之上盡有共和之利而無其爭亂之弊豈非最爲法良意美者乎。天祐中國事變最後乃忽得奇妙之政體豈非厚幸耶。

夫今欲立此木偶之虛君舉國四萬萬之人誰其宜者誰其服者苟一不慎必將爭亂以召外國之干涉瓜分矣。投骨於地衆犬唁唁而爭之若有定分爭者即止夫虛君無事無權不須才也。惟須有超絕四萬萬人之資格地位無一人可與比者然後有定分而不爭。

焉。則舉國之中。只有二人。以仍舊貫言之。至順而無事。一和而即安。則聽舊朝舊君之仍擁虛位也。以超絕四萬萬人之地位。而民族同服者言之。則只有先聖之後。孔氏之世襲衍聖公也。

夫衍聖公乎。眞所謂先王之後。存三恪者也。以爲聖者之後。故其恪久存而不絕。其公爵世家歷二千四百餘年。合大地萬國而論之一姓傳系。只有日本天皇年歷與之同。其無事權而極尊榮。亦略同。又皆出於我東亞國也。若羅馬教皇乎。亦可謂東西兩教大宗。略相類者也。然教皇事權太大。又公舉而非出一家。仍不若日本天皇之與我全同也。然且衍聖公爲先聖之後。人心共戴。其爲中國萬世一系。比日本天皇尤爲堅固矣。且立憲君主實非君而大世爵耳。不過於公之上加二級爲皇帝耳。孔子嘗有尊號曰素王文宣帝。衍聖公不過加二級。襲此素王文宣帝之爵號耳。仍是大世爵也。素者空也。素王素帝。眞虛君也。夫立憲君主。既專爲彈壓不爭亂而立。非待其治世也。誠合乎奉土木偶爲神之義。則莫如公立孔氏之衍聖公矣。孔氏爲漢族之國粹。榮華尤漢族所宜尊奉矣。與其他

日歲尋干戈而爭總統。無如仍迎一土木偶爲神而敬奉之。以無用爲用。或可以弭亂焉。舍孔氏亦無他人矣。夫各立憲國。君不任政。必有攝政者。德之巴威王國。有攝政王曰遼波。潘士歪公國。今爲攝政公。今若各省公推孔氏衍聖公曰監國攝政王。直出上諭。則漢人爲主矣。若欲行總統共和。則稱監國總統可也。或遷都山東南京蘇州。移資政院從之。卽改爲國會。先召集各省諮議局議員。與資政議員。並爲國會議員。公議大政。公舉百揆。即總理大臣公訂外約。則秩序不紊。爭亂則泯。中國猶可保存也。夫百揆者。體制無異美之總統。故不名大臣。事權無異英之總理大臣。蓋隨政黨進退爲轉移。而不立年限。如此者。出英美之外。而別爲新制。盡有其良法美意。而無其害。令人皆以政黨口舌筆墨爭百揆。不傾國以爭選總統。中國之亂。庶可弭乎。中國之勢。庶可保乎。

雖然衍聖公之尊爲帝。合於漢族之人心矣。惟慮非所以合蒙回藏諸族之心也。則彼擁舊朝而立國。必且托保護於俄。終則折而入焉。果若是。恐失三千四百萬方里之地。且增北顧之憂矣。夫蒙回藏之地。幾三倍於中華內地。且有千數百萬之同胞。焉爲爭一冷廟。

木偶而棄三倍內國之地。與千數百萬之同胞焉。物價太不值也。甚非策也。若尊爲監國。則兩無礙矣。存皇帝之大世爵而一切不相關。以保全蒙藏。豈非策之至哉。

夫今者舉國皇皇。或斷脰亡家。或竭思焦肺。皆以救中國而已。僕之素志。以爲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皆當傾身從之。苟不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必不可從也。且夫中國者。兼滿漢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滿蒙回藏乎。則非所以全中國也。此義乎。尤吾國人所宜留意也。

夫俄日所爭者。不過區區之旅順耳。然猶傾一國之生計。民命而爭之。今意大利與突厥所傾國爭者。不過域外的黎頗利一州之土耳其。況於吾撫有滿蒙回藏三千四百餘萬方里之地。比吾華內地一千三百萬餘方里。尙過於三倍而可輕棄哉。

夫吾之撫有蒙回藏也。非吾華固有之。滿人竭力而得之。以贈吾華人。然而蒙藏之人。寔繫屬滿州者也。與華人絕無繫涉者也。昔荷蘭侯威廉第三之入主英也。挾荷之屬地歸之英。而英以強及荷自立。英遂失屬地無算。爪哇蘇門答臘是也。昔德人之有班也。南美

屬之。及拿破侖滅班。則南美巴西十餘國。皆紛紛自立矣。若令斷棄舊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

且豈特遼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既失之後。必折入於強俄。夫強俄已地揜亞北矣。若復增以三倍中華之地。則其地域廣大。殆過於元之成吉斯。無異。加又有歐人文明新法。俾之牧馬塞垣。深入吾秦隴晉燕之郊。吾當喪亂。生計艱絕。未知何以拒之。中原卽定。後患方巨。恐欲僅保中國者。卽不能保中國也。頃聞外蒙古已請庇於俄矣。凡人多蔽於目前。而惑於感情。印度法墨之革命時。舉國之感情。若何可畏也。若使法墨印度之人。其時有不蔽於目前。不動於感情者。亦必不容於衆。卽容之亦必不見聽。然以此也。法墨印度之慘狀。遂至於斯也。今吾同胞乎。萬不可快一時之得意。而忘四顧之遠慮也。尤願公等之深長思也。

今之變也。莫知所定。茲事體大。爲中國五千年未有之政體。一有少誤。亡國隨之。不可妄試也。

吾嘗遊印度。鑒夏鑒殷。幸有歐印墨美爲法戒。今之學者。徒慕美之盛大。一言共和。輒蔽於美。幾若美外無共和者。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也。中國存亡。恆於斯。惟海內志士慎之。或曰以各省自立。欲以中國爲聯邦者。

夫聯邦之制。始於希臘。其後德之漢堡。法論佛蘭。拂七十二市府同盟國。亦稍近之。其在近世。凡有四體。

有美國聯州之政體焉。其制十三州各分立。各自有議院自治。而無共主。及以七年之力。勝英後。十三州乃議結合。尙費八年。聯邦乃成。公舉總統。而其上議院最有權。州各舉二人。然除兵政外交郵電諸大政外。各州仍有完全之自治權。故統一運動。尙極不便。至林肯破南部後。中央政府乃始漸有統一之權。而羅士福猶日以爲憂。而思改之。此一制也。有德國聯邦之制焉。其制廿五邦本爲列國。始爲同盟。旣破法後。乃定聯邦之制。各邦更有完全自治權。普王與諸聯邦王公。禮皆平等。各國所派之帝國議員。數各不一。普國之收權。全賴多派。至十七員之力。否則與荷蘭弭兵會之。各國議員等。更散漫不可收。拾矣。

此又一體也。

有奧匈聯邦之制焉。瑞典那威同之。今那威已自立矣。其制兩國並立。但共戴一王。統外交與兵權而已。更散漫矣。

有加拿大澳洲之聯邦焉。制似美國而戴英之虛長官。其分合之總理大臣舉由議院則採英制焉。

凡此聯邦之體。皆因舊有散漫之邦。而聯合之。今美德統合之力。日漸堅固。故國政運動。日見統一。而國乃日強。夫分則小小則弱。合則大大則強。物理之自然也。

昔者法路易拿破侖。忌德之強大。乃誘諸侯邦分立。以弱德也。今吾中國乎數千年一統之國。今甫解紐月餘耳。如之何其可言聯邦也。以言乎德奧聯邦。千年各立。固遠相反。卽言乎美之諸州。有二百年議院之各完全自治。亦絕不類也。若加拿大澳洲則強名聯邦。亦不類也。夫聯邦者。欲合一而未能。乃出此不得已之法。以爲過渡耳。若吾諸直省。本自數千年之統一。乃忽議分立。而自斲散之乎。出於敵人散弱我也。則良法也。若我自散也。

(七二)

則至愚而已矣。故同是聯邦也。華盛頓俾斯麥。合諸散小。以爲大團之妙法也。若吾中國之言聯邦也。則分大一統爲諸小邦。以自弱。中路易拿破侖之毒謀也。其名則同。其實則反。昔效人言鐵道國有也。禍事相反。今慕人言聯邦者。何亦適得其反也。要而言之。中國只可一統。萬無分立之理。更無分爲聯邦之理也。

今吾國人初欲變法。事事師法歐美。惜乎多無常識。往往得一知半解。而不得其全體。則足以大敗也。且歐美政藝。一切皆經試驗實測而來。皆經百千敗績。乃改良而得之。各國各有其歷史。風俗。易地則敗。今吾國人皆慕歐美人之良法。而無其百試之經驗。萬一誤而蹉跌。則五千年文明之古國。豈可爲試驗場乎。惟我海內同胞。無動於感情。無蔽於近見。慎擇熟講。而後力行之。中國幸甚。

救亡論篇目

南海 康有爲撰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第一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第二

革命由動於感情而無通識說第三

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第四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第五

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第六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第七

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第八

虛君之共和國說第九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第十

救亡論

辛亥年九月十月屬草今補印

辛亥八九月之間。舉國行大革命。吾惴惴恐慄。懼中國之亡也。橫覽萬國。豎窮千古。考事變計得失。怵禍患。作救亡論。以告邦人。寄之上海。是時革命之大勢。若捲潮倒河。人皆畏避。無敢刊者。即強印之。亦無敢購讀者。遂匿藏焉。今不幸而予言中也。吾懼後患未已。頃二次革命流血。數省人民生計益絕。今雖少定。而伏莽於蕭牆。狡啓於強鄰。豈遂靖乎。法人亂八十年。而後國粗安。今國人皆有震悔於厥心。雖假共和之美名。鉗壓人心。今或者言論自由。耶。臥病數月。不能屬文。聊出舊撰方。以爲邦人諸友鑒。雖於今多不切。亦有深切者。失時之雁。或亦不責之耶。癸丑七月一日康有爲記

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

今革軍所至。州郡響應。人人皆以爲明。遂蒙古。可告成功矣。吾則猶惴惴然。深憂而欲慮焉。以列國環伺。後此之變亂無窮也。請言五難。

一外認難

二拒外難

三割據難

四立主難

五內訌難

一外認之難也。觀非律賓而知之耳。今革命說者。私心妄想。以至近墨西哥葡萄牙之革命。又那威古巴與突厥之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塞維門的內哥。皆能割據自立。遂或妄欲比例。尤愚而不知事理者也。那威之自立也。以舊有議院。一切政權國會。皆如匈牙利與澳洲加拿大。不過以空名戴瑞典王耳。故那威一日自立。迎立丹墨王子爲王。夫立憲之世。王位不過名譽總理乾脩君銜耳。故瑞典聽之。不動兵革。此與吾國絕不相類。無可引比者也。若夫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塞維之能自立。則以與俄同教。而俄人費大兵扶之自立耳。若埃及自立。則與突遠隔絕海。而列強借以披突之勢也。吾國有異教。而隔絕海之地乎。列國有費大兵而扶之者乎。西藏之地近之。而非

(三)

與列強有同教者也。然則援那威、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諸國無一而類也。若夫葡萄牙之革命，因于教爭，以王爲舊教，不得不廢之。海陸軍一朝蹶起于京師，故能廢其君而完保其國。各國自認之，至墨西哥革命，致亂已三百年，乃中南美舊俗，祕魯、巴拿馬、掘地、馬來、位亞基，無國不然。每數年大革命一次，死民過半。歐人鑒之，故十九紀下半紀歐洲有亂，甯迎立他國王子爲王，而不立民主爲此故也。且以地屬美洲，有合衆國監視之，故能保國。若在亞非，則諸國歲歲革命內亂，列強分滅之久矣。甯能延餘命至于今哉。古巴雖脫西班牙而自立，各國認之，良由近美，合衆國置之懷袖中耳。美以逼諸歐，不欲速併，徐徐乃吞之。云爾。若遷古巴于美西太平洋中，則檀香山、菲律賓，豈非自立國哉。何以美人取之，菲律賓乎。叛西班牙而獨立，美人初且助以軍械軍餉矣。乃俟其叛，班後旋即以兵力取之，以美孟綠義之平等博愛，然猶若此，況狡焉思逞，百倍于美者乎。假令菲律賓濱置於美東，若古巴、墨西哥，間美之不取而聽其獨立，亦猶古巴也。未有菲律賓之事，吾國人不知而冀外人之認我自立，猶之可也。今有菲律賓爲

前車之覆。而吾國人不鑒。又復重蹈之乎。試問吾國之地位在美歐乎。抑亞洲乎。自爾之外。更無他例。吾國人自立而冀望外認。請熟念非律賓之事也。若熟念之。則外人即有借軍械助軍餉而認革命軍者。亦不過助其野心。藉革命軍之內亂。自殘爲彼。驅除難耳。彼何愛於革命軍而助之。彼何愛於中國之能保全而不取之。如或全國軍隊同時急起而立據京師乎。主之者爲華盛頓等之公心而不內爭乎。則能完保其國。列強連雞相棲。憐於用大兵而生他變也。則或認之。蓋以勢已成而力難取之故也。自非然者。必無公認自立之理。卽因有故權時認之。如日本之認高麗獨立。然亦不過少待事勢而取之耳。要而言之。冀望外人之公認自立。必無之理也。

一拒外之難也。今各省軍隊皆變。則必如法焉。必用瑞士之兵矣。政府請援兵於外國。以與革命新起之軍戰。革命軍兵械不足。顧畏多方。又請兵於外國而酬以地。螭蚌相持。終爲外人收漁人之利而已。或謂法革命軍何以能拒外。則未審其由也。夫法當大革命之世。上承路易十四之威。爲全歐最強之國。故僅能自保。而加拿大、印度、北美西南

已隱讓與英美矣。法至今之不競。尙受革命之害。我則當列強極盛之時。百物不備。爲至弱之國。雖幸內外安甯。全國合力。尙岌岌慮不能立。而謬以強法自比。奈之何其自欺愚謬之甚也。

一割據之必無成也。嚮者已言自立之難矣。假令一二地勢。因機乘會。有可割據之一時。然可決其事必不久也。一則必亂爭於內。一則必吞服於外。二者殆必難免。而亦相因矣。其在起師相應。偶爾相合。本無交義。至於割據已定。羣雄互猜。以地言之。或各據一省。或割據數省。既互相分割。地迫勢爭。必致相攻。人即初不欲攻。然有哈士丁斯之內鬪。印度諸邦各助之餉械。俟其兩敗而後垂手取之。印度之自立也。分爲百五十六國。諸侯日競於兵。英人乃陽爲哀其骨肉相殘。開弭兵之會。限制其兵。已乃派英兵而監之。代收其稅。蓋印侯國不滅而自滅矣。假令割據有成。絕無內訌。而中國終歸於盡。然則豈革命者保國之初意哉。况夫同在一國。羣雄內爭。覆亡至速。又無論也。此割據之必無成也。

立主之難也。革命者無論不能割據自立。不能推倒政府也。今假設皆能之。至于是時。立君主乎。則近者大朝舊國。君臣之義。掃地盡矣。况布衣昆弟。同起草昧。而欲人爲韓彭蕭曹。欲人爲徐常湯沐。誰則甘之。則必無復立君主之理。則將立民主乎。萬國之立民主。惟小國如瑞士者能之。卽美初立國。不過十三州三百萬人耳。而諸州之長。軍政之將。皆清教之徒。有道之士。因各州議院之結。用英國兩黨之舊。故能立國。若法卽已大亂八十年矣。至革命之初。羅伯馬拉。段敦諸人。日以相殺爲事。舉國相尋于爭殺之中。無一人能免者。若吾國勢岌岌。垂危。恐不待拿破侖之出而已。爲外人所藉手矣。卽在中南美小國。墨西哥革命。其亂三百年。失地大半。今猶未已。不亡併于美。殆不止也。其他秘路。委內瑞拉。巴拿馬。堀地。馬來。位亞基。諸小國。每爭總統。死民過半。其不亡國。徒以在美洲。有美人之庇耳。歐人鑑之。故十九世下半紀。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嚮迎立外人爲王。而不敢立民主。蓋有戒也。吾國民閱歷太淺。徒執人已棄之唾。而不知其所含之毒。奉爲至寶。將欲師而法之。則當兩黨鷓蚌內爭之。

時乃各國俯拾漁人之利之時也。故舊政府全倒。則爭立新主致亂。中國終因此致亡而已矣。此立主之難也。

一內訌之難也。革命者無論不能割據自立。不能推倒政府。即皆能之矣。君主民主勢必立一。姑勿論之。夫擾攘之世。誰肯爲雌。即有豪強之夫。偶爲領袖。權貴之位。地敵則爭。左右之人。被罪則怨。展轉尋禍而已。至如安史父子相夷。況今者歐美之新理灌輸。君臣父子之舊義。皆隳者乎。事勢未定。權爭軋傾。已角起並立矣。試觀近來之人心風俗。金錢小故。羣起相攻。小則騰書中外。大則暗謀相殺。甯有揖讓爲堯舜者。耶。先倡而高名之人。甯能爲後起之臣。百死而勇成之夫。甯能爲高讓之士。以高官改而革命者。擁兵略地。甯能屈身讓權于匹夫。各地響應之豪。擁土爲帥。甯肯舉而奉獻于一人。若是者。當患難交迫。或能偶合。然終不能久。若事少平定而不相爭殺者。殆事理之必無。劉邦項羽。必不相容。朱元璋陳友亮。自必相攻。李密必不能屈于唐公。梁師都終殺于蕭銑。近者洪楊馮韋蕭石。相殺相攻。故嘗謂曾左李沈諸功臣。若言革命。亦必相攻殺。勢

之相迫。入于旋渦。無論何人。殆無能免者也。

不觀法國革命之禍乎。不獨羅伯馬拉段敦諸屠伯相殺無已。即其才賢如米拉拉飛咽侯杜將軍及倫的黨羅蘭諸賢。亦同歸灰燼而已矣。夫使若劉項李竇朱陳相爭之世。甚至如洪楊韋蕭馮石相殺之時。皆無外國列強之窺伺。譬若二夫徒搏。無論誰爲勝負。不過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國自主之不足計也。今則列強之軍艦陸兵。憑軾觀戰。竊能待劉項之數年相拒于滎陽成皋。李竇之數年相持于洛口。朱陳之數年相持于長江。耶。又若法人大革命相屠戮無政府之時。列強甯能聽其商務數年。皆虧敗耶。故今者脫有內亂。難支數月。無論至近者之虎視眈逐也。即美國守孟綠之義。英國立保全之說者。亦改其方針而干預之。干預云何。波蘭之而已矣。豈復能聽汝。劉項李竇朱陳之從容內戰。而一統乎。豈復能聽汝。米拉拉飛羅蘭羅伯馬拉之互相殺戮乎。而今之妄人謬論。乃輕口而言破壞。且謂非破壞不能建設。豈知一破壞之後。則中國永無建設之日。假有建設。則他人入室代我爲之。而主人爲奴。但作印度安南緬甸

臺灣而已矣。鵲蚌相持。則忘漁人之立其後。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旋啄之也。事理至淺。嗟乎。何我同胞之愚而不思之也。夫天下事破壞則甚易。炸彈可以焚大厦于頃刻矣。若建大厦。則鳩工庀材。運磚石灰鐵。築臺累土。非累歲月不能成。又非安平無事不能奏功。若兩軍相當。築壘毀壘。成之已難。况列強徧陣于蕭牆。外債難欠。商務難停。其必不能容我多亂年月。從容內爭。不待過計也。夫以三百年政府之堅固。廿二行省之廣大。唐明成功。須十數載。無論矣。即至速如漢高祖。尙須五年。今卽革命。人才神武。雄傑。過于劉邦。能以歲月平定中國。則後禍相爭。益不可議。全國波沸。無時列強。商務皆廢。外債不償。經閱一二年。而能安坐待之乎。恐至愚不解外事之人。皆知其必無是理也。然則中國無論如何。終必分亡而已耳。然而吾國民乃逞一時之忿。輕言革命者。是惡己有老彭之太長壽。而必自縊之也。

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

今且勿論亡國。但述兵燹之禍。其別有三。略言之。已足令人心折骨驚矣。

一生計之敗也。中國方當奇貧之時。應獎厲工商之業。廣東未成亂也。人心一驚。衆商業立敗。商業既敗。工業自隨之而衰。屋價地價隨之而落。銀根隨之而困。少數月所失。已不知幾千萬。孤老寡婦。稚兒弱女。隨之失養者。不知若干萬。若武漢之亂。全國震動。爭起存款。於是銀行大者緊絕。小者倒閉。則舉國幾可絕生。今不過武漢耳。若再陷落多省。或全國變亂。經累數年。則工商皆絕。人民生路並盡矣。憔悴蕭條。雖十年不能恢復。而外債十五萬萬。不能不償也。但此生計之害。已可亡國。

一盜賊之多也。廣東經一震。尙未成亂。而各鄉成風。盜賊劫擄。以革命爲名。聯合千百。有同行軍。鄉紳畏避。警察不敢辦。加銀行倒閉。飢民日多。無可安養。率爲流寇。加以革軍日聞。若各省或陷。則盜賊徧野。漢之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殺戮之慘。已足亡國。外人不能不自保。則代平而取之。其卒也。慘殺既畢。歸於外人之手而已矣。

一殺戮流離之慘也。明末張獻忠之亂。四川人民幾盡。近咸豐時。洪秀全之亂。先人從軍。江粵浙閩間。述軍士戰死。人民避難之慘。暴骨如莽。夜月相照。百里無人。若名書佳畫。

古器之焚失。不足計。十年間京津遼東之慘狀。古器書畫之流散。國家若枯。以茲小亂。慘狀若是。若舉國革命。則禍酷十倍。印度一起革命。死者二十萬。德國一起教爭。死者一千八百萬。若吾國人多。若全國革命。死當無量數。未知幾何年。生聚教訓。乃能復原。即能復原。恐爲外人所有。而生聚之。非復中國之民矣。傷心慘目。誠非所忍聞矣。

革命由動于感情而無通識說

今吾國人洶洶言革命者。或迫外人之激刺。而憾政治之大壞。思以易之。或有亡國之甚懼。而拚孤注之一擲。思以救之。或緣民族之義。而思逐異族。思以革之。或乘響應之勢。不知所止而窮極之。雖道有異同。義有深淺。要無論遵行何道。有成與否。其歸皆以亡中國而已矣。夫洶洶發憤之士。多熱心之才。傑痛中國之淪亡。而思救焚拯溺於一綫者也。夫能破家沈族。斷腔膏血。犯萬死不顧一生。以救中國。雖違命於舊朝。豈不可取。然實舉五千年文明之中國。完全無恙者。而破壞沈埋之。舉四萬萬之同胞。安平樂壽者。而大半焚溺之。豈其本願哉。若知中國必不亡。而言革命。則中國因之而亡。計吾同胞。雖有悍夫。必

怵惕駭懼。橋舌而無有敢談革命者矣。夫以中國一言革命必至分亡。其害如此。然而今人洵多從革命者。一則易扇動於感情也。一則無通達之深識也。

談革命多由于無通識

吾言中國必不亡。以突厥證之。吾言中國如行革命則中國必亡。即能割據自立。即能推倒政府。而終亡。以印度證之。吾言外人必無認革命之理。即偶認之。亦借爲驅除難。先利用而後取。以非利賓證之。

吾言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皆不立民主。不立本國人爲君主。而特迎外國人爲君主。更安有甘死萬萬人以爭此空名之乾脩帝銜者。即英國亦然。此皆近事之正比例也。凡諸事實。皆百年來已發之病。已驗之方。可鑒可法。循之則存。違之則亡。彼諸國曾破撼其絕好之國土。殺戮戕害無量之人民。而後大地發明。此驗方。彼諸國不幸。構變在先。無鑒無師。妄行亂走。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至于覆亡也。吾猶幸。構變在後。得鑒此前車之覆轍。得以爲改途易轍之計也。若猶不慮不圖。冥行罔覺。不

耐一朝之忿。誤持唾棄之方。視作鴻寶之金科玉律。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地理至淺也。以葬師尋地。而古今尤難之。人身至近也。而醫者診病。至今各國尙不得病之所在。况事變至繁。有正有反。有遠之乃以近之。若民主之理。至公也。而近者鑒于中南美之禍。乃知大戒。外國人爲君。當拒也。而立憲世。則英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希臘。那威。特迎立。外人爲君。而安。此豈常理所能推。實非歷試不能創。似茲深義。豈常人所能識。况外國掌故。吾華尤所難通。夫以學士大夫尙難知此。而農工士商之四民者。其不能通考世變。而忿怒盲從。實人情所難免也。然坐此無識。可以亡國。

談革命多由于鼓感情

心理之學。喑鳴一聲。衆則隨之。始或驚或默。及闐然同聲。則不必辨其所由。而忽忽隨之。于不覺。所謂聲應氣求者耶。傳電爲之也。踏歌舞劇。一人撫掌。則衆和之。聞樂而樂者。一人權笑。則闐臺而歡譁。聞歌而哀者。一人失啼。則闐臺而悲歎。蓋人固有情。以情感。情同出至誠。則如傳染矣。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則衆人和之。其智者則有爲。

爲之也。其衆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從之。及人衆既多則以多自証以同自重。益覺理之不可易而氣爲之愈昌矣。此亦傳電爲之也。夫以各國議院之民獻蓋皆一國之才秀者而聽辨才者一人之演說。往往爲之動容爲之撫掌爲之懽呼爲之切齒頓足。蓋皆氣感傳電爲之。況民間之道聽塗說哉。

凡人有愛惡心則有情。有恥辱心則有氣。感之以情動之以氣則懦夫立憤面紅耳熱而起矣。夫以情感以氣動者雖所挾多偏激之義而最足以動人。夫諸子立說猶有然矣。若持圓覺之義中邊俱到八面無罅。盛水不漏者雖諸教主猶難之。而人情亦有難動者。然而舉一國之大投之常人感情動氣之中鮮有不誤者矣。近來民氣漸昌固鄙人所日鼓舞而望之者。然其謬亦不尠矣。今不暇徧舉姑假一二義言之。如患國債之危而欲一朝還之。豈非至公仗義之舉。然若使實行則全國金銀一朝立盡而國民將涸若枯魚矣。乃未幾大反而言借債矣。夫還債之與借債至相反也。而可以舉國言之迷之則必至有一是一非者矣。謂前是而後非或前非而後是歟。皆不然也。蓋一事之立理甚繁複。不可以

一言幾也。還債而得其方。則還之更佳。借債得其道。則借之亦可。但未可以還債借債。單言了之。夫爲方爲道。其說長矣。萬言不能盡之。若限此單言。則無一而可也。然而鼓動常人之情感。則萬言者反不能。而單言者反易動聽也。又如承鹽。亦皆有得失。甚至禁賭。亦自有次第。乃皆不問。民論譁迫而成之。長吏苟徇而實行之。夫未有安養游民之方。未有禁止澳門之法。未有歲月漸禁之序。而一朝強行之。而不發生他病者。未之有也。蓋天下之物理至繁。美中有惡。惡中有美。故一藥之能治病。尙有炮製之劑和。佐使之互制。而後能收效也。否則醫病者即以生病。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蓋無藥之利。而又不蒙藥之害故也。今以天下之多故。而中外之繁蹟。而謂衆人皆能醫之。執獨步之單方。無炮製佐使之調和。或不察弱症。操刀而割。而謂遂能起痼疾也。天下有是理乎。革命之理至深且蹟。而衆人乃能以簡單二字。妄視爲救中國不二之良方。不知病症而行刀割。惟有致死而已。無可救矣。夫使若還債借債之舉。全國譁從。此等之誤。後一悔之。猶可改也。若夫革命之說。一誤行之。若羣狂者操刀而舞。其不。至于相殺。至盡不止。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

可復續。後雖知悔。如印度人然。國已亡矣。雖悔無能爲矣。不及今早知悔。後有聖者無能爲矣。

人之愚蔽也。皆自其心成之。神怯于鬼也。夜行見樹影而以爲鬼者。則得狂疾。終日東指西畫。以爲鬼也。遂以狂死。人有飲狂藥而樂者。執刀而亂舞。又分狂藥以與人。得狂藥飲之而樂者。又執刀而舞。分狂藥而與人。如是展轉分藥。執刀必至人人。皆飲藥而狂。人人皆執刀而舞。其終必至人人執刀相殺。殺至人盡而後止。感情之相動。熱電之相吸。以多爲信。入于大迷。豈復能研事理別得失哉。法國大革命之亂。百日而死人百二十九萬。頻亂垂八十三年而後定。飲狂藥亂執刀之效也。法爲歐土最強國。故僅能保。然遂失加拿大及印度各屬地。讓英獨霸。以至于今。吾國爲異種至弱之國。若羣動于一時之感情。而誤師法國。中國必亡。國民自相殘殺之餘。其遺者留爲亡國之奴隸牛馬。吾不忍觀此慘狀也。

各國之完全立憲。無不自大流血而來。今爭政治革命乎。則已成功矣。及今政止。中國可

保則革命者實有大功也。若以一時得意不肯休止。則外人干涉。中國可亡。則豈革命者之始願哉。

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

今大地百年來爲新世界矣。撥數千年舊政舊義而更新之。掃除羶霧。別啓青天。始于歐美。被于萬國。其爲第一大義。如日月之經天。若山海之絡地者。曰國爲公有而已矣。

始發于美法。波于大地。舉萬國之民。暴骨如莽。糜無量之膏血而力爭者。非他國爲公有而已矣。雖百國之爭。事勢不同。名義各異。或建獨立之義。或發民族之說。或別君主民主之名。或緣新教異教之爭。而總其流歸。萬派不同。歸宗于國爲公有而已矣。

國爲公有之大義。既爲天下之公理。萬國所公行。苟不得者。則國民咸出死力而求必得之。若既得國爲公有。則無論爲君主民主。爲獨立半立。爲同族異族。爲同教異教。皆不深計。此則自歐美至各國百戰歷史之成跡也。

中國之變。最在萬國之後。可取萬國以爲鑑戒。最幸事也。明乎近世萬國之成跡。或爲覆

車之轍。或爲前事之師。無誘動于感情。無盲從于衆論。無惑于一時之得失。而後舉措不誤。可以保國。否則一誤足以亡國。

國爲公有之義。最先出于中國。禮運述孔子大同之義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論語述孔子之言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發明國爲公有。則君主不與。惟恭己無爲而已。蓋據亂世小康。則國爲君有。若平世大同。則國爲公有。孔子陳三世之義。以備窮變通久之規。蓋進化之大義。而遂爲政始變革之第一大事矣。

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所能私有之。故天下爲公。理至公也。但當亂世。水火塗炭。民無所歸。有聰明神武者。首出爲君。民得所庇。以出水火。則國暫爲君有。亦亂世所不得已者。譬如今律。嬰兒未及歲。則許長親爲代理人。筮其產業。若兒長及歲。則代理之人。無論長親與否。必當歸還其業。俾自筮之云爾。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蓋明平世之義。以國爲公有。故重之。君不過爲國之代理人。故輕之。蓋以君爲國中之一分。而不以君即

國家以國爲公有之大義最深切彰明者也。

然中國雖有孔孟之大義。但屬空言。就實事考之。則數千年皆屬亂世之時。而國爲君有。歐人所謂專制是也。歐人言國爲公有曰。Constitution 義出希臘。即吾中國之禮也。但不及鬼神耳。蓋希人先創之。日人譯之曰立憲。以明君民同受治于法律之中。質而言之。立憲國者。國爲公有。君民共之。專制國者。國爲君有一人私之。專制國爲君所私有。舊世之義也。立憲國爲全國人所公有。新世之義也。從舊嬗新。百年來萬國之民。所暴骨力爭。即在革私有而爲公有之一事而已矣。爲之君者。上知天下之公理。在天下爲公。下知萬國之趨勢。在國爲公有。則舉國而公之。即無事矣。爲之民者。但力爭國爲公有。不得之。則一切不顧。苟得之。則君主民主種族自立。可不計也。若知此也。雖少有爭事。而中國必保。

今許軍隊及資政院定完全之憲法。吾中國已爲立憲國。名雖有君。實則可謂爲虛君。共和國。則吾中國之土地人民物產。乃四萬萬人公有之。而非君主私有之。所謂君主者。不

過。如。宗。子。之。世。給。其。田。歲。時。衣。冠。主。祭。云。爾。若。夫。一。國。之。政。治。則。國。會。議。之。而。政。黨。之。多。數。者。組。織。政。府。而。執。行。之。君。主。不。過。端。拱。受。成。而。已。故。立。憲。第。一。大。義。曰。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能。爲。惡。此。卽。論。語。舜。何。爲。爾。恭。己。正。南。面。有。天。下。而。不。與。之。義。立。憲。之。君。主。固。如。是。也。

立。憲。之。國。不。論。君。主。民。主。要。皆。以。國。爲。國。民。之。公。有。物。而。君。主。雖。稍。貴。異。不。過。全。國。中。之。一。分。子。而。已。瑞。典。王。自。謂。如。一。大。世。爵。而。已。所。謂。名。譽。總。理。乾。脩。君。銜。是。也。故。其。有。其。無。或。爲。本。國。所。產。或。自。他。國。迎。立。皆。不。足。深。計。也。爲。國。民。者。但。力。爭。國。爲。公。有。而。合。一。國。君。民。共。任。之。如。國。不。能。爲。公。有。則。或。流。血。而。爭。之。若。國。旣。爲。公。有。則。爲。君。主。民。主。皆。聽。其。時。宜。而。不。深。計。焉。故。百。年。來。歐。人。號。稱。革。命。者。實。非。專。革。命。也。專。求。國。爲。公。有。云。爾。立。憲。者。國。爲。公。有。之。名。詞。云。爾。

奧。普。意。瑞。典。爲。爭。國。爲。公。有。故。莫。不。起。革。命。而。逐。殺。其。君。旣。而。立。憲。旣。定。國。會。旣。開。則。復。迎。其。故。君。爲。王。而。絕。不。容。心。焉。今。奧。帝。佛。蘭。詩。士。第。二。約。瑟。與。德。帝。威。廉。第。一。非。曾。經。放。

逐之主者乎。今何戴之之親也。蓋所爭在國。爲公有。若其王之爲放。爲迎。甚輕不足計也。乃至法國。號稱革命之祖。既立民主。後忽而復立。故君之子。路易十八爲王。已又逐之。而拿破侖第三立爲帝。亦聽之。蓋所重在爭國。爲公有。而君主民主。與故君之子。與否。法人不以爲重。則不計也。豈惟諸歐然哉。卽近者。突厥阿士文黨之舉兵。脅君而廢之。更立其弟。波斯人舉兵。廢其王。而又立其子。蓋所爭在國。爲公有。而于其父子兄弟。爲王不足計也。蓋以立憲之君。主僅爲大世爵。乾脩帝銜。名譽總理。不足計也。

豈惟法國爲然哉。卽英國逐占士第二。而迎荷蘭侯威廉第三爲王。及后安死。迎立漢那諾王佐治第一爲王。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倫敦市民大舉革命。亦不過求國爲公有。完全之權。而于佐治威廉域多利之本爲德種。應放逐之。不計及也。但令發誓。改入英籍而已。若夫歐人之迎立異國異族人爲君者。不可勝數。蓋皆重國爲公有。故也。五六十年來。比利時迎德之滑頓堡王子爲王。羅馬尼亞迎立德之阿論卜公子爲王。希臘那威迎立丹墨王子爲王。布加利牙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除那威外。皆立異族爲君者。

也。蓋以國爲公有故也。

蓋立憲之大義。曰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則國爲公有也。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能爲惡。云者。君主不獨攬大權至明矣。蓋立憲君主。但保存君統而不保全君權。各國憲法所定之君權。皆有限制。夫限制之權。猶一官云爾。仍謂之君者。最高之世襲爵云爾。其與古昔相傳之君有無限之權。蓋大相反矣。百年來萬國之所爭在此也。

今者朝廷審天下爲公之理。爲中國泰山磐石之安。旣明且決。毅然下詔。行不負責任之義。而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是朝廷旣下完全共和立憲之詔矣。此一詔也。卽將數千年來國爲君有之私產。一旦盡捨而捐出。公于國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詔也。卽將數千年無限之君權。一旦盡捨之。而捐立法權於國會。捐行政權於內閣。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虛名曰君位云爾。國民曰國者。吾之公產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筦之。今代理者已願將公產交出。吾等可享此公產而無事矣。又曰代理者昔總吾公產之全權也。今已將公產權讓出。公議

公。辦。代。理。者。不。過。預。聞。而。簽。一。名。云。爾。故。昔。之。憤。然。爭。者。今。宜。懽。然。喜。矣。故。夫。立。憲。云。者。以。君。有。之。國。爲。公。有。以。無。限。之。君。權。改。爲。最。高。之。世。爵。之。代。名。詞。而。已。

夫。由。國。爲。君。有。革。而。爲。國。爲。公。有。此。其。政。治。大。反。至。極。也。夫。革。數。千。年。專。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萬。矣。苟。通。變。而。善。其。用。又。可。以。無。事。行。之。然。改。革。之。名。詞。古。無。可。託。今。無。可。譯。於。是。大。義。闇。而。不。明。而。朝。野。之。間。爲。之。大。亂。而。中。國。遂。幾。於。亡。矣。

今。革。命。之。名。義。日。本。人。譯。自。易。之。革。卦。湯。武。革。命。之。辭。在。日。本。用。之。爲。改。革。之。通。名。無。事。不。可。僞。爲。革。命。在。中。國。用。之。則。專。屬。征。誅。以。爲。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則。緣。民。族。義。專。用。爲。排。滿。興。漢。之。名。詞。若。以。歐。美。求。國。爲。公。有。之。義。論。之。則。皆。非。也。如。美。之。自。立。法。之。殺。君。而。易。民。主。次。則。逐。君。英。初。則。殺。渣。理。第。一。而。立。其。弟。逐。占。士。第。二。而。迎。立。堦。及。後。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則。只。有。民。迫。變。政。而。未。嘗。廢。君。普。奧。逐。君。而。復。迎。之。瑞。典。弑。君。而。立。其。子。班。則。弑。君。而。迎。立。他。國。王。子。意。之。奈。波。細。細。里。則。廢。弑。君。而。夷。其。國。近。者。突。廢。其。君。而。立。其。弟。波。斯。逐。其。君。而。立。其。子。俄。人。日。弑。其。君。他。若。那。威。離。瑞。典。而。自。立。匈。牙。利。亦。嘗。舉。兵。

欲離澳。意十一國舉兵離澳自立。若中南美與墨西哥之黨爭總統。凡若此者。我國視之。輕重大小迥絕不同。而歐人譯之。若一若據今歐日所譯。而中國誤用之。其害有不可極者矣。蓋中國數千年之義。以國爲一姓所有。卽命爲一姓所屬。君臣之義。視此最重。其有父子兄弟之內亂。則與一姓無關。故歐人視爲革命者。吾國人視之。若無其有易姓移朝。歐人不重父子。君臣亦視之。若無。而吾國人視之最重。若如吾二千年來。頻易姓代。而其國爲君有之義。如故也。歐人亦輕視之。爲非大變革也。若由國爲君有。易爲國爲民。有歐人視之最重。而族教之同。異君民主之不同。覆朝自立之各殊。則不足計也。故立憲云者。以君私有之國改爲公有。以人君無限之權。改爲最高之世爵。總代名詞云爾。憲法者。以君私有之國改爲公有。以人君無限之權。改爲最高之世爵。官權之約章云爾。故今茲之事。命名曰力爭國爲公有。必欲以革言之。則曰大革命可也。此大事也。在中朝旣俛而遵之。迫切而定之。苟上下能善行之。則君民無流血之禍。一國上下。可晏然無事。告厥成功。且由資政院定憲法。又諭定憲法。皆師英而不師日矣。且君主上議員亦不能選。不獨

限制君權。且並無權。遠不若民主矣。夫國會以多數爲決議。內閣卽以多數政黨爲組織。而漢人議員居其十之九。其永占多數不待計矣。然則國會之決議永永在於漢人內閣之組織。永永在於漢人。則此後之帝者必近同英王而上師舜禹恭己。不與南面無爲矣。夫英王族自德之漢那話王國。而迎主英國。幾見漢那話人之柄政哉。一切皆英人自爲執政耳。甚至英王用一婢。亦請於總理大臣。故英國之政權全在總理大臣。國人之心目亦只爭總理大臣。未有爭王位者。迎立威廉第三於荷蘭族。迎立佐治第一於德種。二百年來英人無爲王者。而絕不計及也。英人之視其王。禮名雖具。而權實全非。蓋名位雖世。仍王號。實則不過一最高之世爵。如法王。如退院方丈云爾。其總理大臣。雖無王號。然百官總已實同攝政矣。又譬今官制。立憲之君主。猶總督而加宮保卸任也。猶親王出軍機而仍襲親王也。立憲之總理大臣。猶布政使之護總督。京卿侍郎之充軍機大臣也。夫禮名權實之不可兼久矣。惟古之君主兼有之。今一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則有其實而無其名。一則有其禮而無其權。一則有其權而無其禮。而總理大臣又不能以一人而兼

有君主之權實也。君主議政之權。分於國會。君主行法之權。分於法官。君主軍政之權。分於軍諮部。於是君主以最高之虛爵。擁虛名而領袖之云爾。然英國總理大臣之大權。久任遠過於法之總統。亦過於美之總統焉。故英名雖爲君主國。實與民主國無異也。吾中國今者可名曰虛君共和國也。今革命者倡爲民國。欲立總統以主國事。則立憲國會之法。已與民主全同矣。總統之與總理大臣。禮節地位。亦分毫無少異也。無論立總統必出於爭。如中南美然。每爭選總統。死國民過半也。就令將來能如美之不爭。而總統之與總理大臣。絕無少異。皆漢人自爲之。然乃傾棄四萬萬之民。命拚擲萬里錦繡之河山。千年文明之古國。以爭此一與總理大臣無異之總統。何爲也哉。

就令得之。不過總統大臣之上。少一名譽總理。虛銜告爵之署名支俸者而已。夫名譽總理高爵虛銜之署名支俸。其價值可侔於萬里之山河。四萬萬之人民乎。此不待比擬而已。索笑也。以出無量之價。而購此區區也。惡夫不爲也。何況新舊國戰列強集。鸚鵡蚌相持。徒資漁人以得利。其究也。兩敗俱傷。只同印度。資中國於外人。以瓜分而已。則是萬里。

之。山。河。四。萬。萬。之。人。命。五。千。年。之。文。明。空。自。棄。擲。以。購。一。與。總。理。大。臣。無。少。異。之。總。統。而。卒。不。可。得。也。及。是。時。乃。知。而。悔。之。則。已。無。及。也。

今舉國之力持民族革命者其懷抱知識不過中國宋明來攘夷之舊論而已其新者又不過歐人。民族之舊論而已。豈知宋明攘夷。歐人。民族之論皆發生於專制之世。而與立憲之義至反者也。若誤據舊方而服大劑以醫新病。病源既大相反。則藥劑可毒且死人。言革命者若知其不考而誤服舊方。以致毒斃自身也。其爲悔應如何也。今藥已誤服。毒已大發。幸毒未深而毒可解。考之全歐各國革命之案。稽之大地萬國民族之爭。百年來事。未有不歸於定憲。法立國會者也。否則敗亡矣。若法大革命而能保者。以承路易十四之後。法爲全歐最強之國故也。我則今爲最弱之國。豈可引法而自比乎。只有爲印度而已矣。主民族者若能原本古今。考察中外。驗視五十年歐美之新法。必不遠復也。若以一時得意於附和之多。藉響應之衆。因感情之誤。固執至舊之論。拚擲萬里之山河。四萬萬之人民。五千年之文明。聽漁人之得利以爭。此與總理大臣無異之一總統。其爲智愚得

失。何如也。不亦可以已乎。

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

吾中國人開口輒曰君國。蓋誤於舊制國爲君有之故。此大謬也。於是。有視一朝之君亡。爲國亡者。於是。有視一朝之君在位。爲國非其國者。蓋中國久爲專制國。故其君謬然私其國。爲已有其國民。亦謬然視其國爲君有。是以至此大謬也。夫旣謬視其國爲君有。而君未肯公國於衆。卽君爲同族。安得不起而革之。何況或屬異族者哉。宜其謬自謂爲亡國。而必思革命也。宜乎法人謂革命爲專制之產兒也。雖然誤矣。竊謂中國人民雖多。新識雖入。然實不識新世國與君之迥別。不識君與國之不相關。不識如何而爲亡國。然此絕大之義而不識。乃妄行之。則真足以亡國。今不得不明辨之。

夫中國之舊號稱亡國者。有內亡。有外亡。自內亡國者。其道有五。有以權臣篡位者。若曹魏。篡漢。司馬篡魏。是也。有以女謁易朝者。若武周。篡唐。是也。有以侯邦革命者。若湯武之代夏殷。李唐之代隋。是也。有以草澤革命者。若劉項之亡秦。是也。有以內國相併者。如春

秋戰國諸侯之相吞滅。而三國五代之戰伐混一。是也。然凡此五例。中國舊說之所謂亡國者。實則易姓移朝一人一家之私事。今歐人新說。不過視爲內亂。不以爲亡國也。

外國相滅。誠爲亡國矣。然此亦如德國封建時之相吞滅。於德國之文明相續無礙也。即謂十六國之亂華。金元之入統。實爲外人入主中國。大亂民俗矣。眞亡國矣。然一國之存立。在其歷史風俗教化。不繫于一君之姓系也。今以英之強。而唐時大尼薩遜入主之。宋末時威廉第一以諾曼種入主之。康熙十六年荷蘭侯威廉第三入主之。乾隆時佐治第一以漢那曼王子入主之。今英王則爲薩遜王子之種。然而英人之風俗教化政俗。則固英人千年相傳之文明也。不以易朝移姓。外人入主。而認爲亡國也。我中國雖屢更革命。而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禮樂文章教化風俗如故也。自外人入焉。而化之。滿洲云者。古爲肅慎。亦出於黃帝後。其于明世封號龍虎將軍。然則其入主中夏也。猶舜爲東夷之人。而代唐。文王爲西夷之人。而代商。云爾。教化皆守周孔政俗。皆用漢明。其一家帝制。不過如劉李趙朱云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禮樂文章政俗教化一切保存。亦如英國也。則亦

不過易姓移朝耳。易姓移朝者可謂之亡君。統不得以爲亡國也。故在中國往者數千年。聽任篡滅革命皆可也。以未嘗亡國也。

夫如何而謂之亡國乎。其道又有四。

第一則盡滅其文字。絕其先民之感。以聾盲於新國之中。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是也。班將葛爹之滅墨。取墨人之書史圖畫而盡焚之。今墨全國人不復知有祖功宗德。不復知有先哲先民。聖賢豪傑。詠歌記載。今其所記誦詠歌尊法。皆班人也。此爲亡國之第一等事也。

第二則禁其舊文舊教。奴隸其人。苛酷其民。圈禁出入。不得仕宦。不預政權。如法之於安南。此爲亡國之第二等。

第三則奴賤苛征其民。譏禁其出入。其人民不得爲頭等醫生律師與夫大商大工仕宦。文官不能至縣令。武官不得至千總。議院不得參政權。如英之待印度。緬甸荷之待瓜哇。而臺灣人亦無仕宦政權。此爲亡國之第三等。

第四則或禁其語文或禁其買地或禁其仕宦爲政如俄德之待芬蘭波蘭此爲亡國之第四等

若中國今日而亡國於外人乎則必爲芬蘭波蘭印度安南緬甸瓜哇臺灣必不得爲北魏金元與本朝之舊可決之也以今外人皆有文明化我故也

夫以英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那威也以外人爲王而國民國會實主內閣以執其政天下咸以爲文明強盛之國無以爲亡國者英人比利時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布加利牙人那威人自執其政未嘗以外人爲王而自認爲亡國者若中國四萬萬人能有國會內閣以自執其政但奉一虛銜帝位給以歲俸旣無責任不能爲惡無論何種人爲之要與國之存亡得失不相關也

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

孔子爲中國之教主陳三世之治法廣大畢備矣於詩首文王明撥亂之君主也於書首堯舜明立憲之君主也春秋始於文王終於堯舜由撥亂至於立憲也易曰見羣龍無首

吉。共和也。故發小康之道，用君主。而大同之道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尙共和也。孟子述孔子大義曰：得乎丘民爲天子，共和之民，選總統也，共和之義，誠公矣美矣。然孔子廣陳諸法，旣甚尊之，而諸經必重憲法。君主之堯舜，而不多稱，無首之共和，何哉？

夫裘葛爐扇，宜時出之，苟不合乎時，則反足致亂也。故雖以子噲之高義上賢，先力行其義，而孟子不許，以非時也。歐士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練士，鄧那話，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法，論呂，覲伯，雷問，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至於美國，光而大之，其故有四：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於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自立本無君主，二也。本爲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於美，政黨僅二，故美獲安，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法人妄師之，即已大亂。八十三年而後，定其不亡者，以承路易十四之雄，爲歐士第一強國，故然。至今憲法未善，故法終弱而不能強，亦惟共和政體不能運動之，自美法以外而妄立共和政體者，未

有。不。大。亂。無。已。者。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衆國政體之故。然除美國外。二十共和國。自智利外。無一不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於美洲。見聞所及。巴拿馬也。掘地馬來也。位亞基也。秘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民過半。吾見自個郎及秘魯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之亂狀。請政府救護者。不數年也。巴拿馬玻利非爭總統之亂。亦不過今年間耳。

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爹士爲總統。專制三十年。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闢。商工漸盛。文明漸啓。乃今年馬釐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千數。今之更起與馬釐拉而爭者。未有已也。吾疇昔猶未知共和政體之害也。大募華僑入墨。且自開百萬之銀行。今已一掃無餘。而吾姪同惠慘死於是。則悔之晚矣。蓋民主之國。難託命如是。誠不能引美爲例也。

即近者葡立民主矣。而至今亂靡有定。王黨尙日與兵爭。民黨又裂爲五六。而內爭安在。

其能定也。且葡之今變實由教爭。新教黨憤舊教之壓制而起。廢之王依舊教則不能不廢。逐主旨在廢教。乃數千年大革命非主在廢王之小革命。故不足道也。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位雖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銜外。亦幾幾於古之有天下者也。自德國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矣。則總統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也。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口舌爭之。歲月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也。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駢國人之屬於黨者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爲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爲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害大矣。則反不如君主而不亂之爲良法也。蓋非有愛於君主而必欲立之也。所以愛國民也。

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爹士專制。僅安二十餘年。

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待三百日乎。

且中國而有兩黨爭總統之時。則總統政體已。確立。雖頻死。民過半。猶可也。當新立民主之際。內爭已不可思議。觀法國大革命百九十日之爭。而可推見也。馬拉羅伯卑爾段敦之流。互相屠而已。羅伯卑爾本爲賢判官。乃忽易性爲屠伯。董卓之後。郭催李汜樊稠張濟遞相殺而已。夫殺戮之慘。且不計。內爭既極。商務牽涉。則外人乘之。瓜分而已矣。

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總統。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墨國之七年舉總統。豈非投籌乎。不過舊總統。令地方官。授意民間舉之耳。然此不公。仍可安民。無如豪傑挾兵以爭。何總統只一。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詐力各出。誰俛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知投籌法乎。何以易每總統。必出大戰亂乎。戰勝者則爲總統哉。此真欺鄉曲小兒不解人事者之語。至於實行乎。則必革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否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既無。是理必出兵爭而已。死人如麻。則非安民之法。亂靡有定。則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中國。皆

爲謬慕共和政體之故。豈不大謬哉。故斷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立民主之理也。

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必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

今萬國之新化新政。莫不出於歐洲。卽美亦皆歐化也。則歐人之政俗。最宜詳考之。

歐人迎立君主於外國。古矣。不可勝數。立憲文明莫如英。則迎顯利第二於法。迎威廉第三於荷蘭。迎佐治第一於德之漢那話。其至近也。而舉國臣民安之戴之。不過入主之時。要其立誓入英國之籍與教。如娶后妃之禮而已。然英之迎立。猶可謂爲舊爲有君之國。義當繼續。且有婚媾。彼其義應嗣立也。尙有舊無國土。而新自立者。絕無婚媾而親交者。乃亦迎立異國之人爲君。甚且不獨迎自異國。而迎民族迥異者。豈不極怪哉。

如比利時千八百五十年拒荷蘭。而大戰廿年。乃能革命自立。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本國人爲君主。而迎立德之滑敦堡王之子爲王。夫比利時爲羅馬種。而德爲條頓種。夫比能自立。其將帥豈無傑才。足爲總統與君主者。然必特舍之。而迎立異種人爲王。

何哉。

救亡論

復次光緒二年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之背突厥而自立。既能自立。豈無人才。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卽立君主矣。而羅馬尼亞舍其羅馬種而迎立條頓種之德人阿論卜公之子。爲王。布加利牙則舍其塞維種人而亦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希臘之種更自異。乃不立希臘種人爲王而迎立諾曼種之丹麥王孫爲王。豈不尤異哉。

卽至近那威自立。豈無才傑。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亦不立那威人爲王而迎立丹麥王子。爲王。雖同爲那曼種乎。而久已別立國土。非其國人矣。夫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布加利牙。初創國土。耳特舍其本種而迎立異種之人爲王。其怪滋甚。其義何哉。

蓋國爲公民所有。王者不過一乾脩君銜。名譽總理。不關輕重故也。其不立本國人爲王也。若觀於塞維。可鑒也。塞維立本國人爲王。故今王彼得能樹大黨。篡弒前王而自立。若立外國人乎。於國人中絕無黨援。但寄虛位。則無爭篡之禍也。若本國方有兩黨之爭。新立之君。勢力未固。則爭弒無已。或以地異而爭立王。或以黨異而爭立王。苟非吾地吾黨。

則日思殺之。是爭殺相尋於無已也。且以兵爭得王勢。必復於專制。以兵爭總統者亦然。拿破侖爹亞士亦然。則立憲之法。將沈滅矣。夫是以諸歐懼而不敢立本國人爲王也。夫以絕無權力。無關輕重之君。如土木偶之神。焉爲本國之神乎。爲外國之神乎。皆可施敬也。但迎立於議院之前。誓入國籍。盡忠於其國。則今各國制。居其地者三五年。皆有歸化之例。迎立異族之王。不過多一歸化人耳。

夫其不立民主。必立君主者。蓋有君在。可藉以止爭。總統之亂源焉。令人但以筆墨口舌爭宰相而已。此各國經百凡閱歷而後得此良法者也。夫歐人幾經考驗。乃得此奇異之妙法。甚至特迎異國異族人爲君。安有拚亡五千年之中國。拚死二萬萬之人民。而爭一乾脩君銜名譽總理之虛位乎。存之有益。而無損去之亡國。而奴民爭非所爭。藥不對病。師出無名。相持而爲外人資。以自亡其國。其不可已矣乎。

立憲國之立君主。寔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

政體之極奇而絕妙。深遠而難解者。莫如立憲國之立君主矣。宜人之宵宵未明也。

夫立憲君主之制。創于英國。而徧于大地。自德國外。大體略同矣。名雖爲君。而英君主用一婢。須請命于總理大臣。其出會他國之君。禮際嚴重。謂之兩君相見。而寔則奉總理大臣之命。就鄰君而商大事耳。吾竊名之曰公差大君焉。然其君主既有游觀之樂。復有公費之支。甚幸望得此優差也。瑞典王之赴議院欲步行。禮臣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耳。何用此王者舊式爲。比利時王有康果爲私產。國會索之歸于國。有前英王加冕時。欲派王孫遊印度。主其禮。再三求總理大臣。而後得。給遊費十四萬。亦再三請加乃得之。各立憲國用人行政之權。皆在總理大臣。各國君主亦有用相之權者。英王且無此權。其總理大臣。由國會大政黨之魁組織之。日本名雖爲官僚。而非有政黨提攜。不能成其內閣。而天皇亦擁虛器耳。不能用一私人也。立法則在國會。君主可解散而不能改駁之。虛文或許解散。而寔事絕無矣。

故憲法之大綱曰。君主不負責任。而大臣代負之。曰。君主不能爲惡。夫責任者職權之謂也。惟其絕無職權。故能絕無責任。而不能爲惡也。且夫在天言之謂之命。在人言之謂之

責。任。自。其。上。改。言。之。謂。之。革。自。其。下。接。言。之。謂。之。代。代。負。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不。同。耳。禮。不。同。耳。寔。一。也。皇。王。后。辟。皆。君。也。初。哉。首。基。皆。始。也。中。國。乎。諸。夏。乎。華。夏。乎。中。華。乎。支。那。乎。震。旦。乎。皆。中。國。也。云。爾。

今英之待印度大王。未嘗去其大王之號。宮廟社稷。百官輿衛如故也。至近法之待安南。亦未廢王號也。宗廟社稷。文武百官如故。歲給百萬之祿。國政必令王名勅諭之。荷蘭之待爪哇疏羅王亦然。豈必去其帝王號而後爲滅哉。日本昔待高麗。帝號百官社稷宗廟。勅令如故。亦行此法。今人知高麗去帝號之爲滅也。其寔高麗自立。統監以後。僭帝制。詔之時。與今高麗無異也。所異者禮與名猶在耳。天下古今之爭帝位者。爲其權利耳。如其無權寔非君主。帝之與王。公皆大世爵耳。高麗安南之統監。猶之總理大臣也。在中國舊制。只有虜擒囚殺。俘獻太廟耳。若視高麗安南。僭皇帝則何如也。但中國舊無此法。故人不明其微妙耳。

雖然立憲國之待君主也。其禮與名至尊且敬也。其祿食至優且渥也。帝王之位號儀式。

鑾衛與其。后妃子女之位。號禮儀。皆如專制之舊。敬禮未有少改也。夫英之君權。寔在其總理大臣。至于英王臨軒。則總理大臣旁侍而爲捧杖。臣民一窃致敬。宴會必祝有語言。文字不敬君主者。則罪之。歲祿千數百萬。雖公侯小國。猶然。君主與其后妃子女有慶典喪禮。則舉國止業。行大禮而哀榮之。人家徧立其像而記念之。國會糜百千年億之巨萬而助大典焉。乃至德埃士拿公國之婚。國會亦費五百萬。雖專制之君主。何加焉。

夫立憲君主爲一極無權之人。極無事之人。極無所用之人。昔人所稱土木偶者。幾無以異。不獨其賢否無關於國民也。並與政事不相關焉。實則與國民不相關焉。蓋立憲國與共和國無少異。則立此君主。何爲哉。然且歐亞各立憲國。歲不憚糜千數百萬之祿俸。民甘于施非常之敬禮。如是其愚何哉。

且夫舊有君主之國。恐大行革命。以釀亂源。而致危國。則存君主而糜巨祿。猶可也。乃多有新國。如布加利牙。希臘。那威。比利時。羅馬尼亞。舊本無君。旣立國後。則改立民主可也。國可勿糜巨費。民可不施大敬。至順矣。乃亦必迎立外國異族人爲一君。不與以尺寸之

權而甘費數百萬之俸備極尊敬之禮以待此木偶者此尤奇愚至極而不可解者矣使歐人而奇愚無驗則可也歐人而稍有知也立此君主何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也

及考乎中南美共和各國歲爭總統之亂乃知歐人之爲立憲國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熏丹穴而求之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爲君如女之贅壻然蓋非深遠奇妙也爲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此豈淺人不學所及識哉宜中國人之未夢見也初讀醫書者得一本草古方欣然大喜乃敢妄施藥於大病只有自戕其生而已若拾歐美殘棄之方極烈之藥而妄服之不死也幾希奕棋小道也不深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也况中國未有之事變人人未有之學問而敢妄行之乎

且夫立憲之君主至無所用也然歐土立憲國乃皆至愚謬而必立君主者蓋立一無權無用之君主人不爭之於是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生爭亂之患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

也。土。各。國。甯。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

嘗。譬。論。之。立。憲。之。君。主。者。如。神。乎。故。憲。法。曰。君。主。神。聖。不。可。犯。尊。之。爲。神。至。矣。夫。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不。可。無。者。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官。萬。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少。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爲。大。用。者。也。一。知。半。解。者。妄。欲。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爲。大。用。而。天。下。未。能。廢。神。且。必。立。而。尊。之。他。日。大。同。文。明。既。極。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能。也。然。則。不。能。廢。君。主。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者。在。有。無。之。間。以。無。爲。爲。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通。歐。人。立。憲。君。主。之。制。矣。

中。國。乎。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以。起。爭。亂。甚。非。笨。也。抑。吾。更。有。說。焉。若。必。力。持。民。族。乎。或。天。命。無。常。舊。朝。忽。覆。則。民。主。之。義。徒。啓。內。爭。吾。終。以。爲。不。可。行。於。中。國。也。與。其。

他日尋干戈以爭總統無如仍迎一土木偶爲神而敬奉之以無用爲大用或可以弭亂焉。

且夫爲神之資格至尊嚴矣。雖其才質出乎土木不拘也。必其地望向爲四萬萬所共敬者。必其名位向來超絕乎四萬萬人之上者。歐人迎立必在鄰君之子爲此故也。吾國力持民族義萬無迎立外族爲君之理。然則此神乎。惟匪立中國人自爲之。

以中國四萬萬人中誰能具超絕四萬萬人而共敬之地位者。蓋此資格幾幾難之。有一人焉。則孔氏之衍聖公也。

夫衍聖公乎。眞所謂先王之後存三恪者也。以爲聖者之後。故其恪久存而永不絕。其公爵世家。歷二千四百餘年。合大地萬國而論之。一姓傳家。只有日本天皇。年歷與之同。其無事權而尊榮亦略同。又皆出於我東亞國也。若羅馬教皇乎。亦可謂東西兩大教宗。略相類者也。然教皇事權太大。又公舉而非出一家。仍不若日本天皇之與我全同也。然且衍聖公爲先聖之後。人心共戴。其爲中國萬世之系。比日本天皇尤爲堅固矣。且立憲君

主實非君主。而大世爵耳。不過於公之上。加二級爲皇帝耳。孔子嘗有尊號曰文宣王。文宣帝。衍聖公。不過加二級。襲此文宣帝之爵號耳。仍是大世爵也。

夫立憲君主。既專爲彈壓。不爭亂而立。非與之事權。待其治世也。誠合乎奉土木偶爲神之義。則莫若公立孔氏之衍聖公矣。孔氏爲漢族之國粹榮華。尤漢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無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應亦同心而無詞矣。

今各省公尊孔氏衍聖公爲帝。或曰文宣帝。或曰衍聖帝。迎主北京。或遷都山東南京蘇州。移資政院從之。即改爲國會。先召集各省諮議局議員。與資政議員。並爲國會議員。公議大政。公舉百揆。即總理大臣公訂外約。則秩序不紊。爭亂可泯。中國猶可保存也。

夫百揆者。體制無異美之總統。故不名大臣。事權無異英之總理大臣。蓋隨政黨進退爲移轉。而不立年限。若此者。出英美之外。而別爲新制。盡有其良法美意。而無其害人。皆以政黨口舌筆墨爭。百揆而不傾國。以爭選總統。中國之亂。庶可弭乎。中國之勢。庶可保乎。

虛君之共和國說

頃者中朝允開國會。並許資政院定憲法矣。夫憲法既爲資政院衆議員所定。出於諸將兵力所迫。則舊政府不能不從者矣。若是乎衆大臣爲總理大臣所用。而總理大臣由國會所舉。甚至上議院員皆不能選。是君主雖欲用一微員而不可得也。不已等於平民乎。軍隊雖統於君主。而須聽國會之命。不已等於將官乎。若夫國會提議案。國會改正法。君主皆不能參預。不能否決。惟有受命畫諾而已。不類於一留聲機乎。凡此政權一切皆奪。不獨萬國立憲君主之所無。即共和總統之權。過之遠甚。雖有君主。不過虛位。虛名而已。寔則共和矣。可名曰虛君共和國。

虛君者無可爲比。只能比于冷廟之上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過尊土木偶爲神而已。爲神而不爲人。故與人世無預。故不負責任。不爲惡也。今虛立帝號乎。則主祭守府拱手畫諾而已。所謂無爲之治也。親貴乎。今赫赫之內閣。猶且盡撤之。此後則爲長安布衣而已。雖或奉朝請通聘問。必不預政事矣。其宗室乎。夷於齊民。其滿籍乎。皆改漢姓。附於所在。

之州縣。雖欲攻之而無可攻矣。若滿人欲爲大僚乎。則漢人四萬萬之才者。尙不能徧舉。安能及滿人乎。間或撫用一二之才。然能預聞政事者寡矣。依此觀之。滿洲乎。僅存一神。以存虛尊。宮廷乎。如存一廟。以保香火。其親貴故僚乎。則其祝宗掃除之隸也。滿人乎。改姓改服。則爲中國多一歸化之民。又何損焉。保生之不暇。事權政治一切無預。而其效用。可以弭亂。而令外人。不干涉。後則不至歲易總統。以相爭殺。死人過半。然則何不行之。抑將傾四萬萬人之財命。亡萬里之境土。棄五千年之文明。而爭一冷廟之土。偶香火乎。即得勝之。亦太不值矣。漢已興矣。亦又何求。無亦可以已乎。

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

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眞漢族者爲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族也。今疏證之。

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爲黃帝子孫。有欲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爲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崑崙。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爲營衛。則實

由遊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爲始作亂。爰及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尙爲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別自爲種。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徙自中亞。實即蒙古之種。况史稱匈奴之先瀋維。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爲重。所謂中國夷狄之別。專以別文野而已。合於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爲夷狄。則吳爲秦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爲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卽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方卽許已爲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爲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



廢省論

南海 康有爲撰

目錄

序言

採美制州自立民舉駁議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駁議

廢省論序言

廢省論

夫自共和以來，外蒙叛西藏失，各省自立，時謂磔裂支解，政府號令不出於京門，聽各省之爭，亂洩卻縮，不敢過問，如無政府，況望統一，時謂無腦無手足，無肢體，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況支解磔裂，無心無腦無手足，無肢體者，而立於列強，耽逐之百戰場中者乎？夫人之殺已，猶有以拒之，若夫自殺，自絞，自縊，則無能救之者，今各省自立，政府令不能行，唯有羈縻財無所出，唯有借外，是雖有良藥不能下咽，而達於五臟四支，也是謂自殺，自絞，自縊而已，吾儕國民，坐視其五千年之國，自殺自縊，從旁呼籲哀痛而不能拯之，豈不大哀耶？嗟乎！夫何爲？至于是哉！則都督十餘人，參議員百餘人爲之，夫是都督參議員，豈無愛國憂國者哉？何爲甘以五千年之中國，自殺自縊耶？都督甘爲印度之諸王，他時乞憐異國，能保幾日，而令子孫作馬牛耶？吾國人皆知印度爲文明大國，與吾國同矣，亦知印度所以亡乎？印爲蒙古帝所統，印人忿其隸於蒙古也，而革命，於是各地自立，至二百

餘國。英印度公司書記克壯飛乃得劫加拉吉打王而據其地哈士丁斯代爲督，乃反間各印王日事內戰。乘其兩弊取之。滅國十數。至中印度乃陳兵十萬大召會印諸王勒以滅兵而戍以英卒。旣乃取其財權印遂全滅。今印人爲文官大不能至。令長武官不能至。千總卽至大工師大律師皆不能充。郵局置羣吏以拆信。全印人不能有刀鎗。印士夫謁英小吏如覲天帝。一言侵英者治以極刑。昔印督請吾茶會覲印諸王之朝。印督也。陳兵千數於門內外左右夾羣吏印督據高座於中。設虎皮而踞座焉。印王以序入朝北面鞠躬唱忠服英國之喏。則賜以糖果一枚。銀一角。拱手。摳衣。敬受。側身退。吾惻然哀之。吾都督若果成國乎。則他日鞠躬北面受糖果銀角之賜。其至榮也。若議員乎。則並欲爲李完用之榮封。恐亦不可得矣。嗚呼哀今之人。不願有國。豈不異哉。此誠五千年未有之奇險。而四萬萬人所宜徬徨亟救者也。苟知其險而願速救之。亦非無道焉。且其道至簡易矣。知病卽藥。患不救耳。非不能也。然則所以救之之道何哉。去其自殺之刃。繩而已。今危亡中國之患。尤在各省自立也。若剷除各省之境域。卽可消除自立之大患。則中國

自統一。政府自有力。而後行政可措施。危亡乃可望救矣。焉。今議地方制者紛然。夫漢百郡。唐三百餘州。宋四百餘州。中國自古一統之良制也。及蒙古入主。混一全亞。土地過大。于是有行省之制。以釀成今日自立分裂之禍。如使復唐宋州郡之制。則地小民寡。雖欲自立而不能矣。昔宋藝祖患唐五代藩鎮之割裂。而驕橫不可制也。乃大召諸鎮。杯酒談笑。釋其兵權。其不聽命者討之。乃限定諸州爲行政區。隸屬數縣。下便於治民。上不能割據。於政區最宜也。故夫府直州者。唐宋行政區之遺實地理天然之區域也。道者明以設兵備道。駐總兵。蓋軍政區也。又設按察副使。是上控區也。然強合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爲行政區也。今茲危亂。若能上法宋祖。罷方鎮。行州府之制。一轉移間。則五千年之中國已危而復存。四萬萬之人種將絕而復蘇。以爲一統之政略。舍此莫由。以爲纖悉之政治。舍此莫先焉。上之政府議院都督。明此宜以國命爲重。先自聯請廢省存府矣。下之黨人報館志士。明此宜同心同力。大聲疾呼。萬弩齊發。專意行廢省存府之一事。今百幾萬務。皆可暫置。俟行省廢。自立除州郡。成統一定政府。強力自由用人。能形其政。至是

心。腦。能。主。四。支。百。體。續。合。聽。命。賦。稅。足。供。貯。用。然。後。中。國。保。存。生。命。乃。有。望。焉。舍。此。不。爲。則。政。府。議。院。半。歲。所。紛。呶。志。士。國。民。終。日。所。勤。動。皆。求。亡。之。具。絕。命。之。方。而。已。及。今。瓜。分。未。至。急。爲。預。備。或。猶。可。救。于。一。二。過。是。時。乎。死。矣。雖。欲。悔。改。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鄙。人。亦。國。民。也。敢。流。涕。而。道。之。泣。血。而。陳。之。望。我。國。民。時。乎。不。再。政。府。議。員。都。督。黨。人。顧。全。中。國。之。命。者。幸。留。意。焉。

廢省之議。即在平世爲治。已在所必行。鄙人倡言二十餘年。上言之於朝。屢發之於所作官制考及國風報。至今歲國人遂漸有改省爲道之議。但省固在必廢。卽道亦唯可爲軍政區。而不宜爲民政區。必以府州爲行政區。乃適其宜。駁衆議之美制普制與虛三級制。仍錄舊所爲廢省議與設九部議稍酌之以告我國民。雖只爲平世政治之言。而實已切於方今弭亂之道。欲得救中國之神方妙藥。莫要於是矣。

採美洲自立民舉駁議

近者政改共和。咸慕美制。各省自立。適便悍將之私。而人民多惑於美制。各省議局亦遂

羣爭民選長官之事。或惡專制過甚。欲以各省分立。控制中央。此其爲說。行於當今。擾攘經歲。而陷中國于分危。致財政之困絕。召蒙藏之來分。皆此政策階之厲也。不可不大聲疾呼。而首闢之也。

夫立憲國所以制專制之法。即立憲法是矣。尙恐憲法爲空文。可蹂躪之。於是立國會以擁護此憲法。令立法之司。與行政之司。分峙而行政者。不得獨專焉。此卽各國控專制者之良法矣。若夫各省分立。是自分裂而已。非以控專制也。或者述歐美之名言。謂國未強。民未富之先。則獎地方之自治。國旣強。民旣富之後。則長政府之集權。故德美皆厚於自治。而法日皆厚於集權。此尤似是而非之論也。夫各國之政治。莫大於因其歷史風俗。此非人所能爲也。無論富強之效。法日不如德美。而政體之意。法美皆民主。德日皆君主。然而法與日合。德與美同者。則以法日向以一統立國。而德美向以聯邦立國也。此豈得謂人爲之哉。德美聯邦之先。無論其爲富強與否。然皆本自分立來也。及聯爲一國。積之既久。自必漸吸諸小之權。以漸歸於一統。此乃理勢之極。無人能易之者也。夫凡自合而分。

者必其國勢。陵夷貧弱已甚。中央不能吸集。地方之權而不幸致分。非謂其政體之美而可行也。以中國言之。漢末之散爲三國。晉末之散爲十六國。唐末之散爲十國。即今者蒙藏自立是也。其在歐洲。羅馬後之散爲諸國。日耳曼後之散爲諸邦。近者土耳其之散爲希臘羅馬尼亞塞維門的內哥。因以反攻是也。此皆國家至不幸之事。至可憂之狀矣。凡自分而合者。必其國勢盛昌。富強日甚。故英霸能混成一統之局。此乃必然之勢。極幸之事。更不得謂其政體之謬而不行之也。從古立國。孰不吞滅諸小以爲王。或聯合諸弱以爲霸者哉。吾中國數千來。若不合竝。萬邦兼吞。四夷何能致若斯之大乎。此事萬千史難徧述。即如今日所吟誦之德美者。非有華盛頓。則十三邦何自合。非有俾士麥。則二十五之聯邦何自而合。非有嘉窩。則意之十一國何自而合。攷分合強弱得大之故。試問合者是乎。不合者是乎。可片言而解矣。方今萬國競爭。皆言霸國之義。德美之艷羨。吾國一統已甚。何反有之。而自棄之。而反師法德美乎。夫能提絜其全國而用之者。強不能提絜其全國而用之者。弱分者必弱。合者必強。此乃自然之勢。至淺之理。吾國僻處亞東。時當危

弱萬國耽逐。安有捨此不顧而先爲自裂之計者乎。故凡立義而稍涉於各省民選者。皆欲亡中國而萬不可行者也。

或者謂小國寡民。宜以中央集權。大國廣土。宜於地方分權。吾國地方太大。歐國無比。惟美爲近似耳。若然。政府簡用長吏。地方未必屈從。即使強從。安得皆賢長吏而治之。然則吏治終不興。地方終不盛。下無以爲民。上無以爲國。甚非計之得也。故在法日諸國。皆可以集權爲之。惟中國唯當效美耳。試觀美國之富盛。實由地方分治而來。政府之萬機不繁而後地方之吏治可舉。故中國不可不效之。此其爲說。尤讐言之甚者也。今之惑辭。幾亡中國者。莫若此說也。夫美國五十年前。鐵路未通。機器未盛。實一貧弱國耳。今美之耆老。談彼一千八百六十年前事。紐約街車。乃始用馬。建築僅三層。未及哈順河。夜燃油燈。燈心富者出游。以馬富家子女。朝夕上學。兒童數人共跨一馬。掘地爲廁。衣服粗陋。蓋無一不與中國今日同焉。適有天幸。墨西哥以革命大亂。美遂奄有太平洋萬里之地。自林肯平美南後。適當輪船鐵路創出。於是始通鐵道於三藩。息士古。農礦大興。美遂富盛。勃

拉斯所謂美之能強自其物質道德爲之非政治爲之也向使美無鐵路機器而四十五州之廣土自立恐其唯爲南美之各國日相爭亂而已（此義從未有入發者國人多惑於美不思及此關係至大讀者當細思）

若夫美各州分治之害則勃蘭斯平民政治已極言之議員之通同作弊而自利也政黨之壓制也良善之受魚肉也審判之多受賄而不公也勢不合一外交之進迫必弱也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也諸州有脫盟解組之憂也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也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也多增國體及黨派之憂也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害於地方也財政不謹支款與公債亂行也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地方特別案尤甚也凡此諸害其大彰明較著者矣其有利者則不過防政府之壓奪自由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暇考查處理租稅二者而已然今者自由太過政府畏之豈患壓奪國會繁重孰若英何黨不能辦而地方自治之權亦安能代國權乎

若以吾國而效美則今自立之大害已較著矣夫以土人而自治其都邑在美人風俗不

同。己爲不可。然美人本無宗族。皆多流厲。又其法律。個人獨立。故彼自夫婦而外。即於父子不親。無論其爲兄弟親戚也。此其所行。自治而無大礙也。若我國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屬多親戚。律非個人獨立。即使賢者爲政。而爲親屬強逼。或爲長者壓制。瞽叟殺人。豈能執之。封建之親貴。土司之官親。其禍可戒。況今長吏多起寒微。其宗族親屬。人已萬千。多饑寒交迫。無立錐者。忽藉都督之勢。有同國王之親。怙勢橫行。何所不至。是有一都督不啻有百千都督。有一知事不啻有百千知事也。且旣爲土著。聯合易。多在位旣久。根連滋滿。憑藉深厚。方今開國之始。僭爭留後。其不釀成唐之藩鎮。不止積日旣久。負固益深。吳元濟以淮西四鎮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餘年。乃能去之。况于一省之大。而又可與諸省聯合者哉。况共和之立。政以黨成。則各省長官。借政黨以爲私黨。旣偏布於僚吏。又散布於議員。鄉縣吏司。無非私人。專制勢成。任行暴虐。政府畏而不敢去之。則就而封之。人民怒而不敢攻之。則祇有從之。觀於近都督之無道縱橫。省議會派人赴京控訴。而卒不達。若假以年月。稍行惠政。則是復行封建耳。何曾爲美之自立乎。今川黔粵湘已同割

據江右河東事變可鑒。故言效法美之自立。欲同地方之自立者。適爲生民塗炭。得其至反耳。吾國古者。上無政黨。匹夫在位。而已早定迴避。故鄉之條。以刑威難行。賄權易縱。故也。漢之劉虞。唐之張公瑾。已力言其害。蓋吾國久經閱歷。深知其不可而後去之。豈與美國立國日淺。閱歷無多者比哉。然議者見中國之法。而必棄見美國之法。而必學。亦不求其本末矣。豈不謬哉。蓋無論立憲共和。無不中央集權。然後能提挈全國也。故效法美國。至謬而萬不可行者也。

採普魯士制民選與簡用並行駁議

或有謂民選之義。盛行於今。政府簡用。又不可失。不若合而行之。議于都督。外別設省尹。簡任以管民政。而與省議會對立焉。由法制局提出議院議。院未決。而政府撤回。於是法制局又援引普制。由政府簡用省總監。以代表政府之行政。由人民公選省總董。以代表地方之行政。意在調停。無動爲大。此尤愚謬之至者矣。無論各國。自有其歷史風俗。渺不相關。普制民選。爲大地主行之。夫彼之大地主。即封建之侯也。地主無可去。卽民選不能。

改地主之民。選在先。普政府之簡人。在後。彼普魯士之能簡行政長官。已爲收封建莫大之權。蓋自勝法後。思收內治。于是一八七二年。格尼斯德改行之。譬如漢有侯國。仍設守相。滇黔有土司。仍流設官。新疆有回王。仍設疆吏。印度有諸王。英人仍設守長云耳。中國自秦漢罷侯置守。元明改土歸流。庶人平等。並隸政府。豈尙須如元明土司。更令舉都大鬼子乎。若夫政府與地方之行政。互有相出入者。兩長官之地位。同等勢必不諧。共和之立。偏重民權。其終必至省長虛名。擁立於上。地方長分立割據於下。適自成其瓜分豆剖之形而已。此非採普制也。其流必至爲加拿大。澳洲。非洲。之波亞而已。蓋普之爲州地小。民寡。僅如吾一府耳。一府而有兩長。政治雖有齟齬。尙不易成尾大不掉之患。若其爲省。則地大物博。適與歐洲大國相等。又於自立便近。其勢正與加拿大。澳洲。非與非洲之波同也。新疆地橫萬里。正與加拿大同。若行省地雖略小。而人民則數倍於加拿大。澳洲及波矣。加拿大之爲制也。英設總督以代表英王。民舉議院長以爲總理大臣。總理大臣既有行政之權。又有議會立法之權。於是全權皆擁焉。英王所派之總督。雖高高在上。僅取畫

諾同於虛位而已。其總理大臣全權無限，欲有所爲，英政府不得而干預焉。一切內政，英政府不得而於預焉。近者澳洲之民，艷加拿大之政權，一千九百年亦效加拿大之官制，自舉總理大臣，英政府所派之總督，亦同贅旒。今英於澳洲，一切不得其利，不能收其權。但於澳洲產物，先限售于英倫，稍收其益而已。近者各置海軍，日議自立，離母國之說，日盛。英政府苦心維繫，去年特設藩屬大會，以厚招徠，而卒無良法以善之。英國方有五解之憂焉。英之用兵於非洲之波也，用兵三年，糜餉三十餘萬萬，死傷數萬，乃始得之。徇於德荷之請，誤許以照行加拿大澳洲之政體，波之人民自舉其總理大臣，以行政長而兼議院長，握行政立法之權。英派代表之總督，拱手仰成，等於傀儡。英政府無所用其權。英人大憤，故今自由黨得以攻保守黨而代之。良爲波也。又那威今之自立，亦緣六十年前瑞典誤許其別開議院，自舉總理大臣之故。故一呼而成。瑞人今甚怪其王昔者之誤許焉。今中國一統久合，人民一家，乃無端自裂，誤師加拿大澳洲波之制，則必皆爲那威而後止。是吾國未瓜分於外，而先豆剖於內也。安有對萬國競爭之世，而自爲此破裂之策。

者乎。真其愚不可及也。故效法普制。流弊之害。不可思議。此萬無可行者也。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中國危矣。殆矣。病且臻。既彌留矣。客有深顰蹙額造而問曰。先生憂中國而講于治法久矣。其亦有方術以救之乎。應之曰。病入膏肓。雖和緩無所施其技也。鬼幽鬼躁。扁鵲望氣而驚走矣。吾無方。我無術。吾鄉醫有林大劑者。日治鄉農病。其用藥甚重。以斤或數兩計。所藥多大黃。樸。硝。羚羊。往往一服已病。林以大劑得盛名。粵城富家子。長于帷房。寡見天日。而得羸疾。延衆醫不效。聞林名。厚禮至城。一藥而富家子死。咸罪林。欲繫之官。林乃宵踰垣遁。甚矣。夫林之妄施大黃。朴。硝。斤數兩之大劑。而不察城市富家子病之由來也。富家子不審醫之孰宜。而妄慕鄉農之名醫。以致死也。二者皆有罪焉。夫病有表裏虛實。人有強弱老幼。病虛之熱。與病實之熱。至相反矣。若謬觀其鄰醫。熱者之有效也。拾驗方而服之。而不知其適相反也。其不至死也。幾希。若驗方而足治疾也。則但執一傷寒論。千金方。而天下可無醫生。可不設醫學矣。今中國之與歐美。其歷史國力爲強弱老幼。何若其

政。治。禮。俗。爲。表。裏。虛。實。何。若。此。必。不。能。以。一。驗。方。而。求。治。效。不。待。言。也。若。持。美。法。之。治。效。自。由。平。等。之。說。共。和。政。黨。之。制。施。于。中。國。其。宜。耶。抑。其。爲。粵。城。富。家。子。之。服。林。大。劑。方。乎。其。非。耶。則。今。蒙。藏。失。而。內。割。據。矣。生。民。塗。炭。財。政。枯。絕。鄙。人。懵。如。不。能。辨。其。方。之。宜。否。吾。四。萬。萬。同。胞。自。審。之。

鄙人向者疾首而呻吟。握腕而痛歎。因蒙藏之失而憂瓜分。因財債之重而憂監治。因總統之選而憂內爭。搔首踟躕。救之無術。質問同胞。冀同心協力。專注此大事。胥以救之。乃近者河東恃命而縛使。江西據險而阻兵。頃者滇黔川桂四督同電。發南方割據之謀。指犬牙角峙之勢。昔者寢薪高臥。今則伏火四延。吾去年之內憂。爲印度。外憂。爲波蘭。深望其私憂。却慮之太過。而今者蒙藏分立。南方割據。不幸而言中矣。火熱烈烈而燎原。洪水浩浩而滔天。嗟我生民。何所之逃。其不投餘燼而溺洪流。何以自免焉。鄙人昔昔憂思。旦旦搔首。徧陳歐美之萬法。考求吾國之情形。我生不辰。躬際斯會。甚愧無一術以救之也。

我將望之於政府救之乎。則民國之立已慶周年矣。財政者身之血脉也。今則血脉枯絕。終年除持鉢行乞之外無謀生之術矣。人民而爲乞丐已爲將倒於溝壑之時。而猶望有恤貧之院。慈善之人爲嗟來之食以救之。若爲乞丐政府則諸天無恤貧之院。諸國無慈善之家爲嗟來以賑之。然則除自倒溝壑或賣身爲奴外無他術矣。嗟乎吾四萬萬同胞託體于乞丐政府。彼政府自倒溝壑而望我不倒溝壑。彼政府自賣身爲奴而望我不賣身爲奴。有是理乎。然則吾四萬萬良善之同胞望政府乎。惟有拱手延頸待斃溝壑待賣爲奴而已。

民國自立行周年慶賀大典矣。各省爲國之肢體也。而經年來各自割據。微獨楚粵洪贛。今者顯謀自立。卽最效忠之滇黔川桂亦豈政府用人行政之所及。甚至河東肘腋亦敢變叛。而燕齊遼豫號稱大總統範圍之地。而大總統用人行政多起而抗阻。蓋周之列國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德國之封建合而鑄形瓦解。土崩魚爛四分五裂已成實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豈獨不敢號令其都督。卽派鹽運使派海關監督派民政

長亦旋拒之。政府則澆忍瑟縮。畏蜀如虎。各都督則跋扈狎侮。輕玩中央。蓋閱歷經年。窺政府之無能無力。熟矣。故始尙陽爲奉命。今則顯然負隅。蓋政府之隱忍。有以養成之也。今則憤欲誅耒亦已晚矣。豈獨萬里之蒙藏公然竊帝號。以自娛哉。蓋在內地已有五代十國之實矣。人未來瓜分而已。先瓜分之人未來。豆剖而已。先豆剖之。譬如人壯佼完好。七尺之軀。而先自割裂其肢體。手足雖未絕。氣耶去。彌留屬續不遠矣。印度之革蒙。古帝命而自立也。分爲二百餘國。英得離間操縱而取之。今印度之內。豈不猶是二百國乎。而奴隸於英久矣。人民三萬萬。文官高不能至縣。令武官高不能至千。總律醫工商頭等者。非印人所能爲也。不能出遊外國。萬里印度之地。如一大牢焉。吾之將爲印度不遠矣。昔吳起。李斯受車裂之刑。何居吾政府自爲車裂也。是謂車裂政府。或者曰。吾師美之各州自立也。豈不謬哉。今萬國咸震稱俾斯麥之奇功。實而按之。不過能合德之二十五邦爲一邦耳。然輿意尙分立。不能復德國一統之舊也。不過得舊德三分之一耳。嗟乎。分裂後而求合一之難也。俾斯麥以能合統一而震動人間。吾政府以善分裂而求亡。

於人間。彼政府自甘分裂。而吾儕欲不分裂。彼政府自求滅亡。而吾儕欲不滅亡。豈有望乎。吾儕既託體于車裂政府。祇有待分裂滅亡而已。

若夫蒙藏自立。英俄薦食。民國成立一年來。吾政府只聞退兵媾和。終則割講。以召瓜分而已。是謂讓地政府。吾國民既託體于讓地政府之下。終于無立錫之地而已。印度人告我曰。今此爲英國之地。豈復有印度哉。吾言此多矣。滋不欲言。

雖然蒙藏之失財政之竭。割據之禍。蓋根自去年不能盡歸罪於今政府也。且今政府卽易其人。恐亦未有救也。則以立法之謬故也。故吾國民望之政府乎。無可望也。夫立法誤謬。則吾國民望之國會乎。今正式國會將開矣。夫國會何所恃而立。一曰恃政黨之經營之一。曰恃憲法之維持之。是歐美公共之法。通行之效。無有異論而不行者矣。則吾將望之於良政黨內閣。今之大黨何如者。今若某省某黨。非其黨不官。入其黨則可。無法藉其黨以徧握權。妄魚肉良善。出入罪惡。吞踞財產。殺戮人民。禁錮異黨。封禁報館。強佔選舉。萬惡皆著矣。蓋未有政黨之前。中國有法律。既有政黨之後。中國無法。

律。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財。產。得。保。全。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財。產。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生。命。得。保。全。既。有。政。黨。以。後。人。民。生。命。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言。論。身。體。得。自。由。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言。論。身。體。不。自。由。吾。夙。昔。仰。歐。慕。美。首。創。政。黨。會。不。意。政。黨。之。害。至。是。也。夫。以。英。國。政。體。之。美。爲。萬。國。之。最。其。爲。政。黨。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諸。吏。不。得。入。非。學。人。富。人。尋。常。工。商。不。得。入。其。本。黨。之。得。權。也。獲。官。者。不。過。六。十。人。餘。皆。無。所。報。酬。全。國。官。吏。皆。不。動。工。商。皆。安。業。其。爲。政。黨。者。不。過。如。買。馬。票。者。之。視。鬪。馬。所。買。票。之。馬。得。勝。則。爲。之。撫。掌。大。喜。歡。忭。舞。蹈。不。知。其。然。而。然。雖。然。買。馬。票。者。猶。有。所。獲。利。也。此。政。黨。中。之。六。十。人。獲。官。者。也。其。餘。政。黨。人。絕。無。報。酬。而。奚。樂。爲。之。蓋。彼。積。數。百。年。之。風。俗。貴。人。罷。居。富。人。無。事。以。爲。游。戲。博。獵。之。舉。而。爲。權。娛。者。耳。譬。如。昔。之。試。得。科。第。者。其。本。省。人。得。狀。元。本。府。縣。人。入。翰。林。本。鄉。人。獲。舉。貢。青。矜。其。省。府。縣。鄉。之。人。無。所。分。酒。肉。杯。羹。之。惠。也。更。無。所。報。酬。也。而。接。聞。報。時。莫。不。欣。然。色。喜。莫。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觀。競。渡。焉。兩。曹。之。觀。競。者。無。所。報。酬。也。而。咸。樂。捐。賞。執。花。擊。鼓。以。助。競。事。于。其。曹。之。勝。也。大。

喜若狂。若是云爾。然英人之攻之者。猶謂政黨爲奸詐之府。腐敗之藪也。若夫美國平民政治之政黨。則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權把持。黨事魚肉良善。武斷一切。納賄作姦。甚者殺人。其爲禍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此眞美國之大弊也。我不得美之長而先收其短。今且學而青出於藍焉。此蘇督程雪樓所爲發憤而倡廢政黨之說也。夫政黨豈無佳士。然既入其中。則爲大勢所驅而不能自拔矣。政黨愈大。則薰蕕愈雜。整率愈難。若其山岳黨乎。挾勢橫行。將爲屠伯矣。然則望大政黨爲政黨內閣以救之。無可望也。

吾將望立良憲法。慎起草以維持之。今之學者皆謂歐美以法治國。而吾中國不能以法治國也。歐美各共和國皆善其成文之憲法。而吾中國未定憲法也。南京臨時憲法。則不過十數都督所舉一二私人爲之耳。與全國四萬萬之民意無與也。法之憲法。經十次討論。改定而後成。今正式國會將開矣。求經久之謀。求良善之法。不能望之於選舉。草草議員也。於是開憲法草定會。而妙選其人焉。吾無論由總統都督議院省議舉人之法。合否。所舉之人才否。竊以爲以今中國之事勢而議憲法之良否。雖合地球萬國古今諸聖草

創。之。美。法。瑞。士。開。創。諸。賢。才。討。論。之。希。臘。之。梳。倫。美。之。佛。蘭。詩。令。遮。非。順。法。之。剛。必。達。瑞。士。之。威。廉。爹。士。脩。飾。潤。色。之。可。謂。極。人。才。之。選。矣。然。而。吾。國。之。憲。法。亦。必。無。效。何。也。蓋。天。下。之。言。空。理。者。不。如。行。成。法。執。文。法。者。不。如。用。權。勢。而。勢。之。成。敗。則。有。天。命。焉。蓋。惟。天。勝。勢。而。勢。之。勝。法。法。之。勝。理。久。矣。

夫將自共和之極言之。則必如瑞士之政體。有議長而無總統。有民議而無代議。士凡法律皆決於全國之人民而後。可。凡政事必決於國務院全體而後。可。然而美法不能行之。何論中國之大也。然則以共和之公理言。則公理無可言也。

則將師美合衆國之政體乎。總統有權以行政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矣。平民皆得與黨矣。各州各有立法議政院矣。百司及法官皆得民舉矣。今各省已多採用之。其大險大害已彰彰矣。且中南美廿二共和國。其政體憲法莫不全摹合衆國一字一律百體。莫不師焉。然而合衆國之總統也。以衆選而就位。兩黨但有筆舌之爭。而雍容交任矣。若中南美之總統也。以兵爭而得位。每易一總統。則兩黨陳兵爭地爭城殺人盈野死民

如麻焉。夫豈無憲法哉。無如黨人之不奉行也。其一黨既以兵得勢。則摧殘禁錮其敵黨。其舉地方官及法官。未嘗不由民舉也。但皆密奉其總統長官之命。陰授其意。議員公民而另舉之。其集衆開會投籤呼名。則莫不同於合衆國之法也。而其實則全相反矣。今我國之總統。豈能以法定之多數得之乎。蓋方新立總統之時。緣北方擁八鎮之兵。不得不與之。非南方真擁戴之也。茲正式之舉。今總統亦非有大黨。非有政策。而令人民信奉而舉之。大黨之欲爲總統者。亦不敢效合衆國之爭爲總統。明布政策。聽民心之歸附焉。幾若爭總統如專制世謀帝位者之謀反焉。敢陰而不敢陽。今假令有他大黨能公選之。則必挾兵力而後能成之。假令總統以挾兵力而成之。則其殺戮人民。或摧鋤異黨。一切選舉。皆授意於其黨。而陽爲公舉。而布之。皆必然之勢矣。夫中南美二十共和國。其成文憲法。並與美國同。固自煌煌也。並非許兩黨以爭殺也。然而百年來二十共和國。則無不弁髦憲法。而以爭殺爲事者矣。鄙人兩遊墨國。居之數月。曾作墨國志。墨總統爹亞士。索吾書而願譯以告國人。故考墨事尤詳。墨之革命三百年矣。共

和帝政。展轉相尋。以革命亂者不可勝數。舉國荒曠。杳莽化爲沙漠。賴爹亞士以專制治國三十年。粗能治安。其理財開鑛。皆賴美人之力爲之。然外人執債權。非國民所能悅也。政體既以共和名。則專制非國民所服也。故去年馬爹羅以惡外債反專制。爲名匹夫夜呼。大衆響應。雖以雄才大略之爹亞士。不得不遁逃異國矣。而馬爹羅代爲總統。經年之中。亂者四起。今爹亞士之黨。夜起獄市。數日而逐殺馬爹羅。別舉新總統矣。其致亂之易。且多如此。其變總統之易。且速如此。其禍害國民之煩。且酷如此。此墨之憲法。無不全師美國。固煌煌也。其草定憲法。討論潤色。固竭一國之人才。爲之也。而今爭亂若此。人民塗炭若此。今馬爹羅鎗殺矣。其家人避亂於日使館。墨京之繁華美盛。宮室圍囿日新。麗吾兩遊而夢想之。若今則炮烟蔽天。鎗彈震地。死屍萬數。連巷蔽陌。華屋被火相望也。是豈良憲法所能維持哉。中南美二十共和國。所以得保而未滅者。徒以合衆國孟祿義保持之故。否則爲摩洛哥爲突尼斯爲緬甸爲安南。爲高麗久矣。即幸未亡。而墨已失萬里之地於美。假墨不日演革命之亂。則新瀛東南以

迄。太。平。洋。萬。里。之。地。美。何。能。得。之。哉。吾。今。卽。幸。不。亡。而。以。蒙。藏。萬。里。之。地。資。俄。英。亦。猶。墨。也。故。望。師。美。制。以。爲。憲。法。乎。無。可。師。也。雖。有。良。憲。法。皆。空。文。也。

吾將師法制乎。則法之政權在內閣議長。其總統僅以虛位代表王焉。無論法總統之與法宰相非同黨而不相得也。又無論總統連諸黨以制宰相之肘也。即皆不然。試問吾國今爲總統必有才望者也。其能但居空位以讓權於宰相乎。即總統能奉憲法讓權於宰相。各省都督其能俯首遜讓以聽中央之命令乎。況今吾國大勢其制法無一類法者乎。蓋凡美法制度政體之成。皆非曰吾欲爲之而即得之法。自共和帝政歷經數變。革命八十年。人心厭亂極矣。然後成此憲法而安之。美則起自聯邦。久有憲法。其開創皆清教之徒。但以立國爲救民水火之心。無爭位以專擅權勢之意。故遮非順徒步以即位。華盛頓誓不爲第三次總統。吾國之創業者若皆爲華盛頓。遮非順乎。則雖無良憲法而後人承風國自不亂。而無如華盛頓。遮非順之不可。遘也。則雖有良憲法亦終如中南美爭亂而已。生當制定新憲千載一時之會。鄙人不敏。亦妄欲草憲法定一稿。以

備國會之採擇。雖然如瑞士乎。則公理不勝法。如中南美乎。則法不勝勢。何所用於憲法。爲其亡其亡。繫於天命。然則今憲法起草會之無濟。亦所謂誦孝經以却賊。讀大學以治鬼而已。

今歐美日人。皆議中國近者之危亂。遠過晚清。謂國愈紛而無力統。一國愈貧而無術理。財政府無權不能行。治舊制盡掃而亂狀日出。其不承認也。以此其日議借債而不肯借債。以此皆謂中國不適用於共和也。一以地大民多爲不宜也。一以民習於專制太久而不能驟改也。一以舊教倫理太深而不可驟棄也。各國之論議如此。或問曰。外人謂中國不能行共和也。其說然乎。子習於孔子之學。明春秋太平去天子之義。發禮運大同天下爲公之說。標易羣龍無首天下治之義。然則孔子非歟。抑三世之義。各當其時。不可妄行乎。應之曰。共和民權之義。發於法之盧騷。而盧騷以爲二萬人之國則可行之。今國爲四萬萬人。比於盧騷行共和人數。蓋二萬倍焉。治二萬人之法。與治二萬倍二萬人之法。得毋有不同耶。得毋有不可行者。

乎。夫共和之美。始于希臘。而雅典不過百餘萬人。若意大利威尼士佛羅鍊士鄧那。話其開創共和民國。始終不過十數萬人。若德中世之漢堡。佉論佛蘭拂以市府立國者。皆十數萬人。今德之市府國猶存者。漢堡。伯雷。問罕。柏雷。三國。漢堡人百餘萬。伯雷。問人十餘萬。罕。伯雷。人六萬。近意之聖的因內。哥國人僅九千。至瑞士乎。人百餘萬。則聯二十二村而爲之。村各獨立。此如吾粵之鄉局。諸鄉各獨立。又聯而爲局。組織其治法云。爾若南海縣之九江沙頭。與吾之同人局。順德縣之龍山。龍江。容奇。桂州。人民皆十數萬。皆有共和治法。皆有議院。公議政體。井然。以捕盜賊而保生業。夫吾國縣令。如上帝。然不與民接。民之得保安也。以有鄉局也。此吾國共和之成效。亦爲共和政體之先驅也。孔子論治以太平世之去天子。大同道之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爲極。共和豈非至美哉。然而施之于數十萬人。則可行。施之于數萬萬人。則不易行也。即如葡萄牙數百里之國。數百萬之民。耳。殆不如吾廣州之一府。然自今共和數年。變亂日尋。莫之定也。昔者羅馬蓋始于共和政矣。已而國土日大。則變爲寡人政體。貴族政體。三頭政體。卒而變爲帝政焉。雖元老院。

之。虛。制。未。除。舉。帝。時。有。然。而。已。變。爲。世。及。之。天。子。矣。矧。中。國。承。數。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狀。外。人。之。謂。中。國。之。難。行。共。和。其。謂。是。耶。非。鄙。人。之。愚。所。能。識。也。

或。曰。美。之。大。國。以。共。和。而。治。中。國。人。雖。多。而。地。小。於。美。何。爲。不。可。行。乎。應。之。曰。美。之。立。國。也。自。林。肯。前。不。設。一。兵。以。其。地。間。於。兩。海。也。今。請。鑿。西。藏。印。度。西。伯。利。亞。爲。一。大。海。而。移。日。本。於。檀。香。山。則。中。國。可。師。美。之。共。和。也。華。盛。頓。之。時。人。民。三。百。萬。地。僅。十。三。州。自。芝。加。高。以。東。至。紐。約。今。一。日。鐵。路。程。耳。今。若。中。國。少。人。民。三。萬。萬。七。千。七。百。萬。削。地。爲。鐵。路。一。日。程。則。能。爲。美。開。國。時。之。共。和。也。否。則。強。鄰。交。侵。而。內。亂。四。起。未。能。立。國。也。雖。然。中。南。美。二。十。共。和。國。自。巴。西。墨。西。哥。外。多。百。數。十。萬。人。之。小。國。而。亂。尤。甚。則。小。國。寡。民。亦。未。能。行。共。和。也。故。非。開。創。之。人。皆。華。盛。頓。遮。非。順。佛。蘭。斯。令。有。道。之。士。不。能。行。共。和。也。勃。拉。斯。所。謂。共。和。爲。至。美。之。制。亦。至。難。運。用。之。制。誠。哉。是。言。也。孟。子。曰。勸。人。以。行。堯。舜。之。道。有。子。噲。之。高。懷。力。行。禪。讓。然。子。之。破。之。燕。遂。以。亡。宗。廟。爲。焚。君。臣。爲。累。重。器。爲。掠。則。子。噲。高。義。謬。學。堯。舜。之。道。爲。之。也。嗟。乎。堯。舜。豈。尙。不。宜。學。哉。

然以堯舜之道亡燕禍燕誠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或謂法爲大國以共和而爲萬國法奚不可哉應之曰法自路易十四而爲歐洲霸諸歐皆弱而法獨強故共和變亂八十三年而法無恙使我中國而一統閉關焉則行共和帝政皆可也若堯舜禹是也使我中國而爲地球最強國焉則普奧連兵而來則撻伐之可也各省都督各自割據共和帝制迭遞內亂歷八十三年可也無如中國爲黃種獨立之國爲地球最貧弱之國爲列強垂涎耽逐之國其生命不能以八十三月待者也則法之難學也

或曰共和之與立憲皆以政黨運用國會爲之立憲之君主若英與比利時者不過虛君耳故立憲與共和無異也故英謂爲大不列顛共和國也若外人謂中國難行共和然則中國亦難行立憲乎則必反之專制而後可乎應之曰唯唯否否外人謂夫中國之難行共和也以今茲之革命非止革滿洲一朝之命也謂夫教化革命禮俗革命綱紀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盡中國五千年之舊教舊俗舊學舊制而

盡革之。如風雨迅烈而室屋盡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艦忽沈。故人人徬徨無所依。呼籲無所訴。魂魄迷惘。行走錯亂。耳目不知所視。聽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終之惟有冷死沈溺而已。若今之中國。其情實已然也。

或曰。中國之大義。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歐洲自十六七紀後。君權大張。自十八九紀時。民權大盛。自盧騷民約之說出。法國革命之事。生波蕩。諸歐披靡。全球在理。爲公理在勢。爲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火烈原燎。風行草偃。無有能逆之者矣。故武昌一呼而滿洲滅。得民心之大順。從民論之多數。豈非不可易之軌哉。夫以多數勝少數者。天下之公論也。其在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豈可易哉。應之曰。民權固公理也。然不能如瑞士之人人公決法律而待于選舉代議。則政治之權。落于少數暴民而已。名爲共和。實則共爭共亂。爲暴民專制而已。名爲多數。取決實則少數暴民取決而已。昔也惡暴君之專制。憤而去之。今也召無量數之暴民。以爲專制之小君。而塗毒吾民焉。以分裂吾國焉。則今中國之亂狀。其實蹟不能爲諱矣。

且多數取決之說。今歐洲學者多不謂然。英爲立憲共和之先河。然皆少數之貴族爲之。今英人俗所尊重之 Gentleman 猶吾國之士君子也。英以此少數爲美而立國。今歐美諸國之政治多賴中人以上之少數。有道德。有學問。有知識。有財力。以爲維持。若中南美二十共和國皆亂。惟智利稍能治者。則以智利選舉限納稅二百磅以上。曾經中學者始爲公民。納稅四千磅以上始爲上議院員。其爲人數至少矣。然議政之人執政之官皆自此出。故智利獨能翹然異於二十共和亂國。蓋以少數之才民富民爲治。能免於多數之暴民爲亂也。夫天下富者少而貧者多。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智者少而愚者多。如必從多數以爲治也。則必淘汰其賢者。智者富者而選用其愚者。貧者不肖者。則奈之何其不流爲暴民之亂政也。則必爲法之山岳黨而已。則必爲中南美之二十共和國而已。待瓜分滅亡而已。夫爲政者非有道德之高行。有專門之才識。而又有財富之力以行之。不能爲治也。即美之治。賴有三百萬中人以上之家。信教而勵行。入專門學而有才多財而善物質。此美之所由治也。若非此三百萬少數之人。則美亦爲中南美暴民。

之亂政而已。則全美二十餘國。皆供歐人之瓜分而已。瑞士者。民權至公之國也。其法律以全國人民公決之。而定于多數。然良法美律。多遭否決。以此見多數之法。未爲善也。今歐洲學者。多援瑞士之故。駁多數取決之例矣。

夫天下無萬應之藥。無論參朮荅草之貴。牛溲馬渤之賤。但能救病。便爲良方。天下無無弊之法。無論立憲共和專制。民權國會一切名詞。但能救國。宜民是爲良法。執獨步單方者。必非良醫。執一政體治體者。必非良法。故學莫大乎觀其會通。識莫尚乎審其時勢。禮運曰。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協于時。宜于人。順于地。庶幾良法矣。不協于時。不宜于人。不順于地。徒拾人之遺法。而珍重爲千金之方。其無效不待言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稷者。國也。國權。民權。君權。三者迭遞代興。而時爲輕重者也。專制之世。則君權重。太平之世。則民權重。此皆自然之勢。而克當其宜者也。歐洲民權君權之爭。在百年前矣。至數十年來。君權之說。已絕。餘波蕩于亞洲。無論立憲共和與否。若波斯突厥俄羅斯。皆君權漸謝矣。吾國十年來。日言立憲。遂至共和。蓋至今君權

滅盡矣。故君權之得失，重輕在今日，已掃絕而無庸多及。若民權乎？則在百年前，歐美爲最盛之時，而數十年來，國權之說忽盛，俾斯麥以此強德國，雖以美國平民之政，羅斯福亦大昌。霸國之義，而各國亦皆鼓吹之。蓋列強並峙，日事競爭，少不若人，卽至夷滅，故霸國之義，不得不倡者，時爲之也。昔在春秋戰國之時，管商之學，專以國權爲重，孔孟意存一統，則專以民權爲先，義各有爲也。凡學說之盛衰，皆視其時世之宜否。倡國權說于法革命之時，則無當矣。倡民權說于德國旣強之後，尤爲大謬矣。以美國之富盛，昔無海軍時，則德人極輕之；近年大治海軍，則德人重之；日本以戰俄之故，重人民之賦稅，然日之威稜震于全球矣。倘使美日猶主重民之義，則日稅太重，民難負擔，美而治兵，尤悖華盛頓孟祿之訓。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國而輕民者，誠察時勢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張民權之說，乃歐美百年前之舊論。于藥則爲渣滓，于制則爲芻狗，于米則爲糝糠，於花則爲落瓣，乃吾國通明之士，號稱新學，而拾歐美人之殘羹冷炙，以爲佳饌，新烹於胃，則不宜於體，則不協小之致病，大之致死，蓋失其時悖其

順非其宜故也。今者蒙藏失而引瓜分矣。財債重而引監治矣。一統散而起割據矣。民權重而暴民大興矣。試問今者之醫開如此之方服如此之藥恐中國有彭祖之壽而必自毒之則誤服歐美唾棄之民權之說致之也。生民塗炭矣。國勢危絕矣。五千年之中國奄茲矣。四萬萬之同胞屬續矣。則甚矣。誤服他人之藥方致之也。孟子曰。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居乎。爲今發也。

或者曰。國危矣。可奈何。九州之鐵已鑄錯矣。可奈何。雖然。先生必有道焉。以救之。幸以告我。應之曰。危矣。晚矣。症已誤割。誰能救之。今不能遽起病欲救死者。或者其先除藥毒乎。必知前方之爲悞服也。前醫之爲悞用也。易其醫改其方。除其藥毒。庶幾萬一之救也。

今吾四萬萬人者。仰而望。俛而憂。徬徨而呼救者。豈非爲所託體之中國乎。豈非爲中國存則吾四萬萬同胞存。中國亡則吾四萬萬同胞亡乎。豈非爲中國存則五千年之聖哲文物存。中國亡則五千年之聖哲文物亡乎。此義也。此說也。其爲四萬萬人所公奉而公

行。者。耶。其。殆。必。無。異。論。耶。抑。猶。以。爲。中。國。不。足。計。惟。吾。割。據。惟。吾。政。府。惟。吾。政。黨。惟。吾。議。會。惟。吾。暴。民。惟。吾。多。數。惟。吾。妄。定。之。憲。法。之。重。乎。若。爾。則。今。已。試。驗。矣。其。成。效。得。失。已。見。矣。

凡。人。莫。不。有。蔽。立。前。不。見。後。東。望。不。見。西。殆。天。之。無。如。何。者。耶。至。政。治。乎。尤。深。遠。奧。微。故。其。爲。蔽。尤。甚。中。外。古。今。百。家。所。不。能。免。也。故。夫。專。制。爲。蔽。立。憲。爲。蔽。共。和。爲。蔽。政。黨。爲。蔽。國。會。爲。蔽。民。權。爲。蔽。憲。法。爲。蔽。當。其。蔽。時。天。地。變。色。塵。沙。眯。目。雖。有。離。婁。之。明。不。能。自。啓。也。及。其。事。過。情。遷。則。三。尺。之。童。能。非。之。今。之。笑。君。權。專。制。是。也。在。昔。者。則。大。地。數。千。年。之。聖。賢。豪。傑。不。能。外。也。豈。三。尺。之。童。勝。於。數。千。年。之。聖。賢。豪。傑。哉。時。爲。之。蔽。也。夫。所。謂。政。黨。議。會。民。權。憲。法。乃。至。立。憲。共。和。專。制。皆。方。藥。也。當。其。病。應。其。時。則。皆。爲。用。非。其。病。失。其。宜。則。皆。爲。災。今。有。人。病。將。死。矣。苟。有。方。藥。可。以。起。死。回。生。者。雖。糞。壤。亦。服。之。苟。不。能。起。死。者。雖。千。金。重。寶。之。人。參。必。棄。之。斷。無。有。斷。斷。於。藥。之。貴。賤。者。至。是。而。尚。力。爭。人。參。之。寶。貴。而。強。服。之。則。必。不。愛。其。身。者。也。然。天。下。無。是。也。奈。之。何。於。身。則。知。

之於國則蔽焉。今若人人知以救中國爲最要之圖。則國重而民輕矣。先於爲國而後於爲民矣。重於爲國而輕於爲民矣。若然。凡可以救中國之方藥。無美惡。惟救國是宜。則犧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藥。可也。權國民之公私輕重。凡有損於救中國之術。則舍棄人民之所快意者。舍棄人民之所習戀者。舍棄人民之所自由而必當爲之矣。若能如是乎。中國猶有望也。

夫服毒藥者。至不同矣。有數分時而毒發者。有經月日而毒發者。有經歲年而毒發者。苟毒之未發。與常人無異也。或手足微見拘攣。面目微見影色。或漸見眠食不安。或漸見精神恍惚。然而病者。猶未知服毒之致害也。必待毒已大發。呼號跳躍。絕筋搐鼻。色變青藍。而後知昔者之悞服焉。至是而呼號救之。已無能爲矣。吾四萬萬同胞乎。欲救中國之亡。能先知悞服之方藥否乎。若不知所服之方藥。爲悞服毒藥也。則無可救也。若人人知其悞服。而拔除藥之餘毒焉。則猶可望救耶。不然。則雖使萬聖復生。亦復羣醫束手。其亡其亡。坐視莫救矣。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發凡

中國危迫甚矣。非空文之憲法所能救也。鄙人本不欲費筆墨。以陪末議。惟戊己之間。曾草君主立憲之憲法。以英憲法最美而依據之。今雖易共和。而英實爲共和王國。美法二系。實由英出。不相遠也。門人固請少易而布之。知不可行。聊備一說。不足爲國會之採擇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爲記

憲法何爲而立也。爲敵人主專制其國而立也。爲去人主私有其國而立也。爲安國家而官明其職。人得其所而立也。昔吾春秋前。天子諸侯大夫。專制其天下。國家而私有之。暴虐其民。孔子乃作爲春秋。定天子諸侯大夫士民之名分。各盡其職。小大有分。無相侵虞。而中國數千年以治安焉。所謂撥亂世反之正。蓋出專制以立憲法。令天下人人皆在憲法之下。故曰春秋以定名分。名分者小之則今文謂之權限。大之即希臘文所謂憲法。Constitution 譯爲刊士條。順是也。希臘之義與中國之禮略同焉。但孔子禮之爲義天

地鬼神無不賅統而憲法則僅爲政治名分之大法少不同也。自漢以後尊孔教立六經於學官朝廷議禮儒生羣臣上書皆援據經義以折衷時制立嗣則引春秋爲人後之義立太后則引春秋母以子貴之條乃至以春秋斷獄漢人凡百餘事蓋以春秋爲憲法故一切政治人事根據之楊子雲所謂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猶今各國之一切大政皆奉憲法爲圭臬也。然人主有專制之大權自非賢者必不樂俯從聖法而往往破壞之。雖儒生強毅持經義以與人主爭而勢必不勝。至清朝羣臣奏議引據上諭爲多而引經義爲少於是孔子之憲法漸墜而人主之專制已極蓋無國會之衆力以持其後故也。

今國會憲法之大義自英之約翰二世始也。其大憲章之所自出與請願書之實行不過其諸侯大夫與其國王爭權利耳。然聚其衆多貴族之力合爲國會遂能與國王抗勢而憲法得以維持焉。國王乃引平民以敵貴族既乃平民與貴族合而敵國王積勢歷久乃以國會盡奪國王之權而國爲公有矣。於是始則立責任內閣以代君主而國會監督之。

久則奪政府而內閣與國會合於是國會萬能矣。英憲法無成文而民權極盛。遂產二子。一則遠移植於美。一則近革命於法。皆爲民主國焉。蓋英以國民爲主權。雖留君主之尊。如天神如木偶。如大世爵而實伴食。不任政。故曰君主無責任。君主不爲惡。以無政權。故也。故號大不列顛爲共和。王國宜其產出美法二嗣。皆爲共和國也。

然國會立憲之制。天下已爲公矣。選賢與能。乃爲至理。何事不廢其君。而留此土木偶之天神。糜費數百萬之巨祿。存此伴食畫諾之大世爵。何哉。蓋歐人所爭者。天下爲公。當與國民共之。不能私之於一人也。若其未得。則流血百萬。而力爭之所爭者。以國爲國民所公有。而不得以國爲一人所私有也。若既立憲法。而有國會以守之矣。國既爲國民所公有。而不爲一人所私有矣。則君主之有無存廢。不足輕重。不足計較。有無也。故英立君主美法不立君主。而同爲共和。無以異也。

嘗竊論之。天下國家。祇有公有私有。二大義而已。孔子所別爲亂世。平世。小康。大同者。蓋卽公有私有之異也。故於小康曰。以正君臣。而憲章文武也。於大同曰。天下爲公。祖述堯。

舜也。而於小康也。謂武深致。未盡善之詞。於大同也。於堯舜乃致。未逮之歎。崇公惡私之別也。然世之升平太平。雖異。總號爲平。而別異於亂大道之羣龍。元首選賢與能。雖異。而總之爲公。同以別異於小康。此先聖之大義。天下之公理也。今之言國體者。曰專制。曰立憲。曰共和。蓋發自希臘。阿里士多圖。而孟德斯鳩。大明之。吾則大不以爲然。夫不明析公。有私有之大辨。而徒言專制立憲共和之等差。則於事理未明辨也。夫固有私有之國體。而兼專制立憲共和三義者。亦有公有之國體。而亦兼專制立憲共和三大義者矣。若土司之酋長。歐土封建之君。及俄突波未立憲以前。君主惟意所欲。壓制其民。無所不至。若法國封建時之壓制。乃至刈麥之刀。燒麵之鍋。必租於侯。而不能自由焉。營業職工。皆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子女。公子。皆得擅刑。罰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爲吏。禁不得適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後得配夫焉。民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毋寧死也。此私有國之專制也。

若吾中國雖爲人主私有之而有經義治法制其君人君若不行義奉法則以爲無道而不敢妄行若強行之則羣臣得以經義祖法力爭裂麻繳詔故苟非大無道之主奉法惟謹且中國自漢世已去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爲卿相雖有封爵祇同虛銜雖有章服祇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千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蛋丐樂戶倡優皂隸並與解除奴婢亦禁賣矣專制之朝龍鳳黃紅儀飾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後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千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試問歐土專制國有此乎類此乎卽立憲共和國之自由尙有不如吾國之舊特非公有國則無民權耳非私有國之立憲而何

若夫周之共和及羅馬之共和也名雖非君主而周召共和行政仍爲周天子之私有國羅馬諸該撒奧古士多並非帝王之號不過總裁云爾不過人名云爾而實世私有其羅

馬焉。今若德之君主威廉第二。墨之總統爹亞士。或爲立憲國君主。或爲共和國總統。而實則專制也。雖美之總統。全有行政權。謂爲專制亦宜。夫立憲共和。皆公有也。德墨非威廉爹亞士所能私也。故不得不謂爲公有之專制國也。

若英比意與法。雖有君主民主之異。而君主總統。僅爲伴食書諾。不有主權。不受責任。故不關有無輕重。其實權皆在其國會。與其責任內閣。故不得不總謂爲公有之立憲國也。若瑞士者。不立總統。以國民決大議。以國會行大政。以諸部長公議羣龍。旣首乃真共和矣。此眞爲公有之共和國也。

夫以英比伴食書諾之一人。與德俄專制獨裁之主。至反而統謂爲君主。以美墨專制之總統。與瑞士旣首者。至反而總謂爲共和。至不倫矣。何居乎析國體政體者之乖亂謬惑。若斯也。夫阿里士多圖及孟德斯鳩之時。事變皆未備也。歐美後學。誤泥其名辨義。不明分禮。不析則令天下後進之國。或誤師之。或泥守之。皆足以亡亂其國。而屠殺其民。若以中國同於諸歐野蠻之世。而誤謂爲專制。不別美墨瑞士之絕異。而皆謂之共和。不問公

有私有之大別而於公有之中斷斷於有君主無君主之分而致中國今者之亂於未艾皆此學說正名之誤致之也今言國體政體必破棄歐美學說專制共和之謬名而明公有私有之殊別而後憲法乃有可言也

吾中國晚清之季德宗已詔行立憲不待國民流血力爭吾國已由私有改而爲公有矣暨革命後遂爲民主立憲然美法瑞士憲法多端即君主立憲之憲法各國亦互有出入詳畧互異君權民權國權各有輕重或民主國憲法之民權尙不如君主國憲法者近以國事危亂學者多有昌言開明專制者茲事體大衆說紛紜夫以憲法之至繁極重而鄙人之至愚極陋也何足以折衷憲法且十年講求熏習於腦皆英憲也雖與共和之法或少不適乎然鄙人之愚以爲不立憲法則已若立憲法無論君主民主終不能離英之憲法也英爲大地憲法之祖萬國憲法之師爲憲法變化之極民權過於美法名有君主實則伴食畫諾而爲真共和國吾國今雖共和而鯁鯁之愚內審中國之情外察萬國之憲雖少更易之終以不離英國者近是故宜先明英憲而後各共和國憲法之宜與不宜乃有

以折衷焉。

夫國體之美惡。政體之得失。不惟其空名也。食蜜者中邊俱徹。飲水者冷暖自知。豈能以空名自欺也。夫易稱羣龍无首。禮稱天下爲公。共和爲政體之極軌。不待言也。然施之已國。宜何從乎。孰爲有益乎。夫憲法之宜。可爲國利。憲法之誤。可爲民害。若徒泥學理。慕高名而不審國情。因時勢。卒則國受實禍而已。不敢不慎。以出此也。

吾國今爲共和。今草憲法。先舉各共和國之憲法。辨其得失。決所從違。以備吾國擇焉。

夫各共和國憲法。各有其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則足以致敗者矣。故羅馬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若羅馬大國。不宜于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其後意之威尼士。佛羅鍊士。到呢話。德之呂靚。伯雷問。漢堡。法論。佛蘭拂。皆以小國易行共和。而瑞士最著。且久。蓋四百年矣。

吾國今將從瑞士之共和憲法乎。瑞士至小。以國會爲政。日人謂瑞士廿二縣。實廿二鄉。

也。每鄉各選上議員二人。凡四十四人。以其半之二十二。人爲常駐議員。而立七部于十二常駐議員中。選其半爲部長。一切國政。七人公議之。而以多數取決。公推一人爲議長。數同。則折衷于議長。瑞士之憲法乎。深合乎羣龍無首。吉之義也。誠共和制之極軌也。吾大同書以爲將來大地合一。必行之。惟是制也。幾等于希臘之賢人會。一切國政出于十餘人意見紛歧。若強從之。則無精神一也。事事候議。運轉不靈。舉事遲滯。二也。此惟瑞士之至小國能行之。若中國廣土衆民百倍于瑞士。萬機之繁冗亦百倍于瑞士。若一皆待公議而後行。則無事不敗。可行于小國而不可行于大國也。況中國乎。且政權者大利所在。大爭尤劇。旣無所尊敬。而國會權至大。則國會中之爭殺可起。兩黨拔刀禍烈甚大。吾遊于布加利牙。親見其國會爭殺之禍。況中國之大乎。故議長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國據亂世所能驟至也。孔子爲時中之聖。陳撥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旣稱乾元用九。爲至治而諸經。但尊立憲君主之堯舜。不甚稱無首之羣龍者。以非太平大同之世而妄行之。則致亂也。然則今中國乎。未宜行議長共和制也。

且各國國會皆有立法之全權。惟瑞士國會僅有法案起草權而完全之立法權重要之法律則國會無權須全國公民投票公決之。其義與君主國之裁可法律權相等。法語名此法爲列非牽泵 *Referendum* 眞民權之眞義共和之極軌矣。若行代議即非本人之原意名爲民權實則落於中堅少數強有力之手而非眞民權矣。然此惟瑞士之小國寡民能行之。若美法之大即不能行。美惟於改正憲法及選總統時用之法則於變更國體時用之。法兩破拿破倫變更帝政及第三次共和利用此制我國地大民衆更過於美法立法全權及重要法律決不能行。列非牽泵之制然則瑞士之憲法吾必不能採矣。

今若將從美之共和憲法乎？夫國民公舉總統之法美倡之亦只有美能行之。其故有六。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各自立國本無君主二也。本爲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于美政黨僅二故少爭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介於兩海國無強鄰國不設兵五也。新地初闢民易謀生故不成大亂六也。

今共和政體之盛。莫若美洲。蓋皆師法合衆國之憲法。然除美國外。二十共和國無一不
大亂者。在中南美間。無歲不見告也。以吾近數年。游于美洲。見聞所及。巴孛馬也。掘地馬
來也。位亞基也。秘魯也。每易一總統。則爭亂彌年。殺人如麻。死國民過半。吾見自巴孛馬
之個郎。自秘魯之道威歸者。述其爭殺之狀。慘不可聞。而掘地馬來華僑來書。述爭總統
之亂。亦不過前年事耳。若夫墨國。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無歲不亂。至爹亞士爲
總統。專制三十年。實同王權。國乃始安。民乃漸富。地利漸闢。商工漸盛。文明漸啓。乃馬釐
拉起。爭總統。大亂至今。累吾華僑死者千數。今又起而殺馬釐拉矣。墨三百年來。暴骨如
莽。全境空虛。幾成沙漠。今美國自新。蕙以東至太平洋。萬里之地。皆墨西哥地也。墨若不
大亂。美何以得之。且中南美各國之歲時。爭亂幸而不滅者。以界於兩洋。有美國孟祿義
爲之保護。所謂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故歐人不得而吞之。若移在亞洲。則縱無內亂。已
爲緬甸安南高麗久矣。

夫立憲君主與立憲民主之制。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名。

位雖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銜外亦幾幾于古之有天下者也。自俄德外。君主殆不在。有無之數。則其總統與總理大臣之更易。亦與君主之移朝易姓無異。然爭總理大臣者。不過兩黨人。以筆墨口舌爭之。歲月改易之行。所無事。國人幾忘。則與專制世之易相無異。而爭總統者。兩黨列軍相當。驅國人之屬于黨者。相殺每爭總統一次。則死國民無算。夫立總統不過爲國民之代理而已。乃爲一代理而死。國民無算其害大矣。則反不如。有虛君主而不亂之爲良法也。

即如美國。治平已久。不可幾及。無兵爭總統之事。然其立總統也。舉國權選。費金錢。糜酒食。以數千萬。全國之民。日日罷業。金融爲之大困。商業牽及停滯。其害中于民亦已大矣。且美之憲法。各州分立。與德之聯邦同。蓋美先有各州。而後聯合之。非先有美。而後分各州。獨立也。各州各先有憲法。與國憲並立。但不抵觸耳。蓋美與德。瑞士實爲聯邦之憲法。而非單獨一統國之憲法也。自美瑞奧德外。歐日各邦皆爲單獨國。凡單獨一國。無論專制如普俄。日共和如法葡。未有分裂之而聽各州分立者也。夫凡自合而分者。必其國

勢凌夷貧弱已甚中央不能吸集地方之權而不幸致分非謂其政體之美而宜行也以中國言之漢末之散爲三國晉末之散爲十六國唐末之散爲十國即今者蒙藏獨立是也其在歐洲羅馬後之散爲諸國日耳曼後之散爲諸邦近者土耳其之散爲希臘羅馬尼亞塞維門的內哥因以反攻是也此皆國家之不幸事至可憂之狀矣凡自分而合者必其國勢盛昌其強日甚故英霸能混成一統之局此乃必然之勢極幸無事更不得謂其政體之謬而不行之也從古立國孰不吞滅諸小以爲王或聯合諸弱以爲霸者哉吾中國數千年來若不合竝萬邦兼合四夷何能至若斯之大乎此事萬千史難徧述即今日所吟誦如德美者非有華盛頓則十三邦何自合非有俾士麥則二十五聯邦何自合非有嘉窩則意三十一國何自而合故分合強弱得失之故試問合者是乎不合者是乎可片言而解矣方今萬國競爭皆言霸國之義德美之艷羨吾國一統已甚何反有之而自棄之而反師德美乎夫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強不能提挈其全國而用之者弱分者必弱合者必強此乃自然之勢至淺之理吾國僻處亞東時當危弱安有舍此不顧而

先爲自裂之計者乎。故立憲法而涉於各省分立者皆欲亡中國而萬不可行者也。

若夫美各州分治之害則勃蘭斯平民政治已極言之。議員之通同作弊而自利也。政黨之壓制也。良善之受魚肉也。審判之多受賄而不公也。勢不合一。外交之進迫必弱也。號令不行。內治之統治無力也。諸州有脫盟解紐之憂也。立法行政各異而不一也。立法行政耗費而遲緩也。多增團體各黨派之憂也。議員才識下劣。心術敗壞。害於地方也。財政不謹。支欺與公款亂行也。輿論缺乏。不能檢束立法事業。地方特別案尤甚也。凡此諸害其大彰明較著者矣。其有利者則不過防政府之壓奪自由。分國會之勞免其繁重而得暇考查處理租稅二者而已。然今中國自由太過。政府畏之。豈患壓奪國會繁重。孰若英然英國會理租稅甚暇。豫何待以地方自治代之乎。然則各省分立之憲法必不可用也。美之憲法又有民選官吏之制。徧考歐日各立憲國。無論君主如德日。民主如法葡。未有不行簡任者。蓋既以保國爲要。以國強爲重。則吏必命於政府。而後有指臂運使之靈。提挈謹嚴之治。今大地新強之國莫如德日。以有官僚之治爲之。故有整齊嚴肅之精神。指

揮靈便之能事也。若民選之吏與國務員不相攝命且不聽無以收提挈指臂之效更何問有整齊嚴肅之治乎。故各國皆不敢行之。若吾國地大民衆間於強鄰若行民選無由統治而指揮之。只有分弱而已。更何能望治強乎。蓋美之創此法也。本爲英殖民地本於英之地方自治而增大之。自清教徒入美始行於波士頓之一州。人數僅萬數千。如吾一鄉耳。故法官亦由民舉。則英所無。其後增殖至十三州及華盛頓時。人民僅三百萬。故仍舊制而不改也。然法吏賄賂公行。上下其手。至富者殺人亦不償命。實爲美政之大害。各國所無者。不得以美之富盛誤慕之也。以吾國言之。吾粵鄉同人皆數萬局中議政理事。及鄉中訟獄之審判者。一切亦由公舉。正與美法同。推慮騷所謂共和國宜於二萬人。真我鄉治之義也。若推於大國則不可行也。蓋以土人而自治其都邑。在美人風俗不同。以美人本無宗族。皆多流寓。又其國律個人獨立。故彼自夫婦而外。卽父子不親。無論其爲兄弟親戚也。此其所以行民選而無大礙也。若我國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屬多親戚。律非個人獨立。即使賢者爲政而爲親屬強逼。或爲長者壓制。瞽叟殺人。豈能執之。封建之。

親貴。土司之官。親其禍。可戒。况今長吏多起。寒微其宗族。親屬人已萬千。多饑寒交迫。無立錐者。忽藉長吏之勢。有同國王之親。怙勢橫行。何所不至。是有一長官不啻有百千都督。有一觀察知事不啻有百千觀察知事也。且既爲土著。聯合易多在位。既久根深。滋滿憑藉深厚。方今開國之始。僭爭留後。其不釀成唐之藩鎮不止。積日既久。負固益深。吳元濟以淮西四鎮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餘年。乃能去之。况於一省之大。而又與諸省聯合者。哉。况共和之立。政以黨成。各省長官借政黨以爲私黨。既徧布於僚吏。又散布於議員。鄉縣吏司無非私人。專制勢成。任行暴虐。政府畏而不敢去之。則就而封之。人民怒而不敢攻之。則祇有從之。觀於近都督之無道。縱橫省議。會派人赴京控訴。而卒不達。若假以年月。稍行惠政。則是復行封建耳。何爲美之自立乎。今川黔粵湘已同割據。江右河東事變可鑒。故言效美各州之自立。民選長吏。欲同地方之自立。民選鄉官者。適爲生民塗炭。得其至反耳。吾國古者上無政黨。匹夫在位而已。早定迴避。故鄉之條。以刑威難行。賄權易縱。故也。漢之劉虞。唐之張公瑾。已力言其害。蓋吾國久經閱歷。深知其不可而後去。

之。豈。與。美。國。立。國。日。淺。閱。歷。無。多。者。比。哉。然。議。者。見。中。國。之。法。而。必。棄。見。美。國。之。法。而。必。學。亦。不。求。其。本。末。矣。豈。不。謬。哉。蓋。無。論。立。憲。共。和。無。不。中。央。集。權。然。後。提。挈。全。國。也。故。效。法。美。國。民。選。長。吏。至。謬。而。萬。不。可。者。也。

且。美。國。奉。孟。德。斯。鳩。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義。行。政。立。法。二。司。巍。峨。對。峙。溝。絕。不。通。總。統。以。四。年。爲。任。執。行。政。之。全。權。自。領。總。理。自。選。國。務。卿。而。皆。不。受。責。任。國。務。卿。無。入。國。會。發。言。權。總。統。無。停。國。會。散。國。會。之。權。此。法。也。實。各。國。憲。法。之。所。無。而。美。特。創。之。美。洲。廿。國。從。焉。今。葡。師。焉。蓄。聯。邦。自。治。總。統。之。權。限。甚。少。又。以。民。主。非。王。官。而。不。世。不。患。專。制。故。不。立。責。任。政。府。而。聽。其。與。國。會。對。峙。焉。夫。憲。法。大。義。之。始。立。全。出。于。監。督。君。主。之。專。制。繼。出。于。監。督。政。府。之。橫。行。夫。君。主。未。必。才。賢。不。才。而。攻。之。則。有。革。命。之。禍。故。令。君。主。無。責。任。而。不。專。政。所。以。免。革。命。流。血。之。禍。而。國。本。可。久。安。也。乃。立。責。任。內。閣。代。以。行。政。而。大。政。不。可。無。人。主。持。之。也。故。立。內。閣。總。理。代。君。統。而。治。之。聽。自。選。其。諸。部。長。官。而。負。連。帶。之。責。任。俾。其。同。心。同。德。勿。有。掣。肘。以。厚。其。行。政。之。力。焉。然。既。受。國。會。之。監。督。矣。苟。非。國。會。之。中。居。

大多數之政黨以組織責任內閣則內閣不堅不久行政無力而國受其害故至其極也。內閣員必出自國會閣會合一立法權既大而行政力益強兩者和合不窒鬱此實憲法。國之極軌也苟政黨多而無大黨之獨出者則國會之意見多爭即政府之搖兀不固或。如奧如法數月一易政府矣然政府有失即可立倒他黨代之此與移朝無異而國本不。動國民若忘此其至善也且夫立法與行政相因相倚相補各全其用而國政乃成。故政府必與國會調合焉雖相軋相攻時或不免然大黨主之行政與立法必歸於和合。故各國從之即法爲民主國亦行其制蓋鑒于總統數變而生亂亦行責任內閣之制焉。蓋鑒戒于事變多而後不得不出此也若如美制行政立法界畫鴻溝不相關涉則意氣。相激必含敵相攻以相牽制譬如兩足左進而右停豈能行一步乎則國民福必不能。致故孟德斯鳩之說久已見攻爲不可行矣然美憲法雖如此美有兩黨其以多數得總。統者必多數在國會故能暗相通而爲用此特美人之善于運轉憲法耳若立法則不當。誤爲之此美憲法之不可一也且總統與諸卿不受責任其有橫暴專制柔懦失職國會。

不能監督之國民不能倒去之夫人無監督而能爲善者蓋寡故中國舊立憲法立之監而佐之史左置輔而右設弼有法家拂士則不亡以此也立憲國之政府有國會以監督之則政府不敢恣睢專橫亦不敢怠懦棄職所關至大矣若無監督則政府橫暴專制怠懦棄職國民只有扼腕忿怒而無如之何故必又出于兵爭以革其命則國大亂民死無算矣故惟美行此制可無礙若中南美廿國皆用美之憲法而致大禍若此不必疑及釀成專制而其成效可鑒也況事變百出吾國豈能妄用之乎

若如今憲法從美總統執政例而下設責任內閣則行政之權分而爲二夫總統執政而不受責任則有革命流血之禍責任內閣之上而有總統執政則誰能任其責總統權重則責任內閣必廢內閣權重則總統必爭二者于理不能相容于勢必常衝突即今總統則諉咎于議院之掣其肘而國民又咎總統之不奉法非美非法更不可行用致國勢危弱亦可鑒矣加各省分立有同藩鎮之割據民選長吏益便暴民之橫行凡此皆吾國師美制而禍敗大著者然則美憲法之萬不可用而尤不宜于吾國至明矣

歐人自法創革命也。卽本拉飛咽助美自立而來。拉飛咽艷羨美之共和也。而誤師之。遂釀大革命之大禍。亂八十年。幾亡法國。以殺其身。蓋美清教徒有道德爲之本。而法無之。質地不同。故治亂相反。不能襲共和之美名而遂可望治效也。且美聯邦各自治。總統權限甚狹。故爭者少。中南美總統權大。故爭多。中國無聯邦之分權。則總統權莫大。爭亂殆不可思議也。若行聯邦則自分裂而求亡也。

歐人鑒于法之禍。患與中南美之亂。故十九紀下半期。諸國以革命自立者。數四。自奧大利普魯士。意大利。巴威薩遜。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塞維布加利牙。那威。皆復立君主政體。而不立民主共和政體。且甯迎立君主于外。而不敢立民主。非不知其高美也。懼無其質地。則大之內訌。而滅亡其國小之類。爭總統而死。民過半。故不敢妄試也。今只有葡革命而立民主。然因爲新舊教爭。而廢王。與革命無與。然今葡亂無已。後事難定也。夫爲治有序。進化有級。苟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爲之。未有不顛蹶者也。今夫飛船之天游。至樂而神速也。然而挾山谷之野人。置飛船之上。只有墜死。不可見人之妙樂。不審已而

遺師之今全球大地之行民主制而安樂者只有美國瑞士瑞二十二村與我不相類。即美之始立不過三百萬人。蓋亦極小國。而又因于屬地無君主。又皆清教徒爲之。試問中國萬里之大。四萬萬之民。與美同乎。不同乎。歐洲各國不敢師之。而吾亞洲國乃欲妄師美人。不類于匍匐小兒。慕飛船而紙裝之。乃騰跨而墜死乎。

若中國而行美之憲法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不知經幾何年。不知死幾千萬人。而後定也。墨國之爭總統。亂三百年。至爹亞士專制。僅安二十餘年。而今復大亂。中國處列強窺伺之際。其能得幾何時乎。

或者謂天下已定。當效美國之投籌公舉。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籌公舉者。美國長治久安之法耳。中南美行之。則豪傑挾兵以爭位。總統只一籌。雖略少。誰肯下者。況中國各省兵力。既分割。據各立。詐力各出。誰俛首以聽探。籌者中南美各國。豈不行投籌法哉。何以每易總統。必出大戰。戰勝者則爲總統哉。此或爲鄉曲不解事人言之。至于實行。則必時時黨中之魁領人人皆堯舜而後可。否則必無是理也。夫探籌既無是理。兵爭則死人。

如麻既非安民之法矣。亂靡有定。尤非定國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其國。皆爲謬。慕美總統共和憲法之故。豈不大謬哉。故吾斷言之。中國今日之時。萬無師美之理也。

夫美總統共和憲法所以不可者。以共和名義雖公。而有總統必屬於一人。則遂爲至私。誰能爲之者。以四萬萬之人。英傑梟雄者。各省輩出。誰能相下者。常人家產田宅之爭。尙傾力而爲之。况總統乎。故時擁土仗鉞之將。豈能下於草澤之人。舊日倡革主動之雄。豈肯屈於後至之英。各省郡分起之豪。豈肯輕舉土地而屬於一主。旣無君臣之義。則人人皆有總統之思。而誰肯竭命盡忠者。是故馬拉段敦羅伯卑爾之爭。總統互相殺戮。殆必不能免。而墨西哥共和後爲爭一總統之故。而亂三百年。至今未已。後禍不知所底。若各省分立。則如印度而已。鑒戒若此。眞令人骨折心驚者也。

今將從法國之憲法乎。法自見敗於普。改定新制。鑒於美洲全國爭舉總統之禍。烈又習熟於諸歐虛君之良法。特思避美之敗。而收英之良。然其國人又久傾心於民主之制。不能再立王也。於是創爲新法。以總統代表虛王。不負責任。不執政權。乃立宰相以執政。令

政。黨。但。爭。宰。相。而。不。爭。總。統。內。閣。變。而。總。統。不。變。既。不。致。陷。於。無。政。府。之。禍。亦。可。以。息。每。
易。總。統。大。爲。亂。爭。之。禍。劇。矣。但。總。統。既。由。於。上。下。議。院。所。舉。則。其。人。必。有。大。才。者。矣。必。有。
黨。人。而。孚。衆。望。者。矣。總。統。之。任。期。既。七。年。而。七。年。之。中。內。閣。之。更。易。無。數。則。總。統。之。能。與。
宰。相。同。黨。也。殆。等。於。日。月。食。之。相。會。矣。然。則。七。年。之。中。總。統。與。宰。相。必。不。易。得。同。黨。既。不。
同。黨。則。政。策。必。不。能。強。同。矣。夫。以。一。才。望。迥。出。黨。徒。衆。多。之。人。而。據。全。國。人。之。上。其。必。不。
能。屈。首。以。聽。異。黨。一。人。之。專。行。其。政。不。待。言。也。則。必。聯。合。各。小。黨。齟。齟。現。齟。理。政。府。則。政。府。
必。易。顛。覆。故。法。國。內。閣。歲。必。數。易。甚。少。能。耐。期。年。者。卽。內。閣。未。覆。時。總。統。與。宰。相。意。見。不。
同。亦。遭。各。黨。所。齟。齟。而。不。能。施。行。卽。能。施。行。亦。不。能。久。故。法。之。宰。相。卽。有。奇。才。亦。難。行。其。
志。故。四。十。年。來。德。日。強。而。法。不。振。皆。由。立。法。之。初。憲。法。不。善。之。故。故。法。人。日。思。改。立。虛。王。
以。救。之。爲。此。病。也。既。不。可。得。近。法。人。皆。思。增。大。總。統。之。權。以。此。也。然。無。良。術。也。
蓋。虛。君。之。用。以。門。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選。舉。以。貴。貴。不。以。尊。賢。夫。兩。雄。必。不。並。立。才。
與。才。遇。則。必。爭。故。總。統。與。總。理。交。處。之。難。也。故。立。虛。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黨。也。

然後。冢。宰。總。百。官。以。行。政。乃。得。專。行。其。志。而。無。掣。肘。之。患。一。也。夫。立。憲。之。法。必。以。國。會。主。之。以。政。黨。爭。之。若。無。虛。君。而。立。總。統。則。兩。黨。爭。總。統。時。其。上。無。一。極。尊。重。之。人。以。鎮。國。人。則。陷。於。無。政。府。之。禍。危。恐。甚。故。虛。君。之。爲。用。必。以。世。襲。乃。爲。久。確。而。堅。固。又。必。禁。由。于。公。選。乃。無。大。黨。而。不。必。有。才。乃。不。與。宰。相。爭。權。而。後。內。閣。乃。得。行。政。而。後。國。乃。可。強。歐。洲。數。百。年。歷。試。而。得。之。故。明。知。虛。君。之。無。用。無。才。而。必。立。之。者。賴。其。無。才。無。用。以。爲。用。也。故。英。人。意。人。與。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希。臘。必。立。虛。君。不。立。民。主。者。恐。公。選。者。之。必。才。而。世。襲。者。未。必。才。也。甯。迎。外。國。異。族。人。爲。虛。銜。王。而。不。立。本。國。人。者。爲。其。無。黨。也。其。苦。心。委。曲。以。成。就。此。虛。君。共。和。之。法。者。皆。所。以。免。爭。總。統。時。陷。於。無。政。府。之。禍。也。法。俗。爲。民。主。法。所。久。蔽。雖。知。虛。君。共。和。爲。良。法。而。摹。仿。之。然。滯。於。民。主。遂。失。虛。君。之。用。而。陷。法。國。於。長。弱。一。法。之。不。善。坐。視。其。隣。敵。德。國。之。強。而。無。如。何。也。

吾國將從葡萄牙之共和憲法乎。其制總統不由國民選而由國會選取於法不代表王不設宰相統政府而行政取於美各部長不列席議院不當政爭之衝蓋又合鑑美法取

其長而去其弊矣。然總統三年一任。至舉總統時。仍陷無政府之禍。使一國民失其常度。其弊一也。總統之行政。豈能盡得民心。不得民心。而對黨攻之爭。之非三年不能易總統之政府。則積恨深而爭禍劇。二也。若有賢總統成良政府。而至三年期。則必改易。雖有善政。未能終之。則足以大累國事。三也。若有虛君。則不陷於無政府之禍。一也。政府可久。可暫。如英小彼得之十九年。如德俾斯麥之二十餘年。故能善其政而強英德。二也。若不善。則期年數月而易之。民心不積恨而禍患可不發。三也。然則總統之制。即經多方鑑戒。如葡之最後。終不得其至善矣。若夫墨西哥之專制。總統適足爲亂。羅馬之世襲。終身總統。適成專制。其法更無足取。不待言矣。故公選總統之制。雖至公而施之。實行終多窒礙。未見其美善也。

若英、意、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亞、那威、希臘之虛君共和國乎。與加拿大、澳洲、波與匈牙利之虛屬共和國乎。國會民黨爲責任內閣。實有全權。又有虛君鎮之。永不陷于無政府之禍。故歐人言法理者。以英爲共和。王國實爲萬國憲法之祖。而政體之至善者。以此。

夫欲明英君主共和新制之妙理。則觀其立憲法而可恍然矣。立憲各國政體雖有不同。而權在國會。內閣則一也。與共和國無少異也。夫既全權在國會。由國會政黨之大者。組織責任內閣。故其君主毫無用行政之權。故憲法大義曰。君主無責任。曰。君主不爲惡。曰。國會監督。曰。大臣代受責任。夫在天謂之爲命。在人謂之爲責任。在下接之謂之爲代受。然則代受責任乎。禪讓乎。革命乎。名體雖微不同。其實一也。故瑞典王欲徒步往議院。禮官請備法駕。瑞王曰。我大世爵也。何用此王者舊式乎。英王欲用一婢。須請命於總理大臣。得許乃能用。其與鄰君會。兩君相見。至重禮也。實則銜總理大臣意出差而已。故嘗謂之爲公差大君也。蓋立憲之君主。實非君也。不過仍存虛銜。實爲最高之世爵。于王公上加一級虛爵云爾。譬清朝親王出軍機。仍有王爵。大學士出軍機。仍稱中堂云爾。故世人謂爲乾修君銜名譽總理。乃實錄也。名尊之爲神聖。不可犯。夫曰神者。不過土木偶云爾。善哉。孔子之言立憲君主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以君主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如此復何所取而不棄之。歐人乃特爲歲糜數千萬之

俸國民施非常之敬以待之何哉。甚至於其哀慶之事舉國民皆恭行大典。若奧主前五年行卽位六十年禮輿費萬萬。匈費六千萬。前年英主之加冕也。費尤巨而甘願糜之以媚事此木偶之大世爵何爲乎。

且歐人更有奇愚極怪而不可解者。近六十年來。比利時百戰拒荷而自立。乃迎立德之滑敦伯王子爲王。四十年來。羅馬尼亞背突厥而自立。乃迎德之阿論卜公子爲王。希臘背突厥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孫爲王。布加利牙塞維種也。背突自立。乃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五年來。那威背瑞典而自立。乃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且夫國能自立。其將相豪傑之人才衆矣。乃不自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國人而迎立外人。若希臘之與丹墨。羅馬塞維種之與德。爲條頓種。丹墨爲諾曼種。至反矣。然但誓入國籍。卽爲國人焉。更有奇者。使其舊爲君主國。如英。然因舊有制而立之。猶可也。若比利時以下諸國。皆無舊君之制。俗而爲新立之國。土然乃必立君主。且迎立外人爲君主。豈不尤可異哉。若夫奧普革命。皆逐其君。旣得國會而復迎立之。今之奧皇佛蘭詩士約瑟第二。普大帝威廉

第一是矣。蓋民所惡者國爲君有耳。若既開國會舉責任內閣則國爲公有萬國之制。除俄德國外共和立憲民權無異也。總統與總理大臣事權無異也。所微異者立憲之制。總理大臣之上有一恭己正南面無權無爲不言不語之土木偶之神云爾。

夫此恭己南面無權無爲土木偶之神而歐人乃必尊奉之爲君歲月糜千百萬之俸國。人施非常之敬豈不異哉。使百年歐人而皆愚騃則可使歐人而稍有知識也。則是法。也不可不深長思也。歐人立憲之立虛君甚至於無君猶且熏丹穴而求君迎異族外國。人而尊之爲君如贅婿然。蓋至深遠奇妙也。爲防亂之切也。故慮害之遠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蓋非聖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經萬驗之方而後得之也。奕棋小事。也不觀數着而妄行未有不敗者。豈可不深長思哉。

且夫立憲之虛君至無用也。然歐人立憲國乃皆若至愚謬而必立一虛君者。蓋立一無。權之虛君人不爭之。於是驅其國人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責任內。閣總理大臣而一國可長治久安矣。無復歲易總統以兵爭亂之患不陷于無政府之禍。

則君。主。者。無。用。之。用。至。大。矣。故。歐。土。各。國。寧。備。極。敬。禮。歲。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於。外。國。異。族。而。立。之。蓋。有。大。用。者。在。也。

嘗。譬。論。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人。間。皆。奉。之。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故。先。聖。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姓。萬。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稍。惜。其。費。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諸。教。主。皆。託。於。上。帝。以。臨。民。而。民。德。以。修。豈。無。故。哉。蓋。明。則。有。政。治。幽。則。有。鬼。神。鬼。神。者。以。無。用。爲。用。而。亦。爲。大。用。者。也。今。世。無。論。何。國。苟。驟。廢。神。道。去。迷。信。則。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復。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無。用。而。爲。大。用。而。天。下。未。廢。神。且。必。立。而。尊。之。然。則。他。日。大。同。文。明。既。極。或。不。尊。天。而。廢。神。今。則。未。至。也。不。廢。虛。君。猶。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於。天。蓋。天。在。有。無。之。間。以。無。爲。爲。治。者。也。明。於。是。義。可。以。通。歐。人。虛。君。共。和。之。制。矣。

夫。責。任。內。閣。之。法。最。美。矣。宰。相。必。黨。魁。爲。之。必。爲。人。望。而。有。大。才。者。然。有。其。權。而。無。其。禮。虛。君。必。無。黨。而。鮮。才。者。則。有。其。禮。而。無。其。權。使。有。才。者。爲。政。失。則。去。之。國。本。不。少。動。焉。使。

如神者受其禮而坐鎮之于有變時國本不少動焉蓋人之有爭心也猶水之有伏流也
有河道以順之乃不汎濫有責任內閣以暗銷爭總統之干戈發其伏流俾行軌道雖有
洪水乎有河道則不汎濫滔天矣所以爲絕妙之良法美意也天下所歎美師法于英憲
爲此也

或謂若所云云者是君主立憲也非共和立憲也夫可謂爲立憲君主國者必君主仍有
統治權立法權而後可否則只能謂爲共和民權不能謂爲君民共治也不能以有虛銜
君主而遽謂爲君主立憲也若俄普日可謂君民共治者也國有憲法君有政權自爲一
政體與英比意名同爲有君主實則全爲民權不同類也俄帝有大權雖立憲法尙存專
制無論矣普國憲法初雖參比國憲法而成而國王所有之權力迥相反也一國王爲總
攬統治權二國王得以任已意用國務大臣其大臣不負連帶之責任三國王有解散議
會之權不必得國會之同意四國王有裁可及不裁可法律之權五國王有非常大權六
有發緊急命令之權夫非常大權者即當非常危急之際有停止憲法中某條適用之權

夫憲法猶可廢停也。專制之至也。眞爲君主權也。民主國無認緊急命令之權。即君主國中苟其議會於立法有權力者。亦不承認之。故意比二國。君主無發布緊急命令之權。英國之立法權。君主與議會共之。議會有法律制定權。故英王無發緊急命令之權。故英實爲共和國。不得爲君主國矣。日本憲法。參普國憲法而立者。然君主之權。又遠在普國上。其海陸軍編制權。憲法明定爲屬於天皇。普國則否。故常爲議會所左右焉。日本天皇有結和約之全權。議會不得容喙焉。普則國王所訂之條約。有時須經議會協贊。始生效力也。日本凡大權所定之歲出。非有政府同意。議會不得削減之。普國則無此規定。日本憲法改正案。須依天皇之命令。而普國之議會。有提出改正案之權。故公有之國。若俄。普。日。者可謂爲立憲君主矣。自俄。普。日。外。名爲君主。無不歸于民權者。若英。固爲共和王國。即比意。亦實爲共和王國耳。一切各國。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之別。可以推定。別白之。蓋君主立憲國與共和王國之別。視有統治權有立法權與否也。英王旣非統治權之總攬者。而立法權屬於國會。且因議會政黨之勢力。發達國王。雖有任免國務大臣之權。而不

能。實。行。不。過。徒。存。王。者。之。禮。與。名。而。已。安。得。爲。眞。君。主。也。非。共。和。而。何。或。謂。英。王。尙。有。殘。留。政。權。而。大。總。統。無。之。以。此。爲。別。蓋。英。國。於。行。政。權。外。凡。非。議。會。直。接。禁。止。之。事。及。專。任。他。機。關。之。間。接。事。國。王。名。保。有。其。權。凡。制。定。法。及。普。通。法。不。規。定。者。國。王。可。以。樞。密。院。令。定。之。此。立。法。之。殘。留。權。也。凡。不。屬。於。通。常。裁。判。所。之。一。切。爭。議。有。使。樞。密。院。審。理。宣。告。之。權。但。以。國。會。不。禁。及。無。委。任。於。他。機。關。者。爲。限。此。司。法。上。之。殘。留。權。也。然。英。王。未。敢。實。行。之。亦。空。名。也。猶。法。總。統。于。憲。法。之。權。豈。不。甚。大。而。積。久。不。敢。行。實。同。無。權。則。何。能。以。此。爲。立。憲。君。主。民。主。之。辨。哉。按。英。王。有。任。命。公。使。領。事。與。宣。戰。講。和。締。結。條。約。之。權。是。英。王。頗。有。外。交。權。其。立。法。權。英。王。有。召。集。國。會。開。會。停。會。及。解。散。衆。議。院。之。權。又。有。法。律。之。提。案。權。對。於。議。會。有。不。裁。可。權。凡。殖。民。地。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海。上。裁。判。所。及。白。痴。瘋。癲。裁。判。所。上。控。之。一。切。訴。訟。國。王。有。聽。斷。之。權。又。有。赦。免。刑。事。犯。罪。之。權。內。治。權。則。國。王。有。任。命。官。吏。之。權。又。除。司。法。官。及。國。務。大。臣。而。外。有。罷。黜。官。吏。之。全。權。國。王。又。有。制。定。貨。幣。制。度。及。度。量。衡。之。權。有。指。揮。統。率。軍。隊。之。權。又。有。編。制。海。陸。軍。之。權。但。其。實。皆。爲。國。會。所。制。限。

皆空名耳。不敢行也。同於無也。故不得不謂爲共和國也。或謂爲共和爵國可也。必不能目以君主立憲國也。

比國之統治權立法權全在民。故大臣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國王之任免大臣亦不得不從議會之意。政府之官吏及外交官國王雖有任命之權。但其實則內閣主持之。國王有解散議會之權。及裁可法律之權。但其實必承議會之意。國王有特赦權。但須國務大臣副署之。國王有宣戰權。但因軍費之故。宣戰前必經議會承諾。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但通商條約及加負擔於人民或國庫之條約。須得議會之同意也。意國王亦無統治權。立法權其權皆在民。雖有裁可及不裁可之權。但慣例上殆無不裁可者。多數君主國兩院皆有法律之提案。惟豫算則必由君主提出於下議院。然意國之下議院亦有提出豫算案之權。國王有訂立條約之權。惟領土變更之條約及增加國庫負擔之條約。則必經議會承認。國王雖有任命官吏之權。但其慣例則由議員中選任。在憲法上意國國務大臣對於議會不負責任。然自慣例觀之。則國務大臣之行政對於議會負責任。而對於君

主。轉。不。負。責。任。依。此。言。之。比。意。君。主。一。切。無。權。遠。不。如。美。法。之。民。主。不。過。空。存。君。主。之。禮。與。名。爲。一。國。之。首。領。代。表。以。彈。壓。無。政。府。之。禍。云。爾。故。不。得。不。謂。爲。共。和。國。也。又。謂。之。共。和。爵。國。可。也。必。不。可。目。爲。君。主。立。憲。國。也。

中。國。二。千。年。一。統。帝。者。最。尊。故。國。人。因。專。制。而。憤。恨。之。亦。猶。法。革。命。時。之。恨。君。主。也。若。今。歐。洲。諸。國。君。主。無。權。無。事。實。一。大。世。爵。耳。吾。遊。丹。墨。之。歌。本。哈。觀。遇。丹。王。希。臘。王。徒。步。並。行。於。衢。遊。里。斯。本。日。遇。葡。王。及。后。徒。行。於。道。遊。馬。得。里。亦。日。遇。班。王。於。道。居。瑞。典。則。瑞。王。忽。乘。車。請。入。吾。宅。觀。吾。中。國。器。焉。多。此。大。世。爵。於。民。無。幾。微。之。損。而。秩。序。能。存。能。彈。壓。無。政。府。之。禍。豈。不。妙。哉。

夫。爵。號。之。尊。亦。與。時。推。遷。耳。今。夫。王。侯。之。號。子。男。之。爵。在。周。則。王。爲。普。天。之。天。子。在。齊。晉。則。侯。爲。天。下。之。霸。主。在。吳。楚。則。子。爲。南。方。之。霸。主。至。尊。也。而。六。朝。以。王。號。封。樂。人。與。廚。者。北。齊。穆。提。婆。以。彈。琵琶。封。王。是。也。唐。末。偏。裨。多。封。王。即。今。蒙。古。諸。親。郡。王。亦。何。貴。焉。漢。改。關。內。侯。旣。爲。虛。爵。則。爛。羊。頭。者。亦。封。之。而。子。爵。當。宋。世。五。品。以。上。官。覃。恩。必。封。今。日。本。子。

爵亦千餘人。與晚清之道銜無異耳。即在歐人。昔之公侯伯。皆有士之君也。吾遊威廉舒之園林。宮殿冠絕全歐。今德帝以爲行宮者。乃一鋪卞拉父之故宮苑耳。今譯如伯爵云。爾今歐土貴族。土地歸於國。有吾在瑞典。召量地人。乃亦子男爵也。夫有土之君。與虛銜之爵亦遠矣。王侯子男之名。雖同其貴賤。何常之有。卽今清室。猶是帝號也。而今文電與國民酬酢。豈復昔者赫然有天下時乎。晚清實缺之道。府州縣與虛銜之道。府州縣人之稱爲觀察。太守。刺史。明府者。豈不同哉。然而虛銜可以數千百金購得之。盡人皆然。以視實缺之道。府州縣權位尊崇。威燄赫不亦天壤乎。昔有番禺縣差張姓者。子婚盛儀。仗馬百千。鹵簿塞道。其銜牌道也。其頂戴紅也。其大夫則榮祿與資政也。道旁觀者儼肅。以爲督撫關道也。與順德羅尙書。惇衍子婚儀仗相遇。顯耀遠過之。遊於香港南洋。遇有婚儀鹵簿塞道。亦莫不銜牌道也。其大夫則榮祿資政也。其頂戴紅也。然或曰。此販脂而富者。此轉轂而富者。其不可言者。尤不可數也。可得謂其榮祿大夫資政大夫。非歟。可得謂爲與尙書侍郎總督巡撫之榮祿大夫資政大夫等乎。天下之名同而實異者多矣。豈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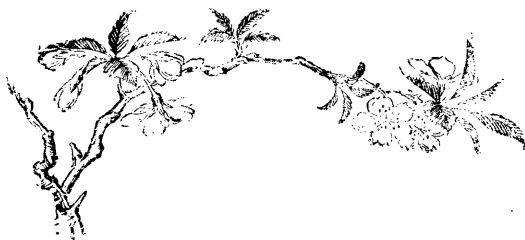
因其名之同也。比而論之。因而棄之。今共和王國實多一虛銜王爵耳。其與俄普日之君主立憲遠矣。不類甚矣。必不得已。謂爲共和爵國宜也。謂爲虛爵立憲宜也。謂爲君主立憲則名是而實非也。不切不實。名實淆亂。豈可哉。不可不辨也。今草吾國憲法。授總統以大權。望其得以行政。過於英比。意遠矣。

或謂法總統代表王。猶虛君也。吾但使國無多黨。有異於法。而以兩大黨行責任內閣之制。則爲強力之政府。而才賢者爲政。總統無從撓之。豈不純乎。英憲乎。則或亦民主共和之善制而少病矣乎。然此知道之以政。而未知齊之以禮之義也。凡平民之政。患其流爲暴民。以多爲決。恣睢猖狂。紀綱易紊。道揆易失。如是則大亂且亡也。苟未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能自治之時。必正紀綱。崇道揆。明禮法。謹秩序。然後民有整齊嚴肅之風。而國乃收治強之效也。且使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能自治。孔子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若是則無政府亦可也。豈止羣龍無首。更何須立代表總統乎。然旣未能至教化純備。道德齊一人能自治之時。則當以禮齊之。夫欲齊之以禮。以收整齊嚴肅之治。則有如神之

木偶稍存舊俗之禮法而後能行之英國雖爲國會萬能民權至盛而保守其紀綱禮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齊嚴肅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於法之佃綱錯紀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遠過之所以然者英爲虛君共和之治故也天下皆稱英之善法然其義旨深遠非常識所易知然凡共和國人不可不深思之也

今吾國已爲民主共和矣夫共和之法只有英美法瑞四派而英有虛君與我民主不類必不能用美派易生禍變瑞派至公而吾國大民衆難行無已則師法派立代表王之總統而行責任內閣乎雖總統有才猶有內爭難致國強然爲民主共和而屈不得已也猶勝於美墨與瑞士也

嗟乎民主共和無一良憲法也法國九變尙未能盡善誠無如何也今不得已採法之憲法以猶少得英憲法之意故也而加損益焉稍增總統之權或有聖哲別創新中國共和良憲法以爲萬國師固所望也鄙人思之而未得也今所起草徧採各國本于英衷於法亦姑以爲憲法云爾未云善也癸丑二月十五日康有爲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

大山盤礴羣峯蜿蜒其千數百里所奔赴分合起落停駐回抱皆可未至而逆測之也觀山脉之所起因推知山脉之所止無有遁形變態也雖政體豈不然哉中國人慕法美而談共和吾謂其奔赴落起停駐環抱分合必如中南美之共爭共亂而後止蓋山脈之本勢水流沙轉之自然有必然無能倖免也

夫共和之義欲人人之自治也故見龍無首實爲乾元之上治然吾古聖哲之爲論止言愛民治民不敢輕言人人自治者蓋以己治己爲至難之事也假令真能自治則雖無政府可也豈止共和乎然今之共和國不敢言無政府之治者以人民之道德風俗實未能自治而待人公治之故也卽瑞士行公政府之制不立總統而法美不能師之以風俗形勢道德教化不能強合故也

昔吾中國尊行孔教士夫多有厲志高行爲聖賢者矣其力不逮者亦多束修自好者矣上者冀兩廡之特豚中者望名宦鄉賢之俎豆下焉者亦復珍重毛羽矜式鄉閭爲名之

是好爲不朽之思存其門下。或浴義而成風。其鄉里或薰德而良。善父勸兄。誘師行弟。隨故能。烝成大和。釀爲良化。賊避名賢之鄉。邑盜畏善人之知名。賣豬而告之病。刈禾而夜助以耕。若此俗猶存而進。以共和則中國可超美軼法。直至瑞士之域矣。今吾國道德之不修。風俗之墮壞。廉恥之衰腐。教化之陵夷。五千年未之有也。凡昔者遺風餘俗。稍有留存。則必斬刈。斲削之務。使蕩棄絕盡。無有少留貽焉。以如此之俗。且使昔所有之德教法。律而破壞之。其能奉德教。法律以自治乎。必無有也。

昔者清末士夫好利好古。則以爲迂篤。修則笑爲愚。守禮則非其拘。然舊德遺風。尙有一二之存。今則五尺之童。並教祖之孔子。而先攻之。刮其根。絕其株。於是舉中國人無可羨慕。士不悅學。俗不知恥。孝弟貞廉。幾爲蟲矣。羣衆所尙。報紙所譁。則新世界之所謂共和平等。自由權利。思想諸名詞也。夫自由者。縱極。吾慾之云爾。權利思想者。日思增拓其私云爾。所謂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過勦除富家貴族。而聽無量數之暴民橫行云爾。所謂共和者。倒帝者之專制。自餘則兩黨相爭。陳兵相殺。日爲犯上作亂云爾。

以風俗所尙。孕育所成。則只有爲洪水。猛獸。布滿全國。而已。加以國人。近者。習見梟雄。誇詐之夫。能爲共和之大言。能爲自由之謬論。因時乘勢。襲據土壤。紛紛攀附。各藉權勢。其誇異尤甚者。中分天下。指揮風雲。政府則敬畏之。乃至借外款。千百萬。以媚事之。其次亦復上將勳位。剖土分藩。下之竈。養市魁。皆一蹴而乘。麾紆組。列鼎鳴鐘。呼叱而金帛盈山。顧盼而聲色列屋。其車馬宮室。服食之豪侈。過於王公。其頡頏橫暴。跋扈肆睢之氣勢。行於州縣。嚮之偷兒。里盜。椎埋。剽截之夫。進稱雄於州邑。退亦爲政於鄉里。橫行攘據。武斷鄉曲。然則誰不慕之。誰不展轉效之。權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勢力。彌充進無所慕於古。退有以榮於人。時風衆勢。捲而成俗。人所慕羨。皆在此。徒苟不破法律。作姦欺謀。亂略營黨。私何以充塞其權利之私。彌滿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讓之士。而風俗旣成。坐而相化。則絳衣大幘。謹厚者亦復爲之。故當今之世。人不謀亂。更復何事。人不破法律。作姦欺。亦何爲好修自愛之迂愚無用也。耶。嗟乎。吾中國。今已養成惡俗矣。爲梟爲獍。爲豕爲蛇。猛如虎。狼如狼。狹如狗。萬百億千磨牙厲爪。徧於都邑。闖於里野。貪亂之極。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況於總統乎。欲不爲中南美之歲歲而亂。豈可得哉。夫堯舜之民不能無利心而能使民好義勝其奸利也。桀紂之民不能無義心而能使民奸利勝於其好義也。若今之敗則堯舜周孔培之數千年而不足。一二妄人謬慕歐美掃蕩之一二年而有餘也。昔者美人之爲共和也。自清教徒而起也。遮非順之。即總統位也。舍車而徒行以視我國之僉壬細人。幸乘風雲。幾若黃屋左纛。以驕人者。相去何遠也。故美與我不類。萬無有至美之理也。法則始於巴黎內亂。我幸免之。故中國非爭總統。亦爲中南美之內亂。不可逃矣。夫中南美之二十共和國也。其始爲一二人爭總統。而兵爭。其後更迭互爭。迭起迭仆。爭無已而亂無已。共亂之禍與共和之政體爲依。因焉。有共和一日。則共亂一日。聞之。驚心思之。折骨救之。無術。吾豈待今。南北陳兵。臨江對壘。而後爲共亂哉。蓋此政體亂無止期也。吾遊墨西哥也。大亂。凡三百年。徧地不耕。將成沙漠。商人警其時亂。也不敢投資工藝學校。無自而興。內爭頻仍。故失地於美。萬里焉。吾北望蒙西。睨藏吾能免墨乎哉。吾昔憂蒙藏之失。而慮爲波蘭也。憂大借債之成。而慮爲埃及也。慮總統之爭。而將爲中

南。美。也。夫。使。我。無。內。爭。無。內。亂。統。一。國。內。而。理。其。財。政。雖。無。外。債。而。收。蒙。藏。可。也。頃。者。大。借。債。倉。卒。而。成。則。以。南。方。爭。亂。之。故。故。不。顧。一。切。而。急。成。之。夫。就。目。前。負。外。債。之。急。則。借。款。似。誠。不。可。已。也。而。奈。何。經。年。不。謀。統。一。也。且。今。大。借。債。二。千。五。百。萬。磅。除。扣。還。債。項。實。存。四。月。至。九。月。之。行。政。費。五。百。萬。磅。耳。永。永。負。擔。如。是。之。重。而。所。得。若。是。之。微。也。古。今。天。下。借。債。之。愚。未。有。如。是。者。而。毅。然。犯。衆。怒。而。爲。之。實。以。禦。內。亂。而。不。顧。國。民。永。永。之。重。累。也。夫。以。清。末。之。危。弱。而。蒙。藏。無。恙。也。今。者。蒙。藏。自。立。坐。讓。俄。英。吾。無。暇。日。無。餘。力。以。定。之。實。以。內。亂。故。也。故。謂。欲。慕。法。美。之。共。和。者。必。致。中。南。美。之。共。亂。也。今。則。不。幸。而。吾。言。日。中。也。吾。四。萬。萬。同。胞。乎。塵。沙。眯。目。乎。勿。注。視。於。內。爭。而。請。睽。睽。常。注。於。西。北。邊。也。英。俄。已。結。攻。守。同。盟。矣。我。不。忍。見。蒙。藏。地。圖。之。變。色。也。吾。思。墨。亂。三。百。年。而。失。地。萬。里。也。吾。不。能。危。懼。哉。其。亡。其。亡。吾。不。忍。多。言。吾。若。爲。墨。人。至。遊。於。美。之。新。蕾。及。三。藩。昔。士。高。其。感。慨。爲。何。如。哉。豈。惟。墨。也。法。之。失。印。度。與。加。拿。大。於。英。以。妄。言。共。和。也。或。曰。然。則。吾。中。國。終。爲。中。南。美。乎。有。道。以。救。之。乎。夏。扇。熱。以。冰。冬。燒。爐。以。火。今。之。學。者。多。欲。以。專。制。救。共。和。然。則。望。有。

格。林。威。爾。及。爹。亞。士。之。流。出。而。救。中。國。其。猶。有。望。乎。應。之。曰。否。否。無。濟。也。子。知。爹。亞。士。則。墨。可。無。亂。矣。爹。亞。士。文。武。之。才。冠。絕。大。地。其。專。制。墨。也。二。十。八。年。治。法。皆。舉。士。農。工。商。大。關。文。治。並。著。效。矣。墨。人。自。沙。漠。之。野。蠻。變。爲。富。庶。之。文。明。墨。人。亂。之。三。百。年。而。爹。亞。士。治。之。三。十。年。可。謂。殊。功。盛。德。合。堯。舜。湯。武。而。一。之。矣。然。墨。人。並。不。戴。之。也。卒。以。專。制。見。逐。也。蓋。以。名。爲。共。和。國。則。止。能。聽。共。爭。共。亂。若。專。制。則。與。共。和。相。反。而。輿。論。所。不。能。容。無。爲。治。也。吾。國。既。已。共。和。矣。則。雖。有。爹。亞。士。徒。資。亂。耳。且。夫。中。南。美。乎。豈。中。國。所。能。學。哉。嗟。乎。中。南。美。有。孟。綠。義。以。爲。保。障。故。內。亂。數。百。年。而。可。保。不。亡。吾。國。黃。種。無。孟。綠。義。以。保。障。之。安。能。聽。我。從。容。內。亂。乎。然。則。奈。何。吾。國。人。勿。鑒。於。歐。美。而。鑒。於。中。南。美。不。可。不。深。長。思。也。中。南。美。人。而。爲。中。南。美。猶。未。失。中。南。美。也。若。吾。中。國。而。爲。中。南。美。則。只。有。爲。印。度。而。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337B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九年戊午六月出版

部 存 案	有 內 務	版 權 所
-------------	-------------	-------------

著 者

南 海 康 有 爲

印 刷 所

長 興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對面
長 興 書 局
北京廠甸海王村公園

一厚冊

不 幸 而 言 中
不 聽 則 國 亡

(定價大洋五角)

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 五角

近世中國秘史第二編 四角

世界近世史 洋裝全一冊 七角

世界進化史 二角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八角

今世歐洲外交史 三角

血史 一元

康南海 二角

藏語 精製並製 八角

中國名相傳 精製並製 一元二角

中國六大政治家 第五編 精製並製 一元二角

中國六大政治家 第一合冊 精製並製 一元七角

中國六大政治家 第三合冊 精製並製 一元三角

中西偉人傳 三角

李鴻章 三角

中國鐵路指南 八角

工商理財要術 四角五分

男女生殖器病秘書 一角

最近衛生學 二角

物質救國論 三角

三名臣奏議 一元二角

張江陵書牘 精製並製 一元三角

三名臣書牘 四冊 二元

東坡尺牘 二冊 四角

三星使書牘 二冊 五角

盧史二公書牘 一角

熊襄愨書牘 二角五分

惜抱軒尺牘 三角

惜抱軒尺牘補編 一角

廣智國文讀本二

每册一角

中學西洋歷史教科書

一元三角

修身教科書二

每册一角

中等地理教本 全式册

一元四角

修身教科教授法二

每册二角

中等教育國文法

四角五分

修身掛圖

二元

中學修身教科書弟子箴言

四角

改尋常小學新讀本

七角

中學世界地教科書第一編

五角

改高等小學新讀本

九角

中學世界地教科參考書

一元

小學體操圖

一角

師範及
中學用 女子算術教科書

九角

兵式體操圖

一角

中等教育倫理學

三角

高等國文讀本第一册

二角

中國文明小史

四角

高等國文讀本第二册

二角五分

支那史要

五角

高等國文讀本第三册

三角五分

國史讀本全十二册 每册

二角五分

高等國文讀本第四册

四角

立體幾何學講義

九角

高等國文讀本第五册

四角

中等教育化學

一元

華英商業會話

三角五分

言情小說 花月香城記

三角

增補改良 華英學生會話

二角

偵探小說 怪癡案

三角

初級英文範 即納氏英文
典第一冊

三角

哀情小說 劫花小乘

二角

華英文件新編

五角

偵探小說 妖塔奇譚 全式冊每冊

三角

華英商賈會話

二角五分

偵探小說 美人手 全三冊

六角五分

初級英語作文教科書

四角

偵探小說 劇場大疑獄

四角

東文新法會通

五角

偵探小說 倩魔

三角

笏山記 上中下
每冊

三角

偵探小說 中國偵探案

二角

斯芬克斯之美人 上中下每冊

二角五分

偵探小說 地中秘

四角五分

偵探小說 虛無黨真相

八角

偵探小說 司底芬偵探案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離魂病

二角五分

偵探小說 探案彙刻

二角

偵探小說 殲讐記

四角五分

冒險小說 十五小豪傑

二角

言情小說 紅淚影 全四冊每冊

四角

荒島孤童記 上下全

五角

王右軍聖教序
 李壁碑
 宛陵集
 散原精舍詩集
 吳研 人 躡屣筆記
 偵探 小說 一百十三案
 偵探 小說 薛蕙霞
 科學 小說 尸光記
 影宋本花間集
 漱玉詞 斷腸詞 合刻
 影宋本陶集
 夢窗詞
 草窗詞
 彊邨詞
 彊邨詞前集

八 四 六 八 二 一 三 三 一 五 六 六 五 四 三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冷紅詞 四角
 比竹餘音 四角
 三希堂化度寺碑 八角
 編年本東坡樂府 二冊 一元
 半塘二稿 六角
 說詩晬語 二角
 春冰室野乘 六角
 求闕齋日記類鈔 五角
 康南海先生生物質救國論 五角
 康南海先生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四角
 戊戌政變記 四角
 戊戌奏稿 一元二角

代售處

上海英界三馬路即漢口路新
 開報館斜對門長興書局謹啓

